金文詁林補 三

周法高 撰

0458 眂



a

眂 員卣 <5613>



兆域圖 <2289>

a 白川靜曰「眚徵攀華中以之爲氐羌之氐謂即氐鄙田

「眂古文視字見周禮說文眂下字从啚从攴古文鄙字也。眂鄙地名。眂字當從氐聲，殆即氐羌氐字之假借。眂鄙疑謂氐羌之鄙也。卜詞云王田眂。眂即此眂字。此从目又時文字轉訛之故」

假若一如柯說，則當時之氐羌之所在，盡必須証明其地在王

可能狩獵之範圍之內。卜辭中並無可以認為是氏族或方名
積微居中則以此為南鄭之祇林曰
曾字上从氏下从目。說文瓯視貌也。从目氏聲。此曾𢿱
地名。𢿱字从攴番。啚即今倉廩字。金文廩字多从米也。
余疑此𢿱字殆假為林。古林亩二字音同，故可通作林。
為獸之所聚，古人狩獵往往於林。國語云唐叔射兕於
徒林。太平御覽一九〇引竹書紀年云夷王獵于桂林，
得一犀牛，並其證也。
曾𢿱何地不知所在。左傳昭公十二年曰：昔穆公欲肆
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穆天子傳注引
紀年云：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豈南鄭有祇林，祇宮

則因地而為名歟」

器銘中云田獵究在何地，由于不能考証，確址不明，然作為當時之獵地之最顯著者，若是宗周則在渭北，若是成周則在河内修武之地。員之三器之出土地皆不明，然據卣文員从史旗伐會，又據會鼎史旗乃以成周之師氏及有嗣從國伐滕者，故員當為在成周附近之族。當時之田獵之地，恐即東都附近之地，因銘末有[illegible]標識，乃出自殷室之族，故員當為成周庶殷之一（金文通釋第五輯二二九－二三一頁二二一員鼎，林濂明譯

<0613>

徐中舒伍仕謙曰『眂从目氏聲，即古文視字，此字在侯馬盟書作覗，从見氏聲，段玉裁以為氏在十六部（支韻），氏在十五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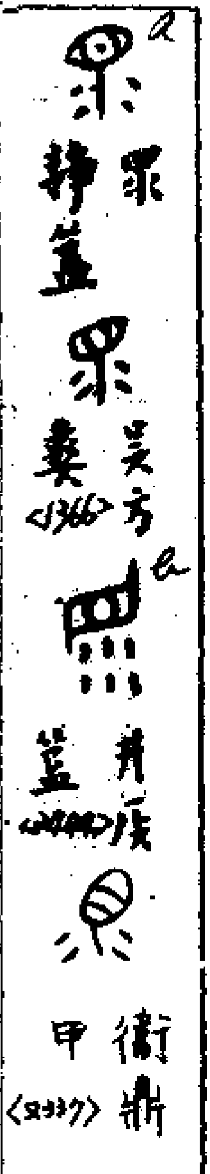
(脂韻)，支脂不可通用(說見段注祇、祗、眡、視諸字注下)。其實从氏从氐諸字在戰國前後期即已相互通用了。視，比也。周禮中多用此字，皆作眡(今十三經注疏本皆作眡，當是用段說校訂)。文繁不備錄。孟子萬章「大夫受地視伯」，言大夫受地當與侯伯相比也。(中國史研究九六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其粃(式)眡(視)悉否」)〈又289〉

羅昊曰：「蓋銘『眡事敀』，器銘作『眡事𤔲敀』，『眡』即視字，『𤔲』為司馬合文。從戰國題銘通例看，『視事』應是職官，『司馬』應是姓氏，故蓋銘省去『𤔲』。」(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一九—二〇頁武功縣出土季安君鼎)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三一頁眡字下收中山王墓宮堂圖。今據補。

〈0288〉「亓其炳彝眡視意衰佰」〈0289〉「華棹棺棺中棺棺眡視意衰

佰」



白川靜曰关于眔啚于氏引吳北江眔者及也者嗣土逘及圖言與其謀也之說解作逘參與康侯之圖謀之意也又楊樹達氏以銘文為記康侯之冊命故以文末之啚為圖以為封國之意謂蓋謂參與授封之典禮以啚為人名之論者則以之為康侯其人或以之為作器者或為冊命之介者前者為陳夢家之說以眔為連詞以逘及啚二人充作器者曰

卜辭和西周金文多以眔因為名詞與名詞之間的連詞所以渣司土逘眔圖乍厥考尊彝應是康侯與渣之司徒兄弟所作文王的祠器

此乃从逘為康侯之兄弟輩之立場而得之解釋也渣伯之器
皆有明字形之圖象款識其家族顯然並非出自周族从而渣
伯與康侯不能是兄弟輩也
以㪷為人名之貝塚氏概括銘文而曰
檀伯達乃周初克殷之功臣及其受封之事左傳所言乃在
武王克商之後若其說可信則見于此一檀伯達毀之王為
周武王也商邑必是殷王紂之都此事可解為武王在伐紂
之歸途中之衛地策命康侯㪷且記述以康侯㪷為介者冊
命檀伯達之事者也（東方學報京都第八冊二一九頁）
依此則一器銘乃記對康侯之冊命及對檀伯達之冊命二事
且在冊命檀伯達時以康侯為介者在全文中冊命之介者稱
為右無用眔字之例故持此說者必須舉出證明眔用為右即

介者之意武王期說或檀伯達說在訓詁上並無今用為封建之義眾用為右介之義之證明故實難成立眾為涕之初文然卜辭金文中用為句語並列之連詞又轉而有逮及之義如

貞上甲龢眾唐　前二·四五·二

走其眾厥子々孫萬年永寶用　走毁

可認為乃逮及之意眾其後作遝之遝迨在金文中用為會聚之意迨遝廣韻作行相及也此處眾蓋乃康侯往作薑一起从其事之意……

眾並非單用為並列作為表示有共同關係之意之用例有

縣改毁　我不能不眾縣白萬年保

叔奸毁　叔奸乍寶障毁眾中氏萬年用侃喜百生

等是也(金文通釋第四輯一五六頁——一五七頁一五八頁一

四 康侯段林潔明譯 <129>

加藤常賢曰：泣  契文   金文  篆文  篆文

字形：首四字為泣之象形字也。泣字如說文所言从水立聲之形聲字也。

字音：去急切，在泣字，立表示此音。據金文之眔在典籍中寫作暨，則涕為其原音也。此音所表示之義為涕，即眼淚之意。契金文清楚地寫為出淚滴，與有聲之哭不同，故說文曰無聲而出涕曰泣。

字義：从目流出水滴（涕）之意也。（漢字之起源二六一頁 林潔明譯）

〈9200〉「朕文考𩰫監」〈9197〉「易畀師永氒田滄易洛疆眔。師俗父田

」：「氒眔。公出氒命」〈9338〉「矩廼乃眔。豎邌舜令眢壽商眔。豎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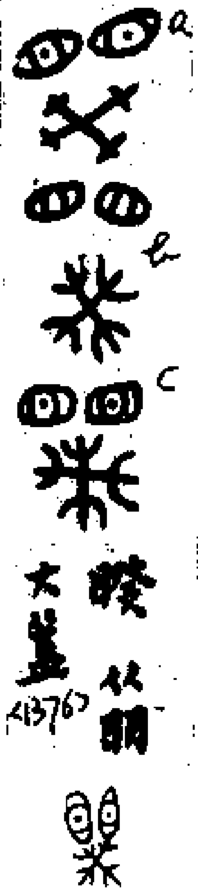
意曰」〈9336〉「眔。逨受田𤔲趙」〈9337〉「氒厥南疆眔。逨散眔。豎政父

田」〈9337〉「氒厥南疆眔逨散田眔。豎政父田」〈9337〉「氒厥東疆眔。

逨散田」〈9337〉「氒厥逨朔疆眔。逨厲田」〈9337〉「邦君厲眔。逨付裘

衛田」〈9338〉「眔。逨受」

0462 瞏



瞏土
父鬲
<R215>

<R215>

「瞏土父辛𦬁改尊鬲」

相[a] 相 相 相匜 簋〈4077〉 相[b]〈4317〉 庚壺 相[c]の年相 相戟〈3135〉 相 中山王 譽壺〈9286〉

加藤常賢曰：相 相 契文 相 金文 相

字形說文以為乃从木目會意之字然何以為省視之意則難以說明引易經之語及詩經相鼠篇之語然此字之意義仍不明也余前據戴侗之說以釋此字然今知其誤也此字為从目意符之桒（桑）聲之形聲字也相字之木實為木休字所从之木宋字所从之木實亦應是木也又契文之春字亦作旾萅作實以木字為桒字樹木生出柔弱之嫩芽之形為桒是也此形寫作木而其義遂失然孫志祖曰

古本字音桒……山海經東山經南望幼海東望榑木注扶桑

二音此也字書木字桑音失載人多讀如字誤也呂氏春秋為欲篇東至榑木亦當讀為扶桑（讀書脞錄卷七）

孫氏推定木字有桑音雖誤然榑木之木讀作桑者識卓見也事實上木寫作𣎵音桑也故榑桑有時寫作榑木相字與此相同木表示桑也此音所表示之意即說文以為乃此字之意義之省也省者察也推定內部之意也

字義从外而察見內部之意也

借用義如相互相會之意者借用之義也其本字為遭也意為遇見之意也（漢字之起源四二八－四二九頁林潔明譯

趙誠曰「相邦，相當於後世的丞相，輔助國君治理邦國，為百官之長。」（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七頁「中山壺中山鼎試釋」中山壺「中山王嚳

（錯）命相邦璽 〈0284〉

于豪亮曰「鑄盧印稿有『墉坪君相室鉨』，其文如下。

[illegible]

但室鉨

墉坪即長平，相字古璽中多作相或相，此猶从人作但，但確為相字無疑。十鐘山房印舉四：二十九上有「相室」印，字作

[illegible]

相

十二家吉金圖錄卷下「王后左相室鼎」銘文云「王后左相室」，字作

相

由後二者知前者確爲「相室」。

「相室」之名,亦見于古籍,但前人對於「相室」之註釋多不一致,且不甚準確。戰國策秦策一云:

「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相室下注云:「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師古注:「相室猶言相國,謂宰相也。合韻故言相室。相室者,相王室。」

戰國策已見「相室」之名,而漢書五行志引記以大夫與「相室」並舉,其時代亦當在戰國之時。故古璽與銅器銘文中之「相室」,其時代乃與古籍所記之時代相合,惟是戰國策高誘注與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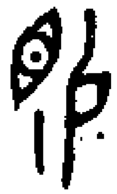
顏師古注均不甚準確。高誘謂「相室」為室家之相，其言甚是。然又謂「此女也」，則似未達一間。師古注則以相國為言，謂言相室者乃合韻之故，則尤為謬誤。「相室」應為家相、室老、家老之異名。蓋「相室」與家相、室老、家老之涵義完全相同。

周書祭公解「汝无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皇門解「以家相厥室，而卹王國王家，惟德是用」，孔注「言陪臣執國命」，則家相、相室乃是陪臣。禮記曲禮「士不名家相、長妾」，家相與長妾相對，則家相、相室非女人甚明。儀禮喪服傳「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也，其餘皆眾臣也」，注「室老，家相也」，公卿大夫均有家相，亦即均有相室。一部分政治地位較高之士亦有相室，則相室固不得以相國或女人釋之。（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五五—二五六頁古璽考釋一、張琛君相室鈢）

〈11332〉「相邦義之造」〈11169〉「宮氏白伯子元相戈」〈11622〉「四年相邦呂工寺工龍承」〈2286〉「中山王嚳命相邦貫」〈2286〉「速使貝得堅賢在才良猪佐貫以輔相氒厥身」〈9314〉「今作册折兄貺望土于相侯」〈8509〉「八年相邦呂不韋造」

0465 晹

a



晹 与赐锡为一字

召弓伯懋父晹召白马 <2143>

<994> 「用晹△赐眉寿」

[seal glyph] 眯 或从見

中山王嚳鼎（2287）

張政烺曰：《說文》：「眯，艸入目中也，从目，米聲。」⿰米見蓋眯之異體，讀為迷，惑也。《史記·燕召公世家》燕噲三年，「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齊宣王因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三、二二四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猶⿰米見迷惑於子之而亡其邦」（2287）

趙誠曰：「⿰米見，《說文》『難曉也』，《義證》謂『通作迷』」（古文字研究第二五四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猶（猶）⿰米見（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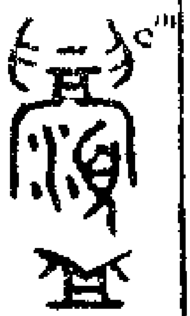
惑於子之而迷（亡）其邦」〈820〉

〈9289〉

「猶䏤△迷惑於子之而迷亡其邦」

 a

眉 戱者鼎 用侯眉壽 <2659>



毛弔盤 <4403>

于省吾曰：「『釁』典籍皆譌作「亹」。今詩《文王》的「亹亹文王」，毛傳：「亹亹，勉也。」「穆穆釁釁」係敬恭黽勉之義。（古文字研究第四五頁 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 蔡侯盤「穆穆釁釁」）

周法高曰：說文通訓定聲屯部第十五「釁字亦作衅，又誤作亹……假借為忞，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者，詩文王：亹亹文王，山松高：亹亹申伯……爾雅釋詁：亹亹，勉也。廣雅釋訓：亹亹，進也。亦重言形況字。字亦誤作亹，又作斖，廣韻：亹，無匪切，又莫奔切，容氏以此字列入眉字下，非是。」

唐蘭曰「釁通眉,眉壽之省」(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天子釁眉無匄害」)〈3309〉

裘錫圭曰「釁無丐,釁字習見于金文,或作釁,象用水盆洗臉,即額沫字異體,釁、釁、齏等字皆由此字演變,沫、眉古音極近,所以金文多假借爲眉壽之眉,盤銘此字似當讀爲齏或勉,(沫與勉古音陰陽對轉),丐似當讀爲害,二字古通,頗疑漢代成語「文無害」就是由「釁無丐」演變來的」(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七頁史墻盤銘解釋「天子釁無丐」)〈3309〉

戴家祥曰「唐蘭、徐中舒、李學勤均讀「天子眉無匄」爲句,並謂眉下脫一壽字,訓無匄爲無害,即魯頌閟宮「萬有千歲,眉壽無有

害」按小雅小旻「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靡膴雙聲聯綿字，亦作靡蕪，楚辭小司命「秋蘭兮靡蕪，羅生兮堂下」與無靡蕪、叢蕪字雖多變，其音則一，義猶繁蕪（五篇四二五），繁多也，盛也，其後用為蔓草暢茂之貌，又或為藥草之專名，天子釁無，猶禮記曲禮下「天子穆穆」（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一頁墻盤銘文通釋「亟獄斤逗桓慕」）（又309）

李學勤曰「詩閟宮『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疏『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無有患害』，古代以老年人的秀眉作為老壽的象徵。本銘『釁無匄』即眉無害。」（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二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天子釁無匄」）（又309）

周法高曰：「當從唐蘭、徐中舒、李學勤讀『天子眉無匄』為『天子眉壽無害』，唐氏語譯為『天子長壽，沒有病痛』是也。裘錫圭謂『釁無

「丐與漢代成語」文無害」有關。釁讀為亹或勉，亦可備一說。戴家祥以釁無為雙聲聯綿詞，非是。」

趙世綱、劉笑春曰：「釁即眉，用祈眉壽是西周春秋時期青銅器銘文中的常用語，即用以祈求長壽之意。」（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期二八－二九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用釁（眉）壽）

〈义953〉「用祈眉壽」〈义956〉「其眉壽萬年無諆期」〈义957〉「其眉壽萬年無期」〈义961〉「其眉壽萬年」〈义982〉「眉壽無疆」〈义994〉「用賜賜眉壽」〈义995〉「其眉壽無疆」〈义1141〉「用祈眉壽」〈义1151〉「用蘄祈匃釁眉壽綽綰」〈义1159〉「用祈眉壽」〈义1175〉「用蘄釁眉壽無疆」〈义1201〉「用匃眉壽永令」〈义1203〉「其眉壽萬年無疆」〈义1204〉「其眉壽無疆」〈义1216〉「用祈釁眉壽萬年」〈义1278〉「用賜釁眉壽黃耇

」〈2279〉「用易釁眉壽黃耇霝終」〈2291〉「其受以眉壽」〈2299〉「用易錫

因釁眉盡壽無疆」〈2303〉「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2304〉「

眉壽永令」〈2309〉「天子釁眉無害」〈2329〉「眉壽霝冬終」〈2338〉「

眉歉歡肯朕為更優」〈2340〉「用享孝于之申神用匃釁眉壽」

」〈2361〉「𠭯敢入作孟如□媵鼎其眉壽萬年永寶用」〈2412〉「其萬年

眉壽永寶用」〈2467〉「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2476〉「眉壽無疆」

〈2473〉「用祈眉壽」〈2500〉「眉壽萬年無疆」〈2540〉「萬年眉壽」〈2572〉「

其萬年眉壽」〈2517〉「用旛祈釁眉壽萬年無疆」〈2602〉「用祈眉

壽」

573-746

16A



省 从目从屮与眚为一字敦煌本尚书说命惟干戈眚厥躬 今本作省 戒甬彝 <61>



中山王譽鼎 <2287>

a 赤塚忠曰：「于省吾氏釋爲地名，然應解作省事之意也」閘一多氏將卜辭之省略分類如下（釋省循古與新義五一五頁）

1、省＝巡視

例 庚寅卜貞重𠂤人令省在南啚十月（前四一一五）

丁亥卜㱿貞省至于𠂤（佚五三）

省一作循，例

丙午卜㱿貞今春王循方帝援我佑（續五一四四）

（以下應解作省視者）

例 貞王勿往省黍（糧）（佚四九二）

貞王勿往省牛于臺（佚四）

2. 省＝田獵（春社秋省）

例. 王其省噩田，洀（緬）日亡戋（庫一〇九〇）

丙辰卜，永貞：乎省田（前五·二六·二）

3. 省＝征伐

例. 壬辰卜，㱿貞：今春王省土方，受祐（續三·一〇·二）

庚申卜，㱿貞：今春王省伐土方（林一·二七·一二）

李銘之省相當於右列之1、或3、卜辭中又有

令多亞𢓊遣趾省陵亩，至倉侯，从蒿川，从囗侯（元一六卜辭綜述所引）

丙（亩）字聞一多釋為鄙，从面，以為省亩即月令之孟夏之月，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之義。然時為十月孟冬之月也，非孟夏之月，且亩非鄙字，乃廩字也。省亩者，省視農耕之

收穫而使收納于倉廩之事也。从而省至遠地之諸侯之地者即集諸侯而督促其納貢之事也。此亦為威福諸侯之機會也。前述之卜辭亦可見之也。此種省事有王親自行之者。此亦是作為王者之神聖事務。其巡狩而表示特別遠行則蓋用循字以區別之也。省事含有督促納貢之初義同時亦帶有統一諸侯之政治意義。此亦為殷代之事實。故循亦含有征伐之意。其目的亦為巡狩。

乙巳卜王貞啟侯祝曰盂方登人……

其出伐矛自高其令東途于高……(林二、二五、六)

以上二例乃當征伐時命東方之諸侯會同之例也。

西周初期之金文中有

公違步自東在新邑(鄉尊河出定本書道一圖一八五)

蓋為省廉也。又康王期之器

學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盂鼎，同上圖一九九）

中期之器銘

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國服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撲伐厥都，服子迺遣間來逆昭王，南夷東夷具見，二十有六邦（宗周鐘，同上圖二二○）。

則更以統一之意圖為主也。要之，省廉，備方，乃在殷周行之之事實也。春秋時代之霸者會盟，蓋沿襲此種形式者也。

周易觀卦象傳有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保存了省方之語，同時又加以倫理化。孟子亦曰。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

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春省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梁惠王下)

又尚書中述舜巡守東方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以下巡狩南西北又五載一巡狩皆為將殷周之省事加以理想化而潤色者也(殷金文考釋七〇—七二頁姐子鼎(42)林潔明譯)(61?)

d 白川靜曰省據古釋作相奇觚釋作省二釋皆可通容齋以為「詩清廟肅肅顯相相傳相助作相猶言相上帝之意云積微居中

則曰「相者視也，助也」兩訓並用。又郭氏在「研究中詳論相與眚之別，然大系中釋之為相。大盂鼎、宗周鐘銘有遹省之語，小克鼎則作遹正，並非相助之意，乃省視之意也。此語上承「臨在上」之句。詩大雅皇矣「皇天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謨……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帝省其山」，常武「省此徐土」等亦考參考。詩書中相省兩字同作同義之處甚多，蓋為同源之字也。今取釋作省之說。（金文通釋第一輯二二頁）　大豐段　林潔明譯〈1374〉

唐蘭曰：原作省車。短當是被命為致館的鄉所以要向裘衛取車。爾雅釋詁「省，善也」。石鼓文說「省車載行」，省車應是好車。（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七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九年衛鼎」）

參閱卷二0245權字條

孫稚雛曰

「省」乃孫詒讓、劉心源所釋，吳式芬、吳大澂釋相，郭鼎堂在大豐段韻讀中，詳細論證了相省之別也，釋此字作相，他說「作假為則，不顯王則相省言文王不顯，武王則儀型之」大系考釋說同。楊樹達曰：「相，省，視也，助也，今言照顧」（積微居二五八頁）李孝定隸定作省，依郭鼎堂釋作相，謂「在此當讀商」，「乍」讀迮或笮，二字說文均訓迫，有誅伐壓迫之意，引驫羌鐘、廣大史申鼎、貯簋銘文為證，說「乍相就是武王代商」于省吾曰：「省與監、臨每同訓……不顯王作省是說文王在天之神能夠照顧的意思（關于「天亡簋」銘文的幾點論證）一多曰：「出諸家或釋省或釋相，案釋省

近是。卜辭作𢎥，作𢀛，金文作𢀛，小篆省𠂤諸文並從此出。卜辭之有𢀛字，則循字所從出。金文𢀛多可釋循，讀為循。大盂鼎「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宗周鐘「王肇遹省文武堇疆土」並當釋為遹循。爾雅釋詁「遹，循也」。（克鐘「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𠂤」，遹正訓循）二字同義，故每連文。字一作率循，書顧命「率循大卞」是也。金文𢀛又作𢀛，𢀛鼎「師雝父𢀛衛至于㝬」，亦即循衛至于㝬也。本銘「丕顯王作𢀛，丕𢀛王乍賡」，當讀為「丕顯王且循，丕肆王且賡」（大豐段考釋）

稚雛按：字當以釋省為是，說文「省，視也」。金文中的「遹省文武」、「遹省先王」，「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宜侯夨簋）都是對王省視先王。可證這裡的「丕顯王」應該是武王，決不是文王。（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一七三：一七四頁，天亡簋銘文匯釋）

商承祚曰：「石碣鑾車『眚車𩥲𧗳』，眚字作⿱屮目，用為省視字。史記宋世家『王眚維歲』，今書洪範作省。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肆大眚』，谷梁同，公羊作省。敦煌本尚書說命中『惟干戈眚厥躬』，今本（釋文『一本作眚』）及禮緇衣作省。以及此碣之『眚車𩥲𧗳』，甲骨文之『⿱屮目在南啚』（前五、六、三），『王⿱屮目从西』（後上一、一四），『王往⿱屮目西』（後上二九、一四），『⿱屮目田』（後上三〇、六、後下二〇、四），『王往⿱屮目牛』（前三、二三、三），皆即眚字而讀為省者。古有眚無省，省乃由⿱屮目左捩其一為丿而成。又金文中之既⿱屮目霸當讀為既眚霸，眚為目生翳朦朧可見，今書皆改作生，非是」（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一五頁石刻篆文編字說「眚」卷四、第二頁）

(0247)「眚省其行」 (0338)「矩取眚省車」



盾，或从从，又从十，象盾形，豚聲。

𢦔𣪘一〈X351〉



師旋簋乙〈X22〉

唐蘭曰「原作𢦔字，从十，古毌字，貫，即盾形，豚聲，即盾字」（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三九頁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附錄）𢦔簋「孚（俘）戎兵、豚（盾）、矛、戈、弓、備（箙）、矢、裹（裨）、胄」〈X351〉

周法高曰「說文卷四上盾部「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食閏切，古文字字形表一三五頁盾字下收𢦔簋古文字類編一三一頁盾字下收師旋簋乙，今據補。郭氏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彙釋考古學報一九六二．一釋師旋簋乙此字為盾。」

」〈X22〉「盾生皇畫內」〈X351〉「孚（俘）戎兵、豚（盾）、矛、戈、弓、備（箙）、矢、裹（裨）、胄

自

自 匽卿簋 <1229>

自 宰簋 <1280>

<X2> 「自△鄂坐往」<X3> 「自△鄂坐往」<X21> 「自△𠦪厥工」<X31> 「□自△

新邑于柬」<X44> 「自△葬鎬」<X56> 「自△乍作飤簠」<X70> 「自△𢦏用

乍作自乍作用𢦏自」「自𢦏用乍作自△自△乍作用𢦏自」「

自𢦏用乍作自自乍作用𢦏自△」「□戊越王丌北自△乍作元用

之兪」<X81> 「自△作元用」<X82> 「自△作飤𩡰」<X95> 「自△作鉢盤」<X96>

」自△作□匜」<X101> 「自△𠂤𩜁鐘」<X109> 「䢼白章自△乍寶盤」<X114>

」攻敔王夫差自△乍其用戈」<X117> 「射南自△作其簠」<X118> 「胃自△

作鍰簠」<X121> 「□□王□□(自乍)其用戈」<X137> 「高自△𠂤鞏

壺」<X141> 「越王鳩淺自△作用鐱」<X158> 「隹王十月既吉曾伯从

鑄自△作寶鼎用」<X175> 「不白伯夏子自△乍作尊罍」<X196> 「

曹侯中子徐父自乍囂彝」〈2201〉「曹中狝父自作寶甫」〈2202〉「

曹中狝父用吉金自乍寶簿壺」〈2203〉「考叔脂父自乍簿簋

」〈2204〉「寅塞公孫脂父自乍盥盘」〈2205〉「攻敔王者光自乍

用鐱劍」〈2276〉「隹曹子中謚用其吉金自乍旅獻」〈2278〉「唯

曹伯文自乍寶毁」〈2279〉「用自乍寶毁」〈2280〉「唯曹白文自乍

☐鄙鑄用征行」〈2291〉「膚叔之中伸子平自乍鑄其游鐘」〈2294〉「

禪福自天」〈2290〉「自之兹鎛又民」〈2297〉「走馬薛中伸赤自乍作

其簋」〈2296〉「觀櫟曆曰伯大師不而自作作小子」〈2301〉「王歸自

戍固」〈2288〉「白伯雄雍父自作作用器」〈2300〉「自今余敢芰擾乃

小大史事」〈2397〉「新弨自鍛蒂戈」〈2398〉「向自作鞏壺」〈2413〉「戍

越王州朱句司自乍作用金劍」〈2442〉「殷白乍自為鼎毁」〈2437〉「

殷白自乍毁監㑹盤」〈2447〉「殷白自為用鼎獻」〈2452〉「攻敔獻王

夫差自乍 作 其元用」〈X453〉「攻吾王夫差自作其元用」〈X493〉「追

自一皿鴋 陽」〈X499〉「自萬年子孫永用之享」〈X510〉「陳 陳公子中慶

自乍 作 匡 匿 簠」〈X514〉「唯甫白 伯 畐自作匜」〈X515〉「唯甫哀白 伯

者君自作寶鼎」〈X516〉「自作旅盤」〈X517〉「唯甫哀白 伯 者君自作

寶匜」〈X520〉「黃孫須頸子白亞臣自作鐳」〈X522〉「吳王單自作盤

」〈X523〉「吳王單自作寶匜」〈X626〉「自乍元鐱永寶用之」〈X653〉「自

作將鼎彝」〈X656〉「自作盥盤」〈X657〉「自作盧盤」〈X66?〉「自作將[illegible]彝

鼎」〈X705〉「自[illegible]乍 作 車彝亞矣」



 a 此亦自字 吉吳禹〈四九〉

 b 白者 吳盤〈四九〉

 白仲 吳匜〈四九〉

白川靜曰。白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也。說解之文可算為極罕見之例。若為自字之同字異文。應錄於該條下。以為重文。又若施以別訓。則蓋當云一曰某。从記別義之例。段注曰。

言从口出。而气从鼻出。與口相助。故其字上从自省。下从口。

而讀同自。

以為字包含自口二字者。實難免於釋例中所云。證成許君語病矣之評也。徐箋以為文有錯誤。曰。

當云从自省自者詞也。

部首訂則曰。

按省自云云蓋望文生訓非許書原文不知白亦鼻之古文鼻上紋理無定多少隨便故造字有繁簡又於自字條下亦述其說淵源以字為口氣之象以曰為側視形白為正視之形以為乃吉白之白之初文然其聲不同金文中自字亦有作此之形者可視為自之異構也說文為以下之六字而特建此部首而皆以詞為訓然正如釋例曰部中字無一與部首相合者本部之字不見有與鼻字有關者也說文新義卷四上六九二頁林潔明譯

〈5.1〉「燮白(伯)入右輔師燮」〈5.4〉「用楚弭白(伯)」〈5.18〉「休白(伯)大師眉䵼觀臣皇辟」〈5.20〉「觀㦰曆白(伯)大師不自作(作)小子」〈5.28〉「白(伯)亦克款由先且(祖)」〈5.98〉「白(伯)大師武〈5.301〉「定白(伯)入右郎」〈5.304〉「榮白(伯)入右雁侯見工」〈5.319〉「啟微」白(伯)年作(作)䵼

南」〈0322〉「㪤白。獻乍箭」〈0334〉「㪤微白。伯獻乍作匕〈0335〉「南白。

伯入右衮裘衛入門」〈0336〉「矩白。伯庶人取堇瑾章璋」于裘衛」

〈0336〉「裘衛廼彘失告于白。伯邑父」〈0336〉「𤇾榮白。伯」〈0336〉」定

白。伯」〈0336〉「⿸疒京白。伯」〈0336〉「單白。伯」〈0336〉「白。伯邑父」〈0336〉「𤇾

榮白。伯」〈0336〉「定白。伯」〈0336〉「⿸疒京白。伯」〈0336〉「單白。伯廼乃令參

三有𤔲司」〈0337〉「衛[illegible]以」邦君厲告于井邢白。伯」〈0337〉「白。伯邑

父」〈0337〉「定白。伯」〈0337〉「⿸疒京白。伯」〈0337〉「白。伯俗父」〈0337〉」井邢

白。伯」〈0337〉「白。伯邑父」〈0337〉「定白。伯」〈0337〉「白。伯俗父廼乃顜

譱」〈0344〉「譱膳夫旅白。伯乍作毛中仲姬隮尊鼎」〈0345〉「譱膳夫

白。伯辛父乍作隮尊鼎」〈0352〉「白。伯戓乍作旅毁簋」〈0354〉「白。伯

戓乍作畬飲毁壺」〈0353〉「白。伯戓乍作旅尊」〈0353〉「白。伯雄雒父

白。乍作用器」





a

皆 皆

金

白川静曰皆俱詞也从比从白以會意解之段注

司部曰詞者意内而言外也其意為俱其言為皆

以俱皆為轉注之字解為示言外者也作為會意之字依說解

之例當云从白从比關於此點句讀曰

蓋許君之意將隸皆於比部則比易解白難解故不得已入

之白部而以詞說之

以為屬之白部乃為便於字說之故文源則以字應从口曰

按从白非義从白之字古多从口皆二人一口僉同之象也

淵源以為字从告白之白然與金文之字形不合金文秦權中

所見之字从曰从日曰曰為視册之器其上作二人相从之象

則字之立意與旨即顧文獻中所云之稽首之稽相同祝告而昭格祖靈曰召其人左向相對於此來格者曰旨其字於金文多作顧其人右向示髣髴來格于稽首祝禱之人之前之象也旨為一人來格之象而皆則為祖靈相並而降之形也故曰皆偕諧之義皆从此生出說文屬此部之字大概皆从曰日之字也(說文新義卷四上六九二—六九三頁林潔明譯

a


魯作口 井侯簋 <4?78>

d


明公簋 <1360>



秦公鎛 <4-?6>

白川靜曰魯鈍詞也魯鈍為通訓然从字形難以尋出其義也加上詞字者乃示字从曰之意關於字之形聲說解以為从差魚之字之省形然段注淵源並以為乃魚聲之誤段注本改說解為从白魚聲然關於其形聲之說如釋例曰

魯字从魚不可解許君委曲歸之形聲究當闕疑

疑之者亦多恐从魚者蓋有其意也金文中字从魚从曰或从曰文源曰

按魯非詞从口不从白彝器每言魯休純魯阮氏元云魯即嘏字史記周本紀魯天子之命魯世家作嘉天子之命魯嘏嘉同音通用魯本義蓋為嘉从魚入口嘉美也魯嘉雙聲旁

轉

蓋以𠙵曰爲口之形，魚入口爲味之嘉美而解之者也。唐蘭氏之導論下五七以字之下部爲笑盧之象，然若爲笑盧則字形應作凵𠙵。曰爲祝告之器也，字多用爲祝嘏之語，然以魚作者，蓋爲以嘉魚侑薦于神之意也。由此而用爲旅陳之意，書序之旅天子之命，史記作魯天子之命。金文有魯休、魯命、魯蒙休也、魯詩等語，又焚段有拜頡首魯天子造厥順福，井人鐘銘賁純用魯，士父鐘銘降余魯多福無疆等例，皆謂賜純嘏也。在古代之祭祀中多有侑薦魚者，詠以嘉魚侑薦而祀者，有詩小雅南有嘉魚、周頌潛等諸篇，儀禮鄉飲酒禮、燕禮等則歌魚麗、南有嘉魚之篇，在結婚之頌歌中亦多歌魚之例。又金文中尹姞鼎、井鼎、遹段等器銘，記薦漁魚于祖廟或賜魚作爲祖祭之用之

事魯鈍之義恐為假借義也古陶文中魯之上部有作卤形者卤亦有魯鈍之義蓋以用義而生字形之改變者也論語曰參也魯先進篇之文為證字義而引用者也然字之初義當如字形所示求之於脩薦嘉魚之禮之中也說文新義卷四上六九三一六九四頁林潔明譯

又白川靜曰魯侯大系以為即伯禽上文之明公即其人也謂魯侯明公為一人曰

魯侯即明公此器言伐東國在口既與尚書史記合而據令彝又知明公為周公子則明即魯侯伯禽無可疑也

據令彝則周公沒後繼其家者為所謂明保明公者是也難以認為在周公在世之時封為魯侯之伯禽與其人為同一人也

此器中上文亦稱明公此處則稱魯侯故此文錄曰

說者謂上言明公下言魯侯是明公即魯侯吳吾謂觀此益

知明公與魯侯非一人也此魯侯亦非伯禽當是伯禽後人

耳

以為明公與魯侯不僅是不同之人且魯侯亦非伯禽其人乃

伯禽之後人也 云斷代中亦以明公魯侯為不同之人而以魯

侯為伯禽曰

他知周公長子伯禽不是一人伯禽曾為大祝之官後封於

魯稱魯侯或魯公

若如吳闓生所云此魯侯乃伯禽之後人則因伯禽之卒在康

王十六年 史記世家 漢書律曆志 器則更後於此也吳氏據今彝銘中康

宮之名而以之下屬昭王期以為此器亦與之同期曰此亦明

公彝之一證亦以本器屬該期也近時唐蘭氏之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與此說全同然令彝乃成王期器殆無可疑明公嗣周公在成周之宗魯侯則為受封于魯者也从而兩者本非一人又此一魯侯从時期上觀之當是伯禽唐氏以為伯禽之時無魯侯之稱然魯侯爵魯侯鴞尊等並非昭王期以後之物也」(金文通釋第三輯一三六——一三七頁一三明公段林潔明譯

a 白川靜同郭揚二氏以「拜稽首魯天子寄厥順福」為句然于陳兩氏則以「拜頡首魯天子」為一讀以「寄厥順福」以下為對揚之語然魯之目的語無單用天子之例魯多用作形容詞如魯命

魯休命魯祭休等用作動詞時語法上亦以休命等為目的語

此一情形應以「天子寄厥順福」為止為其目的語。于氏以書召

誥「拜手頓首旅王若公」及尚書序「旅天子之命」為例，然此等為

旅陳之義，韓華以魯與純瑕之瑕相通，訓作大也，因魯與休同

義，故此句當與康鼎之「康拜頓首休朕匋君公白易厥弟康代」三

六五 二三 同例（金文通釋第十一輯五九九頁五九焚毀 林潔明譯

<1378>

戴家祥曰：「叔氏鐘降余魯多福無疆」，魯，祝愿詞，猶福也（師大校

刊一九七八年第六八頁墻盤銘文通釋宏魯邵昭王）〈又列〉

徐中舒曰：魯與嘏同，金文通魯是周人常用的祝福語，在詩經

中則通作純嘏，魯嘏古魚韵字，故得相通，嘏大也，方言「凡物之

壯大而變偉之……周鄭之間謂之嘏，宏魯之義為宏大，為壯大。蓋言昭王年富力強，正當壯盛之年。（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二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宏魯邵昭王）〈2309〉

李學勤曰：「金文常見『魯休』，魯的意義應近于休，解釋作美。」（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二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宏魯邵王）〈2309〉

張政烺曰：「魯讀為旅，嘉也。（參考大系三九頁周公簋注文）今讀為命，命令，魯命又見何簋「對揚天子魯命」（大系一二○頁）、智壺「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命」（大系一○頁），唯彼是天子之命，而此是天帝之命。（周厲王㝬簋釋文「䜌」繹〔䜌〕周皇帝大魯旅令（命））〈2310〉

于旨吾曰』唐蘭謂：「宏偉的厚重的昭王。」裘錫圭謂：「宏魯大概是宏大樸實的意思。」徐中舒謂：「宏魯之義為宏大，為壯大。蓋言昭王年富力強，正當壯盛之年。」李學勤謂：「宏，讀為弘，大。金文常見魯休，魯的意義應近于休，解釋作美。」按以上各家謂宏即宏或弘，訓大，這是對的。至于各家對于魯字的解說，均非達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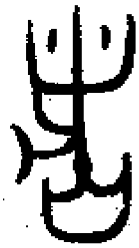
魯與旅、嘉古通用。《說文》：「旅，古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史記．周本紀》的「魯天子之命」，書序作「旅天子之命」，《史記．魯周公世家》作「嘉天子命」。魯、旅之與嘉互作，為魚、歌通諧。我在《尚書新證．召誥》的「旅王若公」，已讀旅為魯通嘉。《爾雅．釋詁》訓嘉為善，嘉之訓善，典籍習見。甲骨文的魯字常見，例如：「王唯征商，允魯。」（佚六九三）「允魯」為驗詞，是指乎嘉善之義。又：「黍四年魯。」（乙七七八一）又：「婦姘魯于黍年。」（佚五三一）均指年

成的嘉善言之。本諸上述，則「寂鐘邵王」，是以宏鐘嘉善頌揚邵王。（六二）

之字研究，第五輯二一三頁，𢐗甗銘之十二解「寂鐘邵王」）

司〈X21〉「旅拜韻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命」〈X61〉「魯少𤔲寇堣封孫宅」〈X98〉「克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X119〉「魯宰𩰬父作姬口賸鬲」〈X208〉「用匄魯福，用夙夜事」〈X291〉「𩐳鍾鬪剧皇帝大魯旅令命」〈X299〉「用𣃷祈屯純魯永令命」〈X301〉「宏弘魯邵昭王」〈X329〉「俊敬永屯純魯」〈X333〉「綽綰𩚃眉彔屯魯」〈X412〉「魯𦣻伯大父作季姬婧嬉賸毁」〈X407〉「𠭯魯多釐」

0476 

 a

者 伯者父簋（2166）



𠭯乳為諸 大方鼎詩疫（2046）



王孫誥鐘



中山王譽壺（2106）

白川靜曰者瓶臣二百家古文審釋作諸虎臣百家同

虎臣百家即虎賁百人古稱人為家禮記檀弓營庫之士七

十有餘家史記封禪書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今余

其舍女臣十家皆謂人也

解為賜虎賁之士百人也郭氏讀作易者瓶臣二百家剌以剌

為奴券銘乃記賜奴隸之事曰

者當讀為諸瓶字說文云擊踝也讀若踝此當讀為踝言井

侯受天子賜以諸衣踝跣之臣二百家之券契也此可證古

有奴券

剌為券契賜其剌者即將其奴籍賜與之也然以者瓶臣為諸

衣踝跣之臣則稍失諸奇僻文錄解作

𢦏象執戈形謂執戈拱衛之臣也錫以拱衛之臣二百家

以者𢦏臣為侍衛之臣……

者字金文中皆用作諸之義諸之初文也𢦏象執戈之象指武臣其為執戟之諸臣之意無疑如秦穆公與晉文公紀綱之僕三千一樣井侯當其新封从王室受賜執戟侍衛之臣若與賜人僕奴隸之徒之宜侯矢毀之文比較則可知兩者之賜與之不同之處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三八一六三九頁六〇李尊林潔明譯（大9）

加藤常賢曰者

金文

篆文

字形說文以為乃从白米聲之字然金文字不从白而从甘(箕)故余以為者字乃从甘(箕)从米會意字也

字音之也切此音从何而來从此字所从之甘即箕之意而歎之必須考慮其所以从箕之原意雖从無从此立場而解釋此字者余以為乃置燎薪於箕之意乃衆之意之諸字之本字也又以為乃儲之本字 米 在古文假為旅然旅字乃集衆人于米下之意从此點觀之則蓋亦可以為乃集燎薪于箕儲藏之意也

字義聚集大量之薪儲藏之意也用為事物之者則全屬假借也(漢字之起源四九二頁 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者說文曰別事詞也段注

凡俗語云者箇者般者回皆取別事之意不知何時以迎這

之這代之
以這之義解之也然別事之者乃謂表示主語副語之語法也
易傳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論語公冶長篇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等是也然在金文字用如諸侯諸士諸
父諸兄百諸婚媾用為諸之義別事之用法乃後起之義也字
之初義毋寧與書字相近書為者上加聿之形也
者乃在曰之上以又枝或土覆之以遮蔽之之象也即隱蔽祝
告之書而保持其修祓呪詛之機能防止邪靈之侵犯者也恐
在古時有在堵壁建築物之周圍施以此種詛呪之事施之於
城郭者為堵周圍有堵者謂之都凡于遮蔽杜塞之處加詛祝
者謂之者字之上部說文以為古文旅字然與旅字上七所錄之
重文古文之形大異音亦不合故葉玉森之說契中以為即黍

為其形聲古籀篇以黍旅音通淵源以此為囟旅聲用為眾詞然皆與形聲不合其形當為重疊又枝束木以土覆之之象也」蓋為杜塞之意六書疏證中指出字與社之關係者从所謂書社之問題上思之亦為應加注意之見解也」（說文新義卷四上六九四—六九五頁林潔明譯）

李學勤曰「請安出土的爐銘文中的徐令尹者旨荊和文獻中越國諸稽郢一樣是諸稽氏據國語鄭語祝融八姓之一防姓有大彭諸稽大彭在今徐州諸稽是大彭的別封位置可能不遠正好在後來徐國境內官名令尹和高安鉦鍼銘醓尹都見于楚國銘文說明徐人的制度受到楚國的很大影響」（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八期三八頁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三七頁有者字，又八八頁諸字下收王孫誥鐘及中山王嚳壺」

李學勤曰「按中七派器銘後面有時也有類似的三個字，末一字均為者，疑應讀為儲。鼎銘「止府」可能讀為「侍府」，侍府儲意是此器歸侍府收藏。由于對比材料較少，這當然只是一種推測」（文物一九八○年第九期二八頁秦國文物的新認識・中山鼎即十四「止貸府都」茱鼎）

〈9.53〉「作無者俞寶鐘𦵡」〈9.122〉「□□餘□□王〔戉〕王者〔旨

於賜」〈9.216〉「飯者月公子土析乍子中姜盤之般壺」〈9.286〉「

不𠫑叙者諸侯」〈9.286〉「而後退與者諸侯齒長於遵會同」〈9.286〉「

者諸侯諸侯皆賀」〈9.287〉「昔者」〈9.287〉「昔者」〈9.287〉「昔者」〈9.287〉「

晋者」〈2288〉「昔者先王」〈2289〉「又有事者官圖(圖)之」〈2289〉「達(逛)
退□乏法者」〈2289〉「不行王命者」〈2289〉「立年者三十七人」〈2289〉
「丘尹者廿七人」〈2330〉「逆者其御(饗)」〈2337〉「衛小子者其御(饗)
䏼饙」〈2338〉「眉歔(敔)者朕爲吏(使)」〈2338〉「逆者其䐓(陵)」〈2362〉「南
中(仲)邦父命(令)駒父殷即南者(諸)厌(侯)達(帥)高父」〈5157〉「唯甫哀
白(伯)者君自作寶鼎」〈5156〉「唯甫哀白(伯)者君用其吉金」〈5177〉「
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寶匜」〈2636〉「廿一年啟封命(令)癰(工師)金
冶者」〈2637〉「猴君之孫郐敵尹者旨𦉜」〈2668〉「單父上官ㄅ庖夸
(宰)嗇所受坪安君者也」〈2668〉「單父上官ㄅ庖夸(宰)嗇所受坪安
君者也」

智 冉室耕〈0447〉

毛公耕〈0689〉

䳏鐘〈2291〉

中山王嚳壺「余智(知)其忠誽(信)施也」〈2286〉

白川靜曰。智識詞也。从白从亏从知。繫傳曰亏亦氣也。此會意說其意。又繫傳通論曰

唯仁者能服衆心也。智者知也。知者必有言。故於文白知爲智。白者詞言之气也。知不窮气亦不窮也。

段注以爲按从知會意知亦聲。徐箋謂知智本爲一字。文源曰

按智爲詞。非本義。當爲知之或體。从知亏。亏曲也。

說从亏之意。古籀篇以亏爲氣之舒之象。故曰

从白亏者。智者之言利而舒暢之意也。

又重文𥎿見中曰

按古文从亐者本書亐从北从一。人居在亐南。故从北。中邦

之居在崐崘東南爾雅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丹穴之人
智故智从立
蓋依古文之字形而求其字義者也然其字不過是訛形
字在卜文金文从矢干口于字金文作于形刳刀之象也矢干
于皆為立器加之於口即祝冊者盟誓之意也矢亦有誓之訓
古者盟誓之時折之而加之於祝冊折誓為示其意之字也誓
約而不渝改謂之誓或智知智誓等皆於其字形聲義有關之
字也知智二字通用墨子經說逃臣不智其處吠狗不智其名
又耕柱篇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等皆為用作動詞知之義也
六書疏證以字為尚書堯典俞哉之俞之本字然俞字與智字
難於聲義上有關聯古文之字形不見於古代之文字資料與
三體石經之字相近然蓋為訛形也（說文新義卷四上六九六

〈0086〉「余智知其忠謀(信)施也」〈0087〉「未甫通智」〈0087〉「速使智知社稷稷之質(任)」〈0087〉「智知天君否」〈0087〉「事愚女如智」〈0087〉「智施也」〈0087〉「智知為人臣之宜義施也」〈0090〉「聖智聾娘」

 a: 百 矢方彝〈2446〉

 中山王嚳鼎〈2287〉

 百字倒書 㐬嗣𧻚盜壺〈2288〉

 又云「枋(方)數百里」 嚳

 兆域圖〈2289〉

朱德熙、裘錫圭曰圓壺銘四行

先王慈愛，全每竹胄無疆，日夜不忘，去刑罰以憂厥民之隹不辜。

「無疆」前邊的四個字裏有三個字需要討論。第一個字是全字。根據字形分析，這個字似乎只能是「全」或「金」，但圓壺銘二十九行「方數全里」一句，鼎銘二十五行作「方數百里」，可見全是「百」字。我們不知道「百」字為什麼這樣寫，但全之為百是無可懷疑的。平山出土的許多記重量的銅器銘文裏「百」字都這樣寫。兆域圖的「百」字寫作，亦與全形近。此外全字又見于戰國古語印中，例如：

全牛　古璽文字徵二·一下

千全牛　同上三·一上

千牛全羊　簠齋古印集四六上

全年　印揭

宜又有全萬　古璽文字徵一四·四上

宜又有全金　同上一四·一上

這些印文本來十分費解，現在知道「全」是「百」字，就全都讀通了。

下引四種類型的魏國的布幣銘文裏也有全字：

(一) 梁（梁）誇釿五十尚（當）寽

(二) 梁（梁）誇釿全尚（當）寽

(三) 梁（梁）正尚全尚（當）寽

(四) 梁（梁）伞（半）尚二全尚（當）寽

過去誤認全是金字銘文一直不得其解現在認出全是百字」我們就知道(一)是五十當寽,(二)和(三)是一百當寽,(四)是二百當寽(一)(二)(三)(四)四種布幣實測重量的整數比正好是四:二:二:一注二與銘文所記相符,此外,按照此類布幣的實測重量推算一寽的重量大概在一四。。克至一六。。克之間這個數值跟金村方壺按照實測重量估計的一寽的數值大體符合由此可見戰國時期至少在三晉和中山一帶存在過一種比較大的鋝其數值比說文所說「北方以二十兩為鋝」的鋝還要大得多(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三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注。

注。看王毓銓我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三五頁。

注二:關于金村方壺的實測重量,看林巳奈夫戰國時代之重量單位(史林五一卷二號一九六八)。

張政烺說百字倒書,下文「方數百里」句,銅版兆域圖中有許多數目

字，百皆倒書，如此确是百字。（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五頁中山國胤嗣好蚉壺釋文第「戴怨（坎）百每（謀）」〈2288〉于百吾（二）」

說文：「百，十十也。从一白。數，十百為一貫。相章也。」按百字从一白，已與初文相背。戴侗六書故：「百也當以白為聲。」林義光文源：「古作㔾，當為白之或體，（八人皆象薄膜虛起形。」戴說較舊解為但誤認為形聲，與造字本義不符。林說殊誤。甲骨文早期的百字作𦣻，稍後又孳乳作百，也省作百。此从甲骨文還有借白以為百者，如「三白羌」（燕二四五）即三百羌。百字的造字本義，係于白字中部附加一個折角形的曲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白，而仍因白字以為聲。（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五〇—四五一頁釋古文字中附

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徐中舒伍仕謙曰『𡕝見前舒蛮圓壺注，當釋為千（中國史研究九五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王堂方二𡕝（千）尺』）』(X289)

周法高曰『徐中舒伍仕謙釋千，非是，當從朱德熙裘錫圭釋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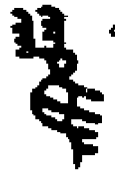
「方𡕝數百里」(X289)「䊸悉慈愛百每講」(X289)「枋𡕝數百里」(X289)「最重一石三百卅三十九」「豪之重」「王堂方二百尺」(X288)「悠哀宮堂方百七尺」(X289)「王后堂方二百七尺」(X289)「夫人堂方百五十七尺」(X289)「哀后堂方百七尺」(X289)

大柤宮方百七尺」〈0289〉「皇執宮方百七尺」〈0289〉「正奎宮方百七尺」〈0289〉「宿宗宮方百七尺」〈0304〉「彤彤矢百」〈0339〉「飼司時

百二」〈0207〉「臾璁鍼百」〈0351〉「咒百又有廿又有三戟」〈0357〉「至將戟孚俘人百又有十又有三四人」〈0341〉「俟鞭女汝五百」

〈0028〉「伯百父乍作孟姬朕媵鎣」〈0029〉「伯百父乍作孟姬朕媵般盤」〈0046〉「羊百」〈0054〉「敔吾□□百民」〈0124〉「心賞賞貝百朋

〈0341〉「罰女汝三百寽鋝」〈04167〉「盜百繇」〈0649〉「在穆朋二百」



翟

史喜鼎 <0519>

唐蘭曰：「史喜鼎說：『史喜乍(作)朕文考翟祭，氏(厥)日隹(唯)乙』(商周金文錄遺七十八)。翟即說文鬻部字，內肉及菜湯中薄出之，通作瀹和汋。字林：『瀹，煮也』。通俗文：『以湯煮物曰瀹』。那末，『翟祭』就是瀹祭，或礿祭。易既濟：『不如西鄰之禴祭』可證。詩天保：『禴祠烝嘗』。易萃：『孚乃利用禴』。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均作禴。說文：『礿，夏祭也』。爾雅釋文：『夏祭曰禴』。注：『新菜可汋』。這是說，瀹菜以祭，所以叫做瀹祭。」(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九二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五三 作冊睘尊，『文考日癸』條引史喜鼎)<0519>

周法高曰：「唐蘭讀翟為瀹，與楊樹達說同，見金文詁林本條下引。」

0480

a

琴 琴

<1495>

淵 此

<2340>

<2340>「王子呼史 ……册 命 此 白」

0480A 𦒻

𦒻 說文所無

鄂君啟節舟節 <X2>

𦒻 同上車節

皆讀作能 <X3>

郭鼎堂曰「𦒻字从羽能聲，當是態之異文，在此讀為能，言舟之往返有效期間為一年。」（文史論集三三六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載𦒻能返）<X2>

商承祚曰「能字見篇海，蟲名，與態同。此將羽旁移上，與賺寫員于左，同屬結構安排，音義並無不同。𦒻、態皆从能聲。節文借𦒻為能，又或為能之異體，後世分之為二字。」（文物精華第二集五二頁鄂君啟節考）<X2> <X3>

饒宗頤曰「𦒻與鄂君舟車二節義能返之能字作𦒻比較，下半字形無異，爲羸字、與能同，鄂君節之𦒻字，去能之羕

體繪書此字从能而上从介故商氏釋𩰲引遠遊神名之黔𩰲為說按能乃古熊字其證如下

黄能（左昭七年）能，羆（夏小正）

黄熊（同書釋文）熊，羆

黄熊（夏本紀正義束晳發蒙記）

熊與𩰲亦通左傳敬𩰲公穀作頃熊能字之異體甚多古作𪊨㠯玉篇集韻能或作𪊨故𪊨為熊字似可論定路史後紀八顓頊篇「曰高定荊州季芈居其地附𨙸（史記作附沮）始封于熊故其子為穴熊」羅泌以熊為楚先世之封地故以地為氏可備一說此處熊上惜一字殘缺而熊為楚氏姓甚明金文多假酓為熊如酓章鐘酓忎鼎是惟詛楚文稱楚王熊相字逕作熊（史語所集刊第四十本二頁楚繒書疏證「曰故大熊（能）雹虘戲」）

周法高曰：于省吾鄂君啟節考釋（考古一九六三年第八期四四四頁）釋⿱羽能為贏，讀為盈，「歲盈返」言歲滿而返，說亦可通，今列于說於卷六926贏字下，可互參也。

<92>「歲⿱羽能返」

<93>「歲⿱羽能返」

隹

隹 孳乳為唯 戠亦斯一〈2348〉

隹 中山王嚳壺〈2286〉 隹 中山王嚳鼎〈2287〉 隹 亂嗣舒盗壺〈2290〉 雖或省作隹

張政烺曰：「隹，讀為雖（古文字研究第二 二八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隹雖有死辠罪）〈2287〉

張政烺曰：「隹，當作離，俗寫為羅。隹與離、羅字音不同，不能通假。此蓋作銘者不通文義，率意省簡，遂成誤字。字在此處義為陷。古書中句法與此相似者，如《尚書·洪範》：「不離于咎」（通行本離作羅），《史記·曹叔世家》：「無離曹禍」（索隱：「離即羅，被也。」曹指曹國），張衡《思玄賦》：「循法度而離殃」（《文選》卷十五，李善注：「離，遭也。殃，咎也」），可以參考。」（古文字研究第二 三六頁「中山國胤嗣舒盗壺釋文」）以憂氒（厥）民之隹（罹）不概（辜）〈2288〉

周法高曰：說文卷四上隹部「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从隹离聲」
說文通訓定聲「離，假借為羅」，楚辭天問「卒然離蠥」注「遭也」。思玄
賦「循法度而離殃」注「羅也」。詩新臺「鴻則離之」，兔爰「雉離于畢」。方
言七「羅謂之離……字亦作羅」，張說「隹為簡筆字」是也。
張政烺曰：秦公簋、秦公鐘「余雖小子」及二五二頁（大系二四七）語義相同，此
處隹當讀為雖（周厲王胡簋釋文有「舊余隹雖小子」）〈文41〉

隹△〈文1〉「隹△唯王九月既生霸甲寅」〈文4〉「隹△唯五月初吉甲戌」
王〔觀〕大室」〈文15〉「隹△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文21〉「隹△〈文…〉惟「
王元年四月既生霸」〈文22〉「隹△惟王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文44〉
「隹△唯三月」〈文45〉「隹△惟留萬屈槀晉人」〈文52〉「隹△二月初吉戊
寅」〈文56〉「隹△唯正月初吉丁亥」〈文57〉「隹△唯正月初吉丁亥」〈文82〉
「隹△正月初吉丁亥，郤王之子庚兒」〈文92甲〉「隹△周公于征伐東尸

豐白尊古」〈Q95〉「隹▲八月初吉丁亥」〈Q106〉「隹▲王正月」〈Q133〉「隹▲

唯八月初吉戊寅」〈Q151〉「隹▲唯卅又有七年」〈Q158〉「隹▲王十月既

吉曹伯从寵自作寶鼎用」〈Q159〉「隹▲六月初吉」〈Q175〉「隹▲惟正月

初吉」〈Q197〉「隹▲十又二年初吉丁卯」〈Q199〉「隹▲黃□□用吉金作

啚」〈Q200〉「隹▲正二月既死霸壬戌」〈Q220〉「隹▲王四年八月初吉丁

亥」〈Q226〉「隹▲八月既望戊辰」〈Q240〉「十六年奠命肯距司從寇

彭璋芏庫工甬皇隹▲冶𤷩」〈Q276〉「隹▲曾子中𦉢用其□國自乍旅

獻」〈Q284〉「隹▲八月初吉丁亥」〈Q285〉「隹▲十月孟正𡡞作文考寶殷」

放〈Q286〉「隹▲唯十四年」〈Q286〉「隹▲唯朕皇祖文武」〈Q286〉「用隹▲唯朕所

」〈Q286〉「隹▲惟逆生禍」〈Q286〉「隹▲惟恩順生福」〈Q286〉「隹惟惠德

㠯附氏」〈Q286〉「隹▲宜義可張長」〈Q287〉「隹▲唯十四年」〈Q287〉「隹▲惟

俌傅㤚姆氏是從」〈Q287〉「考宅隹▲惟型」〈Q287〉「其隹▲能之」〈Q287〉

「佳（惟）燕吾老買是寔克行之」〈叉287〉「佳（惟）雖有死辠罪」〈叉288〉「以

憂卑厥民之佳（惟）罹不逑辜」〈叉288〉「佳（惟）司馬買許慭戰怒」

〈叉288〉「佳（惟）邦之幹」〈叉288〉「佳（惟）送朕先王」〈叉290〉「佳（惟）王十又二

」〈叉291〉「佳（惟）正月初吉庚午」〈叉291〉「有舊余佳（惟）雖小子」〈叉292〉「佳（

明戎大出宝戰」〈叉292〉「佳（唯）用□康令于皇辟侯」〈叉294〉「佳（惟）王

初鄣遷宅于成周」〈叉294〉「佳（唯）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叉294〉「佳（

王五祀」〈叉295〉「佳（唯）正月初吉」〈叉300〉「佳（惟）王三月初吉庚甲

〈叉302〉「佳（唯）□王正月初吉乙丑」〈叉304〉「佳（唯）正二月初吉」〈叉308〉「」

佳（唯）甲覺子淖朝」〈叉309〉「佳（唯）眾將南行」〈叉309〉「佳（唯）辟孝畜友

」〈叉310〉「佳（惟）五月」〈叉314〉「佳（惟）五月」〈叉315〉「佳（惟）六月既生霸乙卯」〈叉321〉

「佳（惟）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叉325〉「佳（惟）十又三年九日初吉戊寅

」〈叉326〉「佳（惟）三年九月丁子巳」〈叉325〉「佳（惟）廿又有七年二月既生

霸魄戊戌」<X336>「隹唯三年三月既生霸魄壬寅」<X337>「隹唯正

月初吉庚戌」<X337>「隹唯王五祀」<X338>「隹唯九年正月既死霸

魄庚辰」<X338>「𠭯叔厥隹唯顏林」<X341>「隹唯十又有七年十

又有二月既生霸魄乙卯」<X340>「隹唯九月既望乙丑」<X341>「隹

六月初吉乙酉」<X347>「隹唯三月既死霸魄甲申」<X369>「隹五月

初吉甲戌」<X418>「隹唯十又二月初吉吉」<X435>「隹強白乍井姬

周鼎段」<X487>「隹二月初吉」<X493>「隹唯王五十又六祀」<X495>「

隹唯三月初吉」<X499>「隹番君白龢用其赤金」<X506>「隹卅又三

年八月既死辛卯」<X510>「隹子几舌鑄皿」<X520>「隹正月初吉丁

亥」<X521>「隹唯二年三月初吉庚寅」<X540>「隹王十又二月」<X640>

隹十月孟嬰乍文考寶段」<X641>「隹正月初吉丁亥」



隻 从又持隹

父癸爵 〈1748〉

〈文351〉 「隻。獲 [illegible] 白」

 舊 豐彝

赤塚忠曰崔內宋代釋作來舊則是以崔及內為一字也而細察之與圖象銘之[illegible]（殷文存下二六參照）為同一字也卜辭有

戎亡戈叀啓有戈叀及有戈（粹一一五三）

戎及執呂（粹一三六〇）

雖沒有頭毛而近似之字則有族名之雋但與下述之[illegible]（合而思之此銘中舊用為官名也葉解為舊者乃比定為說文之雟雟周燕也从隹山象其冠也冏聲一曰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慙亡去為子雟鳥故蜀人聞其子雟鳴皆起曰是望帝也

是也。（殷金文考釋三〇一—三一一頁豐彝（4）林潔明譯）

04838 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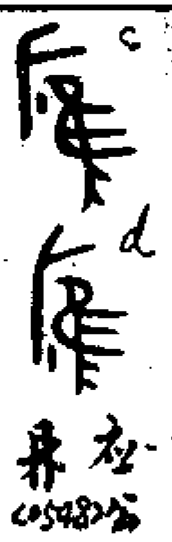
雀 或從小鳥

(seal script form) 𩁹 魚父己卣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二四一頁雀字下收魚父己卣。今據補。說文卷四上隹部：「雀，依人小鳥也。从小隹。讀與爵同。」即略切。

魚父己卣 未詳所出。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cd 白川靜曰雁蓋為鷹之初文綴遺中云

左僖公二十四年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按今之應城是其地也水經滍水注應城故應鄉也應侯之國博古圖有應侯敦釋應為雁云周室武王第四子曰雍侯其後乃有雍姓薛氏款識從其說殊誤

因說雁字之形聲謂鷹應本是一字字乃象巢窠於石巖穴之間之鷹之象應在河南魯山之東之麓因其地扼淮河上游至洛之地為要害之地故周室之一族受封於此固為當然之事水經注中繼上引之文曰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詩大雅下武

之四章有「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訓侯為惟然此或當解為應侯即武王之務者也韓華中云

按詩因屢用侯作惟字唯是章之應侯若讀為惟於文義似未順疑應侯當為人稱蓋成王時有德之臣紀載既闕傳莫能詳也因跋是鼎附記之以俟考

詩中有成「王之孚」「繩其祖武」之句蓋或為言應侯之事者也水經注中以之解作人名逸周書王會解中可見應侯曹叔列席成周之會之事孔注云「應侯成王弟曹叔武王弟」作為成王之弟蓋為當時任天下之重者也」(金文通釋第九輯四九」七一四九八頁四八雁公鼎林潔明譯(0548)

郭鼎堂曰「雁高公家雁通應若膺當也任也或讀為歷」(兩攷二○四頁叔夷鐘)(大45)

周法高曰『卷四 0484 雕字條 孫常穀以為〈3152〉雕公劍即應公劍。又參卷十 1355 應字條』



录雝伯〈0536〉

〈2291〉「夾夾雝雝」〈2328〉「日伯雝父自作用器」〈4767〉「憲音鉠雝＝」

⿰隹攴

a [glyph] ⿰隹攴 說文所無

李⿰隹攴簋 <1149>

于省吾曰：「甲骨文⿰隹攴字作[glyph]、[glyph]、[glyph]等形。孫詒讓謂「疑當為雔之省」（舉例下四五）。陳夢家謂「或是鶵字，假作潦」（綜述五六六）。楊樹達謂「⿰隹攴疑當讀為罪」（求義四三）。陳邦懷釋為⿰隹攴，謂「借⿰隹攴為魋」（徵存下二六）。按各家之說均臆說無據。

古文字从攴與从殳往往互作，不煩舉例。西周金文有李⿰隹殳簋。晚周古鉨文有「王⿰隹殳」，西周金文的雔字，从隹與从⿰隹殳互見。虢季子白盤以縷為經維之維。我認為，甲骨文的⿰隹攴即古推字，也即古摧字。古文字从攴的字後世多變為从手。例如：說文扶字的古文作敊，揚字的古文作敭，播字

的古文作𢿚，是其證。（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二二三—二二四頁釋𢿚）



奞 盂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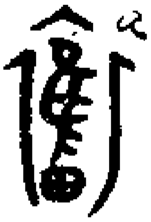
奞父毁 <255>

周法高曰「說文卷四上奞部「奞，鳥張毛羽自奮也。从大从隹。讀若睢」息遺切。」

<255> 「盂鄂季奞父乍作寶障彝」

18A





奮 今來（0660）从衣



或作散 中山王譽鼎（2287）

張政烺曰：「散，从攴，奮聲。奮，从隹在田上。今鼎有𡙇，从衣奮聲，舊皆釋奮，按馬王堆帛書奮皆从衣，知釋奮不誤。散蓋奮之異體。《廣雅·釋詁》：「奮，動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二七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散奮桴枹晨振鐸」（2287）

趙誠曰：「散，从攴奮聲，乃奮之異體。《廣雅·釋詁一》「奮，動也」。《廣雅·釋言》「奮，振也」。《周禮》鄭注所謂「奮木鐸」、「奮金鐸」即振義。（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五七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散（奮）桴（枹）晨（振）鐸」（2287）

（2087）「散奮桴枹晨振鐸」

蔑 蔑 哀成叔鼎

中山王嚳鼎（2287）

張政烺曰：「李學勤謂此二句出《大戴禮記·武王踐阼》，原文是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蔑字見于《說文》，與與字音近通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二二二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蔑與其汋（溺）於人施也，寧汋（溺）於淵（淵）」（2287）

朱德熙、裘錫圭曰：「蔑疑指尺蠖，爾雅釋蟲：「蠖，蚇蠖」。這個謎語字面上的意思是（樹上懸絲自縊的）青蟲與其掉在人身上，還不如掉在水裡。一說蔑當讀為蠖，蠖其溺于人直譯當為從人那裡得到他的沈溺。不論采取哪一種說法，這個謎語的意思都是說為人所迷惑而不能自拔，比掉在水裡還危險（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三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

究〈1287〉

李學勤曰：「這一段話類于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的盥槃之銘『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但鼎銘的時代未必遲于武王踐阼篇的形成，御覽引此語說是隨武子（即春秋中葉晉臣士會）之盤銘，也許不無根據。就思想而言，這段話既見于大戴禮記，其屬儒家思想則是無疑的。」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〇頁平山墓葬群與中山國的文化〈1287〉

周法高曰：「朱義說非，李張說是。說文卷四上雈部『蒦，規蒦商也。从又持雈，一曰視遽兒，一曰蒦度。彠，蒦或从尋，尋亦度也。楚詞

曰：求矩彠之所同」乙，號切，與隸魚部，蒦隸魚部入聲，故可通假。

哀成叔鼎「疛弗其𥂴」柔蒦」張政烺讀「𥂴」柔蒦」為「尊獲」參卷七

〈927〉柔字係張政烺說」

〈0287〉

「蒦與其汋溺於人施也」

 a

雚 蒼女鉼〈2308〉

 b

御尊王盉 圖泰京〈2131〉

 c

效卣〈4735〉

白川靜曰：大系釋雚于嘗曰：

雚殆觀省，又疑假為館，嘗當是地名，又如讀雚為灌，說嘗為烝嘗之嘗亦可通，唯嘗乃秋祭，與四月不合

綴遺亦以雚為觀，以嘗為地名，說之龔華則解此文為此器紀王雚嘗公宮論曰：

按君無行禮於臣廟之禮者，故不應是祭名，嘗訓觀視之觀他器如師酉毀所云格虞大廟者，亦祇假其地行冊命之事與此器所載略同

然冊命在原則上乃在王廟，或關係者之廟舉行，因借他人之

廟所而觀視之無此禮也積微居亦讀字為觀以為遊觀之義也曰

按權當讀為觀觀者古人娛遊之一事也書無逸曰則其無淫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觀與逸游田並列是其事也孟子梁惠王下篇曰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比於先王觀也觀于當與觀于轉附朝儛句例正同春秋隱公五年云公觀魚于棠亦觀之事也

相對於郭氏之以觀或為館之假借楊氏則直以觀為遊觀之義也則是以銘文乃記敘从王之遊觀而得賜賞之事者也然从王之娛遊而得貝五十朋之賜實過於重賞者也 又以此句解作娛遊則難以明白與下文之關係也

翟卜文常見之字也祭名用如往翟（佚存六八〇）酒翟（粹編四五二）遹翟（南北明五四三）翟歲（後篇下六八）多與動詞或其他祭儀合用

壬寅卜旅貞王其往翟于戰亡災（佚存六八〇）

句法與此銘文相似翟之禮亦有赴他地行之之事主要似為與耕籍或田獵有關

貞婦井黍不其翟　貞婦井黍其翟（後篇下四〇・一五）

庚子卜貞王其翟藉亩往十二月（後篇下二八・六）

口丑卜貞婦井田翟（甲篇三〇〇・一）

从卜文之例而言則翟與農藉有關而行之例甚多其他亦有與祖祭有關而行之者

翟大乙王……（粹編一四七）

酒翟　禣大乙王每（甲編一八五〇）

等即其例也

此等在出行耕籍田獵及祖祭之時所行之雚似含有相同之

起源者乃為了祼鬯而修祓之禮也例如

甲寅卜午希雚匄…… 南北明四八一

或如前所引之卜辭（佚存六八〇）之例作為祓希求亡尤之儀禮而

行雚从此事亦可知也

今本銘所記之雚禮雖不知相當於何者然嘗之地名似為與

農耕之禮有關之地此一雚蓋為耕籍之禮也國語周語關於

藉田之古禮有詳細之記載自春耕之始之數日前行種々之

準備儀禮司空作壇于籍而開始本禮其文曰

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

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

行百官庶民畢从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

銘文之王萑于嘗者與國語所云之王即齋宮齋之後行祼鬯之事相合卜辭因萑藉一語表示此一儀禮然此蓋與一般之萑禮加以區別之意也斷代以本銘之嘗與下文之公連讀作萑于嘗公然此則不能解釋萑之禮之意義又積微居所述之觀之古禮相當於我國(日本)之國見等因非如楊說之單純娛遊之事即以國見式遊觀之意解之亦為不適合本銘之情形之說也。(金文通釋第十六輯八八-九二頁八一敘尊林潔明譯)〈2148〉

赤塚忠曰：「[illegible]即雚即灌即裸字也，如卜辭有

貞婦妌黍（種）其萑（灌）（後下四〇·一五）

王往黍（種）萑藉（甲三四二〇）

在農耕祈年之祭，播種注水而祈穀物生長之儀禮也。此一儀禮既終之後，則耕畝（陳夢家代釋萑萑爲穫 綜述五三五頁 誤也）

（殷金文考釋七五頁癸未尊益(45)林潔明譯）

0494 舊

舊 a

𢑚甲盤 <2926>

<スナ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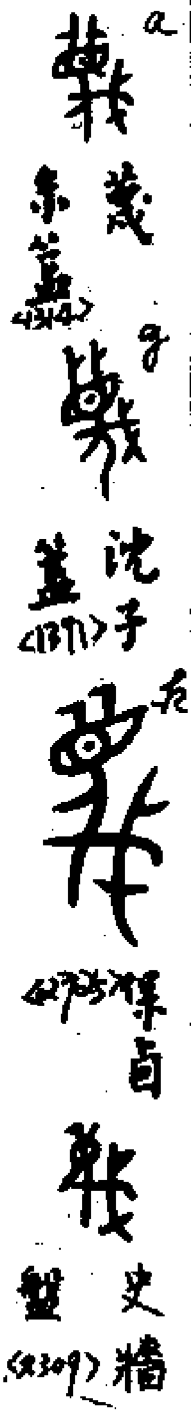
「王弗望乃𡂡舊宗小子」

𦍌 节

𤼈鐘丁組〈0332〉

唐蘭曰「𤼈編鐘作『𤼈其萬年𦍌角』，𦍌字甲骨文作𦍌，象蟲有兩角，不是羊字，說文𦍌訓羊角，节訓相當也，闕，讀若宀，相當應指羊角相當也，是整齊，疑𦍌變為节，节角與齊角義近。」（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𤼈鐘丁組「𤼈其萬年𦍌角」〈0332〉

周法高曰「說文卷四上𦍌部『𦍌，羊角也，象形，讀若乖』，工瓦切，又『节，相當也，闕，讀若宀』，母官切，段注『廣韻曰：今人賭物相折謂之节』按廣雅『节，當也』，亡殄亡安二切，唐蘭謂𤼈鐘𦍌字即节字，說頗有理。」



白川靜曰蔑說文曰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然从戍然無說从戍之義通訓定聲曰

按許說此字誤也當云从苜伐聲結字似戍耳

淵源亦以苜爲本字蔑爲其形聲字卜文金文之字形正从伐且伐並非聲字作以戈或曲刀殺媚女之象勞目無精之義與瞢字相同應爲瞢之字義蔑與瞢之立意不同金文中大概皆用如

保卣 乙卯王命保及殷東國五侯祉貺六品蔑曆于保易賓用作文公癸宗寶隮彝

𩰫鼎 隹十又一月師雝父省道至于𡚬𩰫从其父蔑𩰫曆

易金對揚其父休用作寶鼎
多用為賞其戰功旌伐之意

蔑曆向來其語義不明有釋作密勿黽勉者或以為勞行之義分甘之義或以為明試揚歷之意免函不次無厭等諸說紛立其義難識之語也余意蔑者正如其字形所示乃以戈殺首即媚女之象也後之功伐伐閱之聲義之所由也曆為功歷之義主要為賞戰功之語也蔑時或作从禾形者表示其禮乃于軍門行之者也曆亦从兩禾曰為祝册之意謂祝告而旌表其功也媚即所謂施行媚蠱之媚女在古代之戰爭中媚女立於軍之前列對敵軍施行種種之詛呪厭勝之事故在卜辭中外族之侵寇曰鼓彼等如其後之巫女乃擊鼓以振興其軍之聲勢者也此種巫祝所施行之呪力之優劣被認為乃決定軍之勝

賊者也故若克敵克要殺掉敵之呪力之根源之媚女而使盡其呪力同時亦表示軍之功伐也故為伐旌旌表之意蔑曆當从禾者禾為軍門兩禾曰和又為軍門之意也蔑伐本為殺敵之媚女于軍門含有特殊意義之行為然其後略去首而僅用伐之意伐閱之伐以蔑之音讀之玉篇伐作閥讀為扶月反又希麟之續音義卷四作房越反即其遺音也此種情形之伐字可視為蔑之省略字也金文中亦有用蔑曆為旌表奉仕於祭事者然此為其後之轉義耳說文新義卷四上七三四－七三六頁

林潔明譯

右白川靜曰。關于蔑曆請參照拙稿蔑曆解論叢十集再錄郭氏向來以為蔑曆者即免函脫除函甲之意然於本器之考釋中則改其

說以為曆字之諸形中从厂从埜者乃其初形故字為壓之古文謂乃壓懸崖之野上之象也故羲曆者為無厭之意與不厭無斁為同語羲某曆者為不某厭羲曆于甘某者為不見厭于某之意也郭氏對向来關于羲曆之解曰釋者雖不乏人說難令人首肯而一掃之蓋以絶大之自信而述之者也然不厭或無斁之主語大概皆為皇天上帝而非用於人之語也郭氏之新說亦尚有難以令人首肯之處也

按曆之初文从埜者埜之字形乃表示置土主于兩木之間之象與丙示單門之象立意相同下之曰字乃載書之象从厂者乃選擇陵陸懸崖之地於其地奉駐軍之主脈故也曆者不外祀誓于單門之意轉而指軍功也曆與其聲義相近羲為伐旌之伐之初文羲曆本為旌表軍功之意也其後引申用為旌表

之義如厂下有埜而謂之壓可謂望文生義之甚者也古人之造字中本於其自身當時之意識觀念而有一貫之原理从而文字之構成亦有一定之立意者也（金文通釋第四輯一八九一一九〇頁一六 係白林潔明譯 <2705>

9 白川靜曰〔句〕敄克蔑之蔑郭氏亦解作國名克勝蔑國之意也曰蔑即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蔑通審金文乃沈子於幽公時克蔑受封因于封邑獨廟卲告其故考煬公幽公克蔑之事不見于史又左傳之蔑是姑蔑在魯泗水縣附近其地當時在曲阜之東鄰亦無需加克伐之外族也

蔑即金文所見蔑曆之蔑謂旌表功伐也旌表在軍事祭事中皆行之據下文言之則此處為有關祭事者也蔑應作被動式

（金文通釋第十五輯二一頁七八也 殷林潔明譯 <1391>

唐蘭曰「金文中最常見的『蔑曆』一語，作過解釋的和寫過文章的已經很多了。于省吾先生作「釋蔑曆」一文，引了十五家，連他本人就有十六家，也還有遺漏。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目的只在解決問題，酌取舊說，不復多所徵引，實事求是，力祛鑿空之說」作「蔑曆新詁」。

首先蔑曆之見於金文是從殷末開始的，直至西周中期，西周末年已經不見。

其次，蔑曆在金文中的用法，主要是兩[種]：

一、X蔑X曆　如：王穖段曆（段簋）君蔑尹姞曆（尹姞鼎）侯蔑遹曆（遹甗）白雒父蔑錄曆（錄尊錄卣）、王才（在）奠（鄭）穖大曆（大簋），用天子寵蔑汈其曆（汈其鐘）等等（圖三）。

二、X蔑曆　如：小臣謎蔑曆（小臣謎簋），師遽蔑曆（師遽方彝[illegible]

其蔑曆(師艅尊)等等(圖四)。

以上第一例是上級對下屬的蔑曆,由作器者說曰、伋蔑曆的。而第二例則是作器者的自我蔑曆。這兩種例都是常見的。個別的,像舉衛鼎說「衛蔑曆于奉衛」和保卣說「曰,蔑曆于保,易賓」說「王使焚(榮)蔑曆,令戡邦」,以及師望鼎說「王用弗謹(忘)聖人之後,多蔑曆易(錫)休」等,雖都說蔑曆,但還是自上而下,和第一例相同,從作器者說是屬於被蔑曆的(圖四)。

從這些用法看,阮元把它當作蠠沒、密勿、黽勉等連語是不恰當的。孫詒讓已經舉王蔑敔曆等例來說明蔑曆二字各有本義了。◎有人釋蔑為元,也被指出蔑為動詞,說明其不合詞例了。◎就是,翁大年訓蔑為懋勉,劉師培訓蔑為嘉勞也,只能在蔑×曆時較為通順,而于×蔑曆就不能適合,因為這是下屬們自

乙的蔑曆，如果說這個作器者當周王或其大臣們對他冊命或錫休時，他不去對揚厥休，而卻自己勉勵自己嘉勞，就未免太可笑了。可見對古代銘刻不先辨明詞例，是不容易理解它的本來意義的。

第三 從蔑曆兩字的形體來說

一、蔑字 說文「蔑，勞目無精也，從苜，人勞則蔑然，從戍」。是因為小篆把蔑字所從之蒐分成兩截，許慎就認為上半從苜，而把下半人形和戈連起來作為戍字，其解釋也就游離于兩者之間，從苜為目無精，而戍為勞，「人勞則蔑然」。桂馥說文義證想改為戍亥之戌，說是戌聲，與古文字不合。孔昭孔、朱駿聲等認為從伐聲，從字形說和許慎是同樣的錯誤，但伐和蔑還是有密切的關係的，伐字古作伐作伐，象用戈斫人之頸，而蔑字在甲

骨文裏作𢦏，又作𢦏，從苜，又作𢦏或𢦏，不從戈而從辛。不管從戈或從辛，都象斫人之脛（圖二）。早期金文如保卣（成王時）作𢦏，還和甲骨文一樣，穆王時期就已混淆，如卣蔑字還象斫足脛，而同一人所作的競簋作𢦏，就斫在頸上，象是伐字了。伐和蔑都是圖畫文字，其不同之處在于伐為斬首，卜辭常說伐多少人，就是說殺多少人。殷墟墓葬和建築遺址發現的許多被殺的奴隸遺骸，可見其殘酷，而蔑為刖足之刑，比之斬首是輕微的刑罰。而被斫的是莧或萋，莧字說文所無，過去釋為眉字是不對的。莧是瞢的原始字。說文瞢字也在苜部，目不明也，從苜，從旬，旬目數搖也。這也是把莧字上下分開，把人形和目連起來成為旬字，其實瞢是從目莧聲的後起形聲字。說文裏所有從瞢省聲的字，如夢、薨、薎等，實際都應從莧聲，只是由于說文

失收萈字，就增加出這些曲折了。正如𤇾字是熒字的原始字，熒是從火𤇾聲，而說文失收𤇾字，因而從𤇾得聲的字，如：禜、瑩、謍、䁝、鶯、[illegible]、罃、榮、檾、[illegible]、營、褮、滎、[illegible]、嫈、塋、螢、[illegible]、醟等十九字全是熒省聲了。說文「㝱，寐而有覺也，從宀，從爿，夢聲」，但甲骨文只作[illegible]，從萈，可證夢字應從夕萈聲，而不是從瞢省聲。從瞢訓目不明來看萈的本義，可能是失明的人，就是詩經靈臺「矇瞍奏公」和國語晉語「矇瞍不可使視」的矇。毛傳和韋昭注都說「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春官「瞽矇」，鄭司農注：「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蔑字象用戈斫盲瞽者的脛，字或從女，是由于瞽者是男女都有的，戈或變作𢦔，也是一種兵器。伐和蔑的不同，正由于伐是斬首，在戰功中殺敵是很重要，所以伐有誇大功勞的意思，而蔑只是對眼失明的人傷斷其足脛，在戰功中是微不足道，為人

輕蔑的甲骨文的蔑字字形還沒有固定，是用圖畫方式來表達的象意文字，而不是後起的形聲文字，是無疑的。但象意字在當時往往只讀其主要部分的音，我們對這種現象稱為象意字的聲化。那麼蔑音和覓音應該相近。春秋昭公二十年「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穀梁傳本作夢，經典釋文說「本或作蔑」，可見覓或夢是可以轉為蔑音的。金文蔑曆字或作⿰禾蔑，從禾蔑聲，見說文「禾也」。廣韻十六屑「⿰禾蔑，莊子謂之禾也」。玉篇秝字下有⿱蔑秝，說「同上」。萬象名義秝上注「又⿱蔑秝」，新撰字鏡在秝字下說「⿰禾蔑、䬴二上同」。那麼⿰禾蔑和說文的䬴實際是一個字，作為穀物是「⿰禾蔑，禾也」，作為飼養是「䬴，食馬以穀也」。⿰禾蔑金文又作櫗，則是譌字……

第四，從聲音訓詁方面來看蔑和伐的關係。

曆字讀為歷，是經歷的意思，清代學者大都舉尚書盤庚的今

文「優賢揚歷」爲證，訓爲麻行。麻試和功績大體上是對的，所以這裏只論蔑字。

蔑是斫足之象。周易剝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注：「蔑猶削也。」象傳說「剝床以足，以滅下也」。顯然是用滅來解釋蔑的。蔑滅聲相近，剝卦的六二是「剝床以辨，蔑貞凶」。鄭玄注「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可見蔑的本義是削滅足和足脛，但蔑和伐的意義究竟是相近的。國語周語說「而蔑殺其民人」，蔑殺連用，和孟子滕文公引泰誓的「殺伐用張」，殺伐連用，顯然是同一詞例。

由此可見，蔑字雖然不像朱駿聲等所說的從伐聲，它們之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在字音上，蔑古讀爲末，和伐都是祭部入聲，又都是唇音，所以蔑與從蔑聲的字和末與從末聲的字常常相通。說文韤的或體作韎，玉篇韈的或體作襪。論語子罕「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史記孔子世家末作蔑。春秋隱公元年左氏本「盟于蔑」，公羊傳和穀梁傳的本子都作昧。商子弱民的唐蔑，戰國策楚策作唐昧。就是韈字一作韎，現在還寫作袜，均可證。末字通旆，儀禮士喪禮「䞓末」，鄭注「今文末為旆也」。而旆字與從伐聲的字相通。詩經六月「白旆央央」，釋文旆作茷。左傳定公四年「倩茷」，禮記樂記鄭注引作倩旆。詩經泮水「其旂茷茷」，釋文本又作伐」。又出車「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旆旆即茷茷、伐伐，並可證。在字義上，蔑和伐在周代古書裏常通用。尚書君奭「文王蔑德」，蔑是形容詞。鄭玄注「蔑，小也」，是錯的。周公要用文王之德來為教，怎麼用小德呢；偽孔安國傳說是「精微之德」，也很牽強。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把蔑讀為敳，敳與媺通，亦美也。轉了許多彎而解為文王之美德，不知道這裏的蔑，應讀作伐。小爾雅廣詁

「伐美也」本是很容易解釋的。逸周書祭公解「追學于文武之蔑」，蔑是名詞。孔晁注把蔑解為微德，是所謂「增字釋經」。蔑可以訓微，怎麼能是微德呢？在這裏把蔑訓為滅、末、無、輕等義都是講不通的。只有讀作文武之伐，才講得通。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和國語晉語一都說「且旌君伐」，注「功也」，也是名詞，文例正相同。以上是蔑讀伐的例子。詩經賓之初筵「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鄭玄箋解為「誅伐其德」，顯然是不通的。伐應讀為蔑，即詩經板「喪亂蔑資」的蔑，毛傳「蔑，無也」。蔑德是無德。這是伐讀蔑的例子。

在銅器銘文裏，長甶盉說「穆王蔑長甶以逨(來)即井白」，是穆王稱美長甶。免盤在記王錫鹵百陵後，說「免穠靜女王休」，是免向靜女誇美王的錫休。沈子它簋說「乃沈子妹克蔑見猒(厭)于公

休」，妹克：寺於丕克，是說沈子它能誇美他被滿足于公的錫休。這些蔑字都是動詞，凡是被蔑的是他人的稱美，而自蔑的就是自我的誇美。朕簋（即大豐簋）說「惟朕（勝）有蔑」，蔑舊釋慶，于省吾先生改釋蔑是可取的。蔑是名詞，應讀為伐，是滕叔繡自稱其有功。總之，金文裏單用蔑字的地方，也都應讀為伐。

第五，根據上面這些分析，我們可以對商周銅器銘文中的這一慣語作出解答，正如孫詒讓所說的「各如其字釋之，則古金所謂蔑曆、蔑某者不致鉏鋙而不合矣」。蔑讀為伐，曆讀如歷，蔑曆是伐其經歷，蔑X曆是伐X的經歷，用以解釋所有銅器銘文中這一慣語，文從字順。本是十分簡單的，有的人過于求深，就把自己陷入迷魂陣中去了。所有舊說中只有釋古銘辭蔑曆為敘勳的專用辭一文讀蔑為伐是對的，但跟著朱駿聲說

蔑從伐聲是錯的，作者受朱駿聲所引了說文新附「閥自序也」的影響，把蔑當作敘說，蔑曆連用，施之于稱人，則為敘功，施之于敘己則為敘績，其間字用者則為敘某之功績，若「美某之功績也」。從詞例看，基本上是對的。……

總起來說，蔑曆一語的曆是家庭出身和本身經歷，當然包括功績在內的。就是伐是美的意思，上面以下面的歷來稱美本人，則以此來誇美曆有些像現在的履歷。（「蔑曆新詁」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三十六頁）

徐中舒曰「蔑歷，金文屢見，蔑歷即閥歷也，此數千年相沿之成語，過去學者迄未得出適當的解答，則求之過深，反而失于眉睫。蔑與伐同，左傳襄公十九年「夫銘，天子令命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此言古代作銘通例，只天子命之以德，不計功伐，

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則互文見意，計功即稱伐也。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伐閱功勞」李注「伐，積功也；閱，經歷也」蔑伐古入聲月韵，閱祭韵，月祭古去入合韵，故蔑伐又作閱蔑歷，閱歷，只是古今語的不同。左傳桓公六年「大閱，簡車馬也」周禮小宰「聽師田以簡稽」鄭司農注「簡，閱也；稽，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為之要簿也」孫詒讓釋云「凡士卒姓名部分，兵器種物，凡數皆著于簿書，謂之簡稽」據此知蔑伐閱皆有簡閱合計之義。蔑歷即簡閱其所經歷之功伐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六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其曰

蔑歷（2309）

戴家祥曰「蔑曆一詞，金文屢見。蔑曆連文固多，亦間有蔑某曆者。廣雅釋詁「蔑，勞也。歷，行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八頁

V5-46

牆盤銘文通釋「其日蔑曆」〈X309〉

白川靜曰「蔑曆之語，彝銘習見，或二字連用，敔段「王在周，各于大室，王穖曆，錫玄衣赤褻，敔對揚王休」，燮段「王使燮蔑曆」（以上他動詞例），保卣「乙卯王命保及殷東國五侯，征兄六品，蔑曆于保」，屯鼎「屯蔑曆于口口」，小臣謎段「小臣謎蔑曆」，爯卣「爯從師雍父戍于古𠂤，蔑曆，錫貝卅寽」，競卣「伯屖父皇競，各于官，競蔑曆，賞競章」，師艅段「艅其蔑曆，日錫魯休」，史牆盤「孝習史牆，夙夜不墜，其日蔑曆」，師𩰫鼎「天子亦弗忘公上父𢦚德，𩰫穖曆」（以上被動詞例），或上下分用，小子畬卣「子光賞畬貝二朋，子曰：貝唯蔑女曆」（殷器），庚嬴卣「王逘于庚嬴宮，王穖庚嬴曆，錫貝十朋，丹一柝」，段段「王在畢烝，戊辰曾，王穖段曆」，遹甗「遹使于𢦚侯，侯蔑遹曆，錫遹金」，梁其鐘「用天子寵，蔑梁其曆」（此例為最多），或蔑字單用，也段「也曰……烏虖，隹考肇念自先王先公，迺敉克衣，告剌成工……烏虖，乃沈子敉克蔑，見厭于公」，免盉「王在周……免穖，靜女王休，用作盤盉」，長由盉「穆王在下淢应，穆王饗醴，即井伯大祝射，穆王蔑長由，以逨即井伯……長由蔑曆。其文二十餘例，郭沫若金文叢考小臣謎段條舉例凡二十五銘，小稿蔑曆解增為三十四例，嚴氏一萍蔑曆古義上增訂為三十五例，其後新出器銘有師𩰫鼎（文物一九七五．八，金文通釋第四十九輯補釋篇補一〇）、史牆盤（文物一九七八．三，

金文通釋第五十輯補釋篇補一五）二器，凡文三十七例，又別有幾字單用例三（註三參看）　釋者亦二十數家，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五取尊條，又宂彝條（一八〇四刊）　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卷六庚羆卣條（一八七二刊）　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卷三周再彝條，又卷六周敦鼎條（一八八六刊）　孫詒讓，古籀拾遺中取尊條（一八八八刊）　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卷三之一趠尊條引許印林說，卷三之二師餘敦蓋條引何子敦說，又翁祖庚說（一八九五刊）　劉師培，左盦集古器銘蔑曆解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三录敦條（一九〇二刊）　郭沫若，金文叢考小臣謎毀銘考釋（一九三二）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九三五，七）又增訂新版本（一九五七）保卣銘釋文，考古學報，一九五八，一期，又文史論集再錄　于省吾，吉金文選上，師望鼎條（一九三三刊），釋蔑曆，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一九五六，第二期），讀趙光賢先生釋蔑歷，歷史研究，一九五七年第四期　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卷四，五（一九三五）　黃公渚，周秦金石文選評注（一九三五）　聞一多，璞堂雜識，全集本第二冊　戴君仁，蔑曆解，輔仁雜誌九卷二期（一九四〇年）陳小松，釋　古銘辭蔑曆為敘勳專用辭，中和月刊三卷一二期（一九四二）　劉節，古代成語分析舉例，嶺南學報十卷一期（一九五〇）又，古史考存再錄　陳仁濤，金匱論古初集，師望鼎條（一九五二，六）　李亞農，長由盉銘釋文，考古學報第九冊（一九五五，九）　岑仲勉，從漢語拼音文字聯系到周金銘的熟語，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四期（一九五六，四）又兩周文史論叢再錄　白川靜，蔑曆解，甲骨學第四，五合併號

(一九五六，一〇) 趙光賢，釋蔑曆，歷史研究(一九五六，一一期) 嚴一萍，蔑曆古義，上，中國文字一〇(一九六二，一二) 蔣大沂，保卣銘考釋，中華文史論叢第五輯，又引林潔明說，同上(一九六四，六) 李平心，保卣銘新釋，中華文史論叢一九七九第一輯(一九五九初稿，一九六三再稿) 周法高，金文詁林第五冊蔑字條(一九七四)。而聚訟未已，尚無定讞，其說凡有三

阮氏積古，首釋之為勉力之義，云「古器銘每言蔑歷，按其文皆勉力之義，是蔑歷即爾雅所謂蠠沒，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黽勉」。按蠠沒、密勿諸語，皆聯綿之字，故孫詒讓非之云「凡古書雙聲疊均連語之字，並以兩字聯屬為文，不以它字參廁其間」。又釋其字云「蔑，勞也，曆即歷之藉字，歷，行也，凡云某蔑曆者，猶言某勞于行也，云王蔑某曆者，猶言王勞某之行也」。其後劉師培以為嘉勞歷試，吳式芬引翁祖庚以為懋勉功績，徐同柏以為明試揚歷，黃公渚以為伐閱第功，趙光賢以為讚美嘉勉，陳小松

以為敍勳功歷，蔣大沂以為明試歷行，于省吾以為厲翼，即勉勵勤勞之義，周法高敎授說與之近，此皆用蔑歷二字之聲義，以為其解者也。

以蔑曆之曆為說文甘部曆者，叔於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云：

說文甘部「曆，和也，从甘从厤，厤調也，甘亦聲，讀若函」，大徐作「古三切」，音甘，是則讀曆為歷者非也，據許說，曆者調味甘美，音義同甘，蔑，周語注云：「猶滅也」，蔑曆者，言分其甘也，蔑其曆者，言分某以甘也，漢書司馬遷傳：「絕甘分少」，辨亡論「分滋損甘」，唐書李光弼傳「棄甘均少」，皆蔑曆義也。

郭氏金文叢考，亦以曆為說文曆字，據其讀若音，以為圅甲之圅解云：

蔑曆二字，蓋自商代以來之古語，統觀二十六例之銘文，其明記軍事者凡九例，且多係功成受賞，為數已半，是則蔑曆二字，蓋帶軍事性質，二字均見於說文，云「蔑，勞目無精也」，「曆，和也」，然諸義均不適，由有軍事性質以推之，余疑曆當即讀為函甲之函，蔑若穢，則當讀為免，免函猶言解甲，引申之則為免除征役。

按以蔑曆為其有關於軍事者，固是也，然欲旌表之，而以免征役之事，恐無其理。師艅段云：

王呼作冊內史，冊命師艅併嗣□□，錫赤市、朱黃、旂，艅拜頴首，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耇，畯在位，艅其蔑曆，日錫魯休，艅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寶段，艅其萬年永保，臣天子。

此師艅受蔑曆之時，天子改命以併嗣兼官之事，而新賜以赤

市朱黃旂，其任命賜與，亦帶有軍事性質，郭氏免亩之說，與此銘所言不符，郭氏亦不能自安其說，後來大系新版遹𣪘條上眉批云：

蔑曆字始見于殷彝，自西周中葉以後即絕跡，計凡二十餘例，釋者頗多，但尚無定論，余此釋為免亩，亦有未安，此銘蔑曆與錫貝均係被動，即被蔑曆與被錫貝。

郭氏後作保銘卣釋文，又改釋蔑曆為無厭之義云：

「蔑曆于保」，蔑曆連文，金文習見，將近三十例，許慎謂「曆，从甘聲，讀若函」，說者多以為非，謂當从厤聲，通觀銘文各例，此字殆假為厭，蔑曆者即不厭或無斁，蔑某曆者不某厭也，蔑曆于某者不見厭於某也，屯鼎「屯蔑曆于王」，與此銘「蔑曆于保」同例。

按郭氏既釋曆為圅，此改為厭者，以為圅又有厭音，其說蓋出於許瀚·王國維二人，彝銘有圅皇父諸器，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卷三之一，周娟毀條云：「許印林說，圅·皇父姓，與豔·剡·閻，皆同音通借」，又王國維不嬰敦蓋銘考釋云：

周娟敦，周娟匜之圅皇父，其女嫁於周，故稱周娟，然則皇父即詩之皇父卿士，周娟即詩之豔妻，豔妻漢書谷永傳引作閻妻，詩疏引中候擿洛戒作剡，而彝器作圅，豔·閻·圅·剡四字，亦同聲也。

郭氏輒取許·王二家字說，改讀若圅音，又改訓為厭，以蔑曆為無厭，然無厭于某者，乃非旌表勳臣之辭，展轉改說，而其朔義愈遠矣，此皆據說文「讀若圅」而為之說者也。

其餘數家，專以聲義通假，或以為調味膳羞，或以為無過之義，

或以為眡鉊血釁，此亦好奇之說而已。吳式芬引許瀚說云：「蔑有美義，曆訓和，諸言蔑曆者，皆言美和也。」蓋說文訓曆為盉，盉者和酒之器，故又訓為和。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云：

今按說文禾部有「穖，禾也。」甘部有「曆，和也。」周禮「凡會膳食之宜」，鄭注「會，成也，謂其味相成也。」古文義簡，言穖則凡黍稷麥粱皆該之矣。曆則調和膳食之宜也。言蔑曆者，王之膳羞得其和，言穖某某曆者，並繫臣下和膳羞以進者之名也。

又以無過為訓者，則有戴氏君仁，其說云：

曆當為秝之孳乳字，秝訓稀疏適秝，適秝疊韻，本有均調之義，曆訓和，與厤實為一語，其音下當讀若函。王筠說文釋例已疑其非，且庚贏鼎曆但作厤，可證本不从甘聲，而應从厤聲。在銘辭中，當讀為蔑歷，猶言無過。小爾雅廣詁「蔑，無也。」說

文，歷，過也，歷本經歷，引申為過失者，亦猶過本為度越之過，引申為過失矣。

又以衊𧖴為訓者，則有聞一多，其說云：

金文多見蔑曆之語，自來說者皆不得其義，今按說文，衊，汙血也，漢書梁平王襄傳，汙衊宗室，注，衊謂塗染也，說文，𧖴，羊凝血也，廣雅釋器，𧖴，血也，北戶錄引證俗音，南方謂凝牛羊鹿血為𧖴，蔑衊一字，曆𧖴同音，蔑曆殆即衊𧖴，以血釁之之謂也，凡紀冊命之銘，多言蔑曆者，冊命皆行於祖廟，而人臣入祖廟，當祓除不潔，故必先釁之也，姑記之以俟證。

右三家之說，皆用聲通假借，或引申之義，以解蔑曆，並未得其正鵠者，如吳氏膳羞之說，以為王燕食，則臣下和膳羞以進之，按凡膳羞之事，執掌之在膳夫諸職，廷禮受命之人，不敢自從

其事，又戴氏無過之說，其語本宥命之辭，而非旌表之言，至於閔氏曠鉊血釁之說，必非廷禮之常節，如其釁禮，小盂鼎所記服酒祼將蓋慭之矣，然其事則告捷獻馘，殆屬於軍禮，此外尚有參仲勉蔑曆古伊蘭語轉音說，李亞農蔑曆字音為虛詞說，並立異過甚，非訓詁之法，此皆聲借佹戾之語，以為蔑曆之解者也。（以上第一節）

凡契文彝銘，多用其本字本義，如形聲假借本無其字，而後用之，故象形會意者，造字之本，原義古訓，自有存焉，蔑曆二字，亦如是而已，從來釋之者二十餘家，迄無定訓者，不原之於其本而求之於其末，此所以不得其解也。說文蔑曆之訓義，既不可以解彝銘蔑曆之語，其初義當於蔑①曆②二字結體之中求之，而試之者，釋者雖多，但不過二劉郭蔣四家而已。

劉氏奇觚室吉金文述，以曆為說文讀若函之曆，且論其字形云。

合觀諸篆，从甘从日，皆甘字，非从日也，說文甘作甘，从口含一，一道也，是也。其从田者，變而涉於它字，古文往往如此，其从甘者，甘省也，據許說曆者調味甘美，音義同甘，蔑周語注云：猶滅也，蔑曆者言分其甘也，蔑某曆者，言分某以甘也。

此其分滋損甘說之所由也。郭氏兔園之說，取其音而以讀若為訓，按甘者，契文彝銘，不見其字，說文：甘美含一，一道也，其說解甚迂，俞樾兒笘錄既論之云：

一即所含之物也，至甘苦字，當作苷，苷从艸，猶苦亦从艸，蓋本義專言艸之苷苦，後乃以為凡苷苦之通稱耳，因經傳皆段甘為苷，於是甘行而苷廢，今定甘之本義為含，而甘美字

作甘，从𦬸甘聲，庶各得其本字矣。

按含物亦非必甘美之義，甘字本上一横旁出，蓋此器鎖鉗束之象也。說文「鉗，以鐵有所劫束也」，漢書高帝紀「自髡鉗為王家奴」，注「鉗以鐵束頸」。又與拑通，後漢書袁紹傳「道路以目，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或作「拑」。凡以鉗諸字，如鉗䇞、箝皆鉗束之入為義，而金文曆字所從之曰，下從鉗束之象，其上之ㄩ或從甘，曰，ㄩ，昔戴書之器，其義別詳（參昔戴書關係字說，甲骨文學論叢第四集一九五六，又甲骨金文學論集再錄）。以蔑曆之曆為說文甘部曆字者，釋字既誤，其義亦不得會通也。

郭氏晚作保卣銘釋文，悉改其前說免簋之解，訓蔑曆為無厭，然仍持曆字解云：

蔑曆二字多變體，以曆字為最古，曆或變楚為林或秝，武易

甘為口或田，亦有省厂作音，曆字見說文，讀若函，說者多以為非，謂當从厤聲，然細審此銘，其字从厂从埜（古野字），與毀器小臣𥂴卣貝唯蔑汝曆同，可知殷末周初之文如是作，當是字之正體，則字並不从厤，从厤者乃後來之變體，不能據變體以釋初文，則主厤聲之說不攻自破，字既从厂从埜，甘當是聲，當是壓之古文，亦懸崖于野上，甘或作田者，亦懸崖壓于田野之上，甘或作口者乃省文，甘字本从口，通觀銘文各例，此字殆假為厭，蔑曆者即不厭，或無斁，蔑某曆者不某厭也，蔑曆于某者，下見厭於某也。

此以曆為厭之借字，按說文甘部又有厭字，朱氏通訓定聲，从厭為甘之轉注，章氏文始，又以厭為甘之旁轉孳乳，前人已言之，而郭氏取其說，以為厭壓之字，又假借為無厭之厭。

無厭彝銘並作無斁之斁，例如師訇毁「肆皇帝無斁，臨保我厥周，雩四方」，毛公鼎「肆皇天亡斁，臨保我有周」，其主語則皇帝或皇天，與詩大雅皇矣「上帝耆之」，書多士「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文意略同，其主語亦是上帝，則凡言無厭者，其主語皆皇天上帝，以此解彝銘蔑曆，為「某無某厭」之義，語既不詞，且非旌表下臣勳功之辭，其說殆非也。

於說文字說之外解其字者，有劉蔣二家，劉節云：

按蔑字原是从見作，縱目與橫目同義，現在就要探求見字的用法，見字在甲文裡，也是部族名用，古器中有南姬作叔娊鬲，……可知娊姓部族甚多，自古以來與戎卒同其勞苦，故戎字亦从人从戈，在金文裡這個字寫法不同，大半加一木字在裡面，恐怕穢字之中，已函有林字的音，金文中的曆字，

照小篆的形構，應該从厂，从秝，从日，而在器物銘裡又有从林作的，而从日，也有改从口从田的，大概甲文的㜆字蔑字，每字中各有蔑曆二字之音，金文从秝从林之體合于从二聲的例子，可見蔑曆二字起來比較晚，就是說免去勞苦的曆程，可以安享榮樂，所以古器說蔑某人曆之後，都有所賞賜，足見蔑曆一語函有二義，其反面實即命語追休之意，於是蔑視與蔑如二語也由此引申而出。

按卜辭之例，有以㜆為神名者，又有以為部族名者其用義本與蔑曆之蔑有別，劉氏混諸義而為一，故其說支離，解字之法，不得如此。字義不明，則文義亦不可從而得矣。

蔣氏有保卣銘考釋，其文中論蔑曆之義最詳，「蔑和伐為一字，有自明功善和明人功善二義，「曆」即歷史的歷本字，「蔑曆義為

自明歷來的功善；「蔑歷」義為明他人歷來的功善；「蔑曆于保」義為王明保辟來的功善。各章分說，其要云：

朱駿聲以伐為蔑的音符，雖非確論，但正可見蔑和伐聲音的相通，再從蔑伐的字形來看，兩字都為人旁植戈形，在結體時，有所植戈的搓和人形稍有距離的，施行打擊征伐等動作所獲得的結果是有了功勞，功勞是光榮的，很容易掛在口頭自我宣傳，故又孳生自明其功，論語憲問集解引馬融說，「伐，自伐其功，」即是其例，人旁植戈形的蔑字，人形作努目揚眉狀，正有人目明其功時，眉目飛揚的狀態，將自明其功善的範圍更擴大一點，則明他人的功善也謂之伐。

歷字實從口，從厤，厤亦聲，義為時間方面的經歷，歷字在甲骨文作楚，說文「秝，稀疏適秝也，从二禾，讀若歷」，這使我們知

道林的從二木，是因木和木之間，行列疏朗，故用以象徵歷歷可數之義。禾字和木字，古文結體相近，禾應生於田中，故或增田於厤而成曆，表示這「歷歷可數」者孳生於山崖旁側的田中；禾應生於土中，故又或增土於厤而成壓，表示這「歷歷可數」者孳生於山崖旁側的土中。厂僅在表明這「歷歷可數」者孳生的地位，增田或土，也僅在表明這「歷歷可數」者孳生的土地，經歷既屬過去，傳述有賴口舌，故或增口於經歷義的厤，以求經歷義的益加顯明，遂孳金文中從口的諸曆字。曆是時間方面經歷的本字，曆傳乎口，故從厤，從口。

以蔑為伐閱伐旌，以曆為經歷功善，其義則近焉，然其於字說，如兩木山崖旁生，推衍郭說，而更加誕人旁植戈，曆傳口舌，本非其字形，又非其字義，此亦不原之於其本，而求之於其末，是

以不能得其朔者也。（以上第二節）

說文苜部「苜，目不正也，讀若末」「瞢，目不明也」「蔑，火不明也」「蔑勞目無精也」，部中四文，皆以夢夢望羊為義，諸文聲義相通，蓋其本一元，諸文皆自苜而出，苜者眉，即媚也，神之所使，謂之夢，說文夕部「夢，不明也，从夕瞢省聲」，繫傳云「當言瞢亦聲」，不知夢字為其本，他字為其孳乳，周禮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字作寢，人在宮牀上而夢，契文有人在牀上，為魘夢之狀者，其字蓋說文鬼部所新附魘字初文，卜辭云：

乙丑卜，㱿貞：王魘，隹祖乙。 乙·五二六五

王魘，隹妣己。 乙·六一四四

戊午卜，韋貞：王魘，隹岳。 鐵·一四八·二

此周禮所謂畏夢懼夢之屬，故占夢以卜之，堂贈以祓之。

夢魘者，蓋媚蠱所為③，媚蠱乃古代巫術之一，故卜辭云：

乙未卜，般貞，王魘蠱 綴合三〇一

貞，王禍，隹蠱，貞，王禍，不隹蠱 綴合二八六

此婦人媚蠱之事，參看媚蠱關係字說（甲骨金文學論叢第四集（一九五六））又甲骨金文學論集再錄其起也遠矣，媚字从首从女，子媚爵銘有其字④。媚蠱者，呪祝女巫，藉蠱靈而以行之，凡古代為呪祝者，多加以呪飾，媚者蓋加呪飾於眉上，以自標異，而行術媚之事，所謂巫蠱者，凡望術呪祝之事與焉，雖在戰役之際亦然，故般有望之禮，卜辭云：

庚寅卜，般貞，勿眉人三千，乎望呂方 南．南．一、六三 外編一〇七

此使眉人三千，遠望呂方，為望氣厭伏之事，又云：

壬午卜，台貞，王令多眉，御方扐口 後．下．四二、九

此使多眉，御祀方于某地，御即禦，此禦亦為軍禮，乎望與御祀，

皆用眉人，媚飾之人蓋媚女巫蠱，故於卜辭，胃外方來寇曰來嬉，其文云：

貞，乙來嬉自方 續四．三三．二

允出來嬉，曰：邑方 南明一四六

此其例也。左傳定公四年：「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其在古代，釁鼓以從者，或為媚蠱女巫之屬，故來嬉之字亦從女。蓋古者媚女在軍頭，擬鼓先行，是以戰而敗也，媚女首受戮，所以滅其呪力，瀆其憑靈也。以戈加媚女，其字為蔑，彝銘蔑曆之蔑，即其初文，而字之初義，亦寓在其意象之中。

古者軍行，祈於天地社稷，而後敢發，周禮春官大祝云：「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又禮記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

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又左傳於禘和之辭常云「徼福于敝邑之社稷」，此雖周末彌文之禮，然可以見在古時征旅，皆奉其神靈而行之，而奉靈載行之者，乃巫祝之事，是以敗軍之際，巫祝者先受其戮，以弋加媚女，其字為蔑，而伐蔑蔑無蔑陵之諸義，由而生焉，彝銘蔑曆之蔑，即其初文，蔑者其隸釋字也。

彝銘蔑曆之蔑，字或作䅬⑤，說文禾部「䅬，禾也」，此後起形聲之字，其義無至於彝銘䅬曆之䅬，䅬曆之䅬從禾，猶曆字從兩木而作，釋者多以禾為木朶，不知䅬曆二字所從之禾，所謂兩木軍門之象，非禾黍之謂也。

彝銘從禾形者，䅬曆二字之外，尚有休字，說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庥休或从广」，金文休字⑥，又有從禾而作者，高田忠周古

籀篇，誤分為兩字。彝銘用字例，有「遣尊」「遣對王休」，「罠卣」「揚王姜休」，「師望鼎」「王用弗忘聖人之後，多蔑曆錫休」，「效卣」「王錫公貝五十朋，公錫厥順子效王休貝二十朋」，史頌鼎「休有成事」，其義為休寵，為休錫，為休善，而無用休息之義者，故古籀篇分以為兩字，蓋休息乃後起之義，休之初文，亦當从禾而作，禾者軍門之象，故軍門旌表，謂之休。

其字彝銘或有用宣者，令毀云「令敢揚皇王宣，丁公文報，用頵後人享」，令敢展皇王宣，用作丁公寶毀」，又令彝云「作冊令，敢揚明公尹厥宣，用作父丁寶障彝，敢追明公賞于父丁」，郭氏大系令毀條云：

宣字兩見，當是休之異文，休字金文作休，从禾从人，言人于稻草上休息也，許書重文作庥，复从广，从广與此从宀同意，

此之亙蓋象臥榻。

休室二字，郭氏均以踏藉禾上，臥息榻上之義解之，古人於事敬慎，何以禾上或於宮寢之中，敢取一時偃蹇臥息之所乎？堂即宮字之異構，而休之假借而已。

說文又有禾部，「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繫傳云，木方長，上礙於物而曲也」。此蓋以稽字義解之，說文稽部，「稽，留止也，从禾从尤，旨聲」，繫傳又云，「禾，木之曲止也，尤者異也，有所異處，必稽考之，考之即遲留也」。按此皆望文之說，稽之从尤，猶就之从尤，尤犬牲也，就者京觀既成，犬牲以釁之，稽者軍門既設，犬牲以釁之；旨即詣之初文，幕招迎神，靈乃詣焉，所以為稽考也，然則禾者禾之異體，禾木形近而義同，京觀之就，軍門之稽，其取象也亦相近，故彝銘圖象，有京上立禾形⑦，又有軍門上二禾並立

者(8)

周禮夏官大司馬「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古書中有西和門、交和、兩和、左右和之語，戰國策燕策「景陽乃開西和門，遣使於魏」，又齊策「秦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孫子軍爭篇「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曹注「軍門為和門，兩軍相對為交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李悝警其兩和曰，敵人且至」，字又作「龢」，國語吳語「壘軍括和」，後又作「桓」，或「華」，桓表、華表，蓋其遺制，參看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五天，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條，劉師培古本字考（左盦外集卷七），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卷上釋咊條，小著說文新義卷二上和字條。禾即軍門，口者契文金文作𠙵形，此載書盟誓之器，故軍門謂之和。

休字所從之禾，即軍門之象，此義既明，而穢曆二字從禾之義，可得而說，穢者軍門伐娟，示其有軍功也，故字為旌表軍功之

義，謂其加旌表為休，休亦謂軍門旌表，故以休寵休錫為字之本義，字又從广，延禮以行之，猶楚之作歷，敔之作厤，說文云「厂象對利高屋之形，軍行之際，設舍賓賑，謂之官，自郎賑肉之象人謂之館，麻錫禨曆之禮，或於館前兩禾之間行之，故字又從厂，則厂者非懸崖旁側之謂也。

曆字從曰，從曰者為本形，其作甘者省，甘者載書之器，甘中有載書，謂之曰，字或上橫畫稍啓開，曰者閱書曰述之義，說文以為口氣上出之象，非也，以手留開其盖，謂之留，說文以為氣出之象，亦非也。參看載書關係字說

拱館前兩禾之間，載書以告，旌表軍功，此功歷之意，加曰者，載書以告之義。曆字或秝下有土者，郭氏釋為壓，云「亦懸崖壓于野上」，然無所取義焉。壓音犬牲以禱告於社，用者貪包肩肉之

象，此望祈厭伏之禮也。曆字中之象亦即社神，周禮大祝「大師，設軍社」，禮記王制「宜乎社，禡於所征之地」，卜辭於帝乎東征夷方之辭，其所經歷，出入卜之，踐土以祀，歷字從止，或即此踐土之禮，曆字林下之土，亦即其社也。

彝銘中所見曆字數十文，其從田形者僅見封設（三代吉金文存卷八第四十二葉。器蓋二銘，字跡漫漶，疑皆偽。蓋或器有粉本，書以作之。）一例，銘蓋疑，郭氏又云「亦懸崖歷于田野之上」，此據其異構殊形，從而又為說者，其或作田形者，蓋倚觀器形，取載書蓋藏之狀，即所謂金縢之象，而非田野之田也。

凡郭氏所說，初釋以來，改易數次，既以休為禾上踏藉之意，以蔑曆為免胄解甲，以曆為從甘之曆，讀為函，又改其字形，以為「从楚，从田」之字，讀為厭，展轉之後，終釋為無厭，而古語蔑曆之

義。遂晦焉，其他諸家所釋，亦尚未有原其字形之朔，求其字義之所由，剖析文義，而疏通之者。

余曾作蔑曆解一篇，載之於甲骨學誌上，爾來二十又五年於此，此篇所述，其旨大略，載在前篇，嚴氏一萍，又著蔑曆古義，上介紹甚勉，事亦在十八年前，其後為蔑曆解者又數家，然未有以戩媚伐旌，單門策勳之義，解蔑曆二字之形義者，且其字說，殊多外誤，余故作續考，併而再論之。（史語所集刊第五十一本第二分三三七—三四七頁再論蔑曆）

孫稚雛曰「蔑曆二字，金文中所見近四十例，自清代以來，考釋者各異其說，蔑或作欃，曆或作曆、曆、曆等形之字，可分用，可合用也，有只用一蔑字的常見的用法是某蔑某曆，或蔑曆，後者當為被動用法，師遽方彝說「王在周康寢，饗醴，師遽蔑曆，友。」與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晉侯宥」文例相同.否即宥.師遽顯然是受命者.「師遽蔑曆」即師遽被蔑曆之意.

「蔑曆于保」與「廬羌鐘」「賞于韓宗.令于晉公.昭于天子」.龍口母鼎「龍口母商貝于後」(商周金文錄遺七七)文例相同.由於介詞于引進了行為的主動者,被動的意義就更加明顯了.所以保不是被蔑曆者.陳夢家說「蔑曆於保的主詞應為王」,謂王蔑曆保」(西周銅器斷代一、一五八頁)是不正確的.

至於蔑曆的含義.蔑當讀為伐.是誇美的意思.曆指經歷.這種解釋.唐蘭.黃公諸.徐中舒.陳小松.劉師培.彥一洋等.均有所述.(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一九九頁保卣銘文匯釋「蔑曆于保」)(2725)

任仕謙曰第十五.十六行.「播夙夜不墜.其日蔑曆.播弗敢沮」

按播不是史官.他自稱晝夜都要戒慎恐懼.蔑曆一辭.自阮元

以來若孫詒讓直到最近唐蘭先生釋者數十家，迄無定論。解釋古代解彙應該顧形聲義，使之密合無間，而且這個解彙見於許多銘文，應該在每一處都能通釋才算完全正確。如果穿鑿附會，轉失真意。黃公渚先生釋襄卣（周秦金石文選）謂「蔑曆即閱曆，蔑與伐同，即伐閱之意，曆，謂所積之功也」唐蘭先生蔑曆新釋一文（文物一九七九年五期）亦重申此意，並多所闡發，但我總覺得用來解釋某些銘文，似乎不大切合。例如①[illegible]卣（三代吉金文存卷一三、一三頁四二）「子光賞[illegible]二朋，子曰，貝唯廿，蔑女曆，[illegible]用作母辛彝」這個器是殷商晚期之器，看來這個辭來源甚古，此句若釋為「伐女閱」，祇好解釋②師望鼎「聖人之後，多蔑曆錫休，望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③次尊「公姞令次嗣田，厥次蔑曆，錫馬錫裘，對揚公姞休」④趩尊「錫趩戠衣、載市、冋黃、旂，趩拜稽首，揚王休，對，趩蔑曆

⑤寅簋「王蔑寅曆，錫貝十朋」。⑥師艅殷「艅拜稽首，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耇，畯在位，艅其蔑曆，日錫魯休」。⑦敔殷「敔告禽馘百、訊卌，王蔑敔曆，使尹氏授釐」。⑧「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征兄六品，蔑曆于保，易賓」。⑨長甶盉「穆王蔑長甶，以來即井伯，井伯氏演不姦，長甶蔑曆，敢對揚天子不顯休」（以上①－⑧見三代吉金文存，⑨見考古學報一九五五年九冊）。⑩墻盤「其日蔑曆」，⑪瘐鐘「王對瘐身楙，易佩」，楙與蔑音同，通用，以上所舉十一例如以「簡閱其所經曆之功伐，而予以賞賜」解釋，或如唐蘭先生所云「蔑曆」一語的曆是家庭出身和本身經歷，當然包括功績在內的，就是伐美的意思」，用這種意義來解釋上面所引十一例，似乎都有些不很恰當。阮元謂「按其文義，皆勉力之義（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五）。昔王靜安先生曾謂「文無古今，未有

不文從字順者（觀堂集林卷六）蔑曆一辭，若輾轉探求，反失其意。如就十一例之文義通讀之，以阮元之說為長，如⑦⑤⑦⑨某蔑某曆，即某勉勵某人之意，②③⑥⑧⑨蔑曆，即某人自己勉勵自己之意，如為王蔑曆臣下，蔑曆之後必有賞賜，或賞賜以後，對之勉勵，如作器人自己勉勵，那麼就沒有賞賜物，有賞賜品的是物質獎勵，沒有賞賜物的是口頭獎勵。用此種意義來解釋銅器中有蔑曆二字的銘文，皆能通解。如墻盤這幾句話的意思是牆自己時時刻刻都不敢懈怠，其有期望之意。就是要求每日每時都要勉力，不敢稍有沮喪，𤼈鐘「王對𤼈楙易佩」楙同蔑，即王對𤼈勉勵並賜他佩，按蔑曆一辭，晚周的銅器，就很難看到，這也可以作為銅器斷代的一個條件，穆王時的長由盉，先用蔑，後用蔑曆，到了共王時的𤼈鐘，由蔑變成

楙可能以後變成了勉曆字可能變為勵字後來勉字勵字都

單獨使用書皋陶謨「悖敍九族庶明勵翼」傳「厚次九族則衆庶

皆明其教而自勉勵」左氏傳用勉字極多如「吾子勉之」「子其勉

之」之類直到後世「勉勵」一辭又重新出現後漢書梁形傳「霸

書勉勵」此辭直到現在仍在沿用（古文字研究第五輯頁一一

〇一一一二頁微氏家族銅器群年代初探牆盤「其日蔑曆

〈2309〉

〈2298〉「觀穫曆白伯大師不丕自乍作小子」〈2309〉「其日蔑曆歷

羊 0496



羊

鼎父 <0910>

771



<0679> 亯彝

<又2>「女如載馬羊呂以出内入闌(關)」<又46>「羊百」<又273>「羊父辛」

<鄴332>「燕其馬年羊角」

0497 羑

羊 α

羨

宗角

(1866)

6338

「東京羑裘」

0497A 靯

[革氏] 衛鼎乙〈X338〉

唐蘭曰原作瓶字：从氏，與氏通。公羊（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九年衛鼎）〈X338〉

〈X338〉「舍盍冒梯[革氏]皮二」

515-44

20A

0498 



羣 子璋鐘



中山王 譽鼎 〈2287〉

〈2289〉「墨早棄羣臣」〈2293〉「女汝順其用鄉饗乃辟軝侯逆𨒅出

內事使人」

0499 美

a

〈2286〉「固載所美。」

美 美

〈184〉

中山王 嚳 壺 〈2286〉

 a

雔 文錄<1149>

 b

觚 卯 <0718>

b 赤塚忠曰：「[glyph]雖作一字，然據[glyph]（如殷文存下一七，三代一二，三）[glyph]（巖窟上五三）等字之存在，則[glyph]即雔為一字也。乃意指某種官職之種別者也。卯又為一字，據亞卯（續殷文存六、三）卯尹（同上二四、三），蓋為官名也。卯，劉也，即剖犧牲之事之意也。故為在祭祀時司殺剖犧牲之事之官職也。[glyph]卯為雔卯之合文，依此蓋為一官之意。又續殷文存有[glyph]爵（一八、二）之記號之著錄。加藤博士以音為主而讀作醜劉（亨神事之小人之意也）。此為卯之任雔卯之職者之作也。」（殷金文考釋第二〇——二一頁）

雔卯卯觚（4） 林潔明譯 <0716>

周法高曰。此條容庚分爲二字，一爲「雖」字，一爲「卷」十四1873「卯」字

0505 

 a

 b

集 从隹在木上說文[illegible]

省作集

作父癸卣〈2615〉

 c

毛公鼎〈0680〉



鄂君啟節

舟節〈22〉



同上

車節〈23〉

〈又3〉「大攻尹脽台以王命命集△尹𢝉𥻗」

〈又100〉「命集△尹𢝉𥻗」

〈又628〉「𣲡小𠒤集△集毋乙」

〈又2〉「大攻尹脽台以王命」

〈又369〉「𣲡小集△毋乙」

「集△脰」



0506



a

鳥

鳥且癸簋 <1145>



b

子□弄

鳥 <3027>

<2267>「利虎鳥止利玄鏐之□」

<2695>「鳥壬𠈌乍作尊彝」

䨏 鳳

中方鼎三〈大2〉

郭鼎堂曰：「中乎歸生鳳于王」語乃被動調，言王呼饋中以生鳳

也。鳳字諸刻詭變亦甚，劇僅嘯堂第二器作䨏，尚存其形似。

案此與卜辭鳳字之作䨏（通纂四九八片）者同，乃从奇鳥形凡聲，本

即鳳字，卜辭段為風。本銘言「生鳳」，自是活物，或說古人所謂鳳

即南洋之極樂鳥，土名為 Bos/ock，鳳即 Bos 之對音，似近是（兩

考一八頁，中甗「中乎（呼）歸（饋）生鳳于王」〈大2〉）：

唐蘭曰：「鷬為鳳的象形字，但卜辭借為風雨的風。廣雅釋詁三

『風，告也。』後起字作諷，說文：『諷，誦也。』」（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八六頁

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六、中方鼎二、中方鼎三

「中乎歸生鷬於王」〈大2〉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四八頁鳳字下收南宮中鼎乃宋

安州所獻六器之一、



鳩

越王句踐劍 <2140>

周法高日古文字字形表一四八頁鳩字下收此字，說文卷四上鳥部「鳩，鶻鵃也，从鳥九聲」居求切，越王句踐劍「越王鳩淺自作用鐱」鳩淺與句踐一音之轉。

<2140>

「越王鳩淺自作用鐱」

 鷬 說文或从隹 七

归父盤 〈0931〉

 文字表

文盤 〈0832〉

 中山王䜌鼎

邦難新親 〈2289〉

白川靜曰難說文曰鳥也从鳥堇聲段注補曰難鳥也从字為堇聲而聲不同也御覽卷九二七引符子曰

晏嬰云有鳥曰金翅民謂為羽豪其為鳥也非龍肺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不充生未幾何天其天年而死

雖為架空之傳說然可知其因此而名之曰難鳥也文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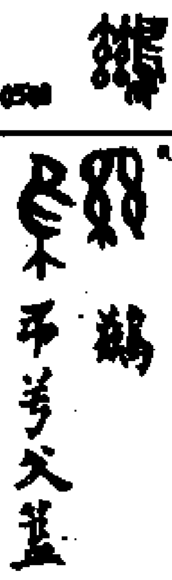
从鳥堇堇古勤字鳥生養哺育之事多難故鳥勤為難

此說亦近於傅會通訓定聲謂字或為暵之省聲錄重文一古文三皆从堇字無用作鳥名之例其初義蓋非鳥名仍當為含有艱難難易畏懼之意之字也齊太宰盤金文集四三三叔夷鐘銘有

盨命難老之語字似从黃字形及季良父壺（三代一二·二八·二）中所見之字形亦同若其字形不誤則黃蓋鏑矢之象也以鳴鏑而使鳥畏憚者也故有難之義卜文中有含有矢鏃之鏑形之字鳴箭弓之彈字亦見于卜文从難之字有承其義者儺為大儺旁磔之意然乃祓惡盨之禮也以字為堇聲堇聲亦遠當為會意之字也」說文新義卷四上七五八頁林潔明譯

〈0281〉「此易言而難行施也」

〈0287〉「哭鄰邦難親」



弔莽父簋 (1278)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四八頁䜌字下收此器與強運開說同見金文詁林本條下引楊樹達與容庚釋為䲨是也

0509 蔦



于省吾曰：「甲骨文有「乎多☐射雈．隻」（續存上七〇五）之貞，又有「不其乎多☐隻射雈」（簠游一三〇）之貞。雈字，王襄誤釋為雈，甲骨文編未收，續甲骨文編誤列入雈字中。按雈字作，上从弋，下从隹，即蔦字的初文，古文从隹从鳥每互作。它和雈字構形截然不同。商代金文蔦字屢見，蔦觚作，且辛卣作，蔦卣作，均係从鳥弋聲。此字也見它器，不備錄。王念孫謂：「以諧聲之例求之，則當從鳥弋聲而書作鳶。鳶字古音在元部。古從弋聲之字，多有讀入此部者。故說文閔從弋聲而讀若縣，庡從弋聲而讀若環。蔦之從弋聲而讀與專切，亦猶是也。」

（廣雅疏證釋鳥）按王說甚確。總之，甲骨文蔦字只兩見，又久被湮沒，故特揭出之，加以辨解（釋蔦已詳古文雜釋，因此字見諸契文，故加以訂補，寫成本文）。（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三二五頁釋雚）

吺[a]

鵯 說文所無玉篇鳥名驩兜 古文尚書作鵯吺 沈子簋 4330

[a] 白川靜曰：乃二人稱也。多用于領格。此處謂其先考也。因而鵯乃對沈子之修飾語也。郭氏曰：

鵯通驩。鄭季宣殘碑及尚書大傳鄭注均以為驩兜字……此乃鵯與朕吾考對文。蓋假為貊。爾雅釋獸貘子貊，猶後人言豚兒犬子也。說為汝和順之子亦可通。

鵯為驩之古體字。據漢碑古文尚書中所見可知也。集韻亦舉其字。然以此為貊之假借並無根據。孟子盡心上驩虞如之意亦可通也。蓋為合乎祖考之意也。效自厥順子效宗周鐘余順孫等為相同之語例也。（金文通釋第十五輯十二頁七八也）段

林潔明譯
<1371>

⿰馬⿱八頁 說文所無。中山王嚳壺「不⿰馬⿱八頁辨大宜義」〈0286〉 又云「不⿰馬⿱八頁辨逆悉順」〈0286〉

張政烺曰：「⿰馬⿱八頁，从鳥，⿱八頁聲。⿱八頁，从頁，八聲。八字見《說文·八部》「八，分也。从重八。八亦聲」。按《說文》貧从分得聲，而金文貧下部多从⿱八頁（金文編一八七頁，字號四六九），與此相同，知⿱八頁讀若頒（頒在幫母，八在黠韻，平入對轉），則⿰馬⿱八頁當是鳻之異體，在此假為辨。」（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五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壺銘「𢾊（適）曹（遭）郾（燕）君子徻不⿰馬⿱八頁辨大宜義」〈0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銘文寡人之寡寫作𡨦（二一行），即此字所从⿰馬⿱八頁當是雇字之異體。銘文讀為顧（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七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0286〉

趙誠曰騶，从馬芻聲（芻字兩器均用作㕰），此借為顧。顧芻雙聲故可通假。張政烺以為騶所从的芻，即从頁分聲的頒字，而騶字當是《說文》鴉字的異體，在此借為辨。不顧大義是明知故犯；不辨大義是非不分。兩者雖有差別，從上下文義來看均可通。（古文字研究第二五〇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不騶（顧）大宜（義）」）〈2285〉

周法高曰朱義讀騶為顧非是當從張讀。

〈2286〉

「僑適曹遭鄄燕君子噲不顧辨大宜義」

 鳥 毛公林鳥厗〈60〉

 二戈方彝〈又349〉

 中山王譽壺〈又288〉

 鄂君啟節舟節〈又8〉

趙誠曰：鳥，即於，與《說文》烏字古文形近。（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一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外之則將（將）速（使）堂（上）勤（於）天子之廟（廟）」〈又288〉」

〈又3〉「呂以毀於▵五十乘之中」〈又2〉〈又3〉「大司馬邵陽敗晉帀（師）於▵襄陵之歲」〈又2〉「則政（征）於▵大廣（府）」〈又122〉「□□餘□□王〔□〕於▵戊」王者（旨）於▵賜」〈又67〉「估俱盈菫於▵如於▵興余」〈又929〉「公歸鬻於▵周廟」〈又286〉「外之則將（將）速（使）堂（上）勤（於）天子之廟（廟）」〈又286〉「而傒退與者（諸）侯齒長於▵會同」〈又286〉「則堂（上）逆於▵天」〈又286〉「下不（怨）順於▵人施（也）」〈又286〉「將與處君並立於▵世」於▵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0286〉「菌壞長於遺會同」〈0286〉「於鳴虖呼」〈0287〉「於鳴虖呼」〈0287〉

「蔓與其沕溺於人施也」〈0287〉「粤沕溺於淵淵」〈0287〉「閑於天」〈0287〉

下之勿知」〈0287〉「猶粮迷惑於子之而込以其邦」〈0287〉「而皇況

才在於学少」君虖呼」〈0287〉「於鳴虖呼」〈0287〉「於鳴虖呼」〈0287〉「

於鳴虖呼」〈0287〉「於鳴虖呼」〈0288〉「於烏虖乎」〈0293〉「烏鳴虖呼

」〈0294〉「烏虖」〈0349〉「烏鳴虖呼」〈0349〉「或曰烏鳴虖呼」

0515 睗

[seal glyph] a 睗

吴方彝〈2444〉 [seal glyph] b 師虎簋〈4316〉(?)

[seal glyph] 十三年瘋壺〈9723〉

〈又4〉「易(錫)女(汝)赤舄攸勒」

〈又133〉「赤舄、戈琱戟彤沙(緌)攸(鋚)勒」

〈又98〉「赤舄□□」〈又357〉「王乎(呼)乍册尹册易瘋畫宷(?)新(?)三(?)朱(?)赤舄」

〈1358〉「黹(?)業(?)舄、踊(?)(?)二」〈又367〉「易(錫)女(汝)赤舄攸勒」

馬 中山王嚳壺

「不羕祥莫大焉」<9286>

<9286>「不羕祥莫大焉」

<9286>「明太之于壺而旹時觀焉」



白川靜曰畢郭氏之舊說以為乃召之名在今彝中稱為矢令或矢又或稱作令者相同然其後刪其說揚樹達氏以金文之言賜土者有余土杞土等例故以此文應讀作畢土方五十里陳氏句讀亦同而陳氏以畢即周本紀贊魯世家中所言之畢孟子離婁中之畢郢亦即魯世家正義所引括地志中所見之畢原者誠如此則為王畿之畢據史記集解中所引皇覽則為文王武王周公之陵墓所在之地王室以此畢陵墓之地作為采地而賜予他人之事一般而言為難以想象之事因此陳氏以為王以畢賜之之召非畢公高莫屬文王之昭之畢公乃領有先世陵墓之地者其說已引述於前其說謂召與高音義相

近以卲公奭者即畢公高若本器之召即畢公高則是召卣銘中文王之昭畢公以伯懋父受賜賞以其身分關祿及時代觀之皆為不適當之說上文已述以召為召公奭之說難以成立其說封畢公即召公說亦可適用若以畢土二字連讀則下文乃成「方五十里」乃言賜土之廣度陳氏云

畢在周京畿內方五十里已不為小由畢公封地大小可推測周初封地亦近乎此王制所說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又說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廿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以五等爵分配大小自屬後世追想之制但由此記載亦可知傳說之封地通常在五十—百里之間

即以銘文乃言封建五十里之國之事

郭氏之舊說中則以為子男五十里之制乃後世儒家據此種文獻之誤讀而生之謬說以為此句應解作「乃謂賞畢以土方之邑里五十」謂「正為周初施行井田制之一種佳証」云雖不明其五十里何以可作為井田制之証總之郭氏全部推翻以畢公即召土方為國名之舊說

若以受賜者為召畢者本為地名若肯定方五十里所謂子男之制則土方亦當為地名不過在解釋上可有「畢土方」與「畢土方」二解

畢除陳氏所言之文武陵墓之地之外尚有其地據書序有「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公在康王初年居成周之郊故其地稱為畢畢之辭中亦可見作為族名

貞畢受年　乙·五六七〇。

貞事人于畢　戩·二六·一〇。

丙子卜正畢　續存六五六

等之外尚有記納龜之甲橋刻辭乙·三四二七·四六九六·八〇八七等為河滂之族也然其地望不明

卜辭中又有稱為畢者殆即為出自殷王室之大族从有關之卜辭觀之其地蓋在殷都之西方近於河內之地此一畢與召方有交涉之事實為可注意者

甲辰貞畢以衆甾伐召方受又　粹一一二四

丁亥貞王令畢衆甾伐召方受又　摭續一四四

辛卯貞畢以衆甾伐召方　京大二五二三

召方在當時河南西部蓋即洛淮之間殷命畢伐之在河內方

面有殷室田獵之地其中亦可見召之名若以此召本即在召方之舊地則召方者乃被殷奪去其河內之地而屏息於河南者召方在殷周之際對周而言為有相助創業大功者此亦實為歷史之事實。

召方之後不必說固由召伯父辛召公奭更有本器之召等繼承故將畢之舊地賜與召實為大有因緣之事(金文通釋第九輯四八一至四八二頁四五[illegible]圜器林潔明譯)

9 白川靜曰畢公陳郭二氏並以為乃文王之子尚書顧命中所見之畢公者也即以為乃畢公高

畢之名數見于彝銘

1. 獻簋 十枻不黯獻身在于畢公家受天子休

2. 釁圜器 休王自穀使賞畢土方五十里

3. 段段 王在畢烝戊辰曾 王蔑段曆念畢仲孫子

4. 望段 令望死嗣畢王家

其中之2.當是與土方連稱段之畢氏之地 3.因王在其地行烝曾之事蓋為王截陵墓之地 畢仲殆即宰頵其地者 1.乃在陝北保安出土作器者乃畢公之家臣畢公或即畢仲畢之地中亦有王之所頵之地 4.為命其地之宮室死嗣之事畢為周之同宗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中列為「文之昭」之一亦見于史記魏世家中蓋為王族之一而掌管王陵之地之畢者也」(金文通釋第九輯五一五頁五〇史臨彝林潔明譯)(1275)

〈又196〉「工貞誥畢公」

〈又197〉「畢人師同付永畢田」





棄 散盤 〈2927〉



古文作弃

中山王譽鼎 〈2287〉

張政烺曰：弃《說文》古文棄。《古文字研究》第二二四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曩早弃棄羣臣」〈2287〉

〈2287〉「曩早弃棄羣臣」


a

冓冓卒〈1827〉


b

尊孔为媾〈2921〉

厚乎多父作婚媾

白川靜曰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以爲構積材木之象繫傳雖加上小也之正訓然正如校勘記所云乃將其下之幺小也之訓誤入者也段注解字爲屋架之構造鉤心鬥角之象也句讀曰

交者屋材結構必相交也積者架屋必積衆材而成也此字乃五架之形但未作棟耳四橫屋之前後四廩也四直椽也中丨以見屋之前後相牽連非其數止於一也

以爲架屋梁之象冓架爲雙聲之字然字非架材之象也通訓定聲以字爲算木交加之形曰

按以木相加也古算經壞十冓冓十潤用以紀數古觚算亦

取橫直交加之象後人以冓為之即結冓冓造字然字非橫直交加之形也又李氏集釋以為乃二魚相合之象而無所取義李氏亦承認在冓冓之字形中其說有難通之處郭氏則有篝形說然不能解釋上下對交之字形則屬相同孫氏之文字學下二六以為象兩干對交之象亦與字形不合字恐為冓之形上下相連者也冓字上部之一畫乃示其相連之處者也其初形與冓字相近據甲金文之字形思之其形似為紡錘之紡具即梭之形也結末之末端散於左右其繫兩冓者蓋為表示某種意義之禮儀者也字蓋與婚媾之媾有關淵源曰

兩人彼來此往相遇途上猶交積材也

謂其後分化架屋為構婚媾為媾云然卜文之字形非木交積

之形也婚禮之際至今亦有用繡紐等種種祝福之紐表示其結紐之縫合者蓋冓之字形也故絲數曰稱禮記月令有稱絲之語其初文為爯即舉紡具之形也金文有从冓見之字溝用於神聖之禮之際作為拜跪祝禱之對象也恐為婚媾之意之字从爯冓之字形之初義大概皆可以此意說明之說文新義卷四下七七七—七七八頁林潔明譯

 a

驫羌鐘 唯廿又再祀 (00157)

 b

陳璋壺 陳旻 再立事歲 ([illegible])

「陳喜再立事歲」

B21

a



爯 爯簋〈4231〉



㠯有𤔲爯鼎〈2698〉



衛盉〈2036〉



鈇簋〈4290〉

張政烺曰：「爯讀爲稱，爾雅釋言『稱，好也』，普通話說適當也。」（同上）

王胡簋釋文「爯（稱）盩（調）先王宗室」〈4290〉

吳鎮烽等曰：「七五年與賀家村相鄰的董家村出土的窖藏青銅器中有一件榮有司爯鬲，除『齋鼎』作『齋鬲』外，銘文與此全同。當爲榮有司爯同時所作之器。鼎銘可證鬲銘中的『鬳』字爲分書。鬲銘可補釋出鼎銘殘損處係『爯』『用』二字。」（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圖版說明一六四榮有司爯鼎）〈2698〉

〈又176〉「左角△酒廿四」

〈又177〉「右角△酒十七」

〈又178〉「三家口右角△酒」

〈又179〉「右角△酒十五」

〈又180〉「右角△酒」

〈又181〉「左角△酒八」

〈又182〉「左角△

酉廿八」〈2183〉「右角△酉廿一」〈2290〉「角△稱盤調先王宗室」〈9336〉「

王角△旂于手」〈9187〉「焚燓又有嗣司角、卜作鬳旂鼎」

0521

8 a

文癸詩 <1151>

<又151> ｢易錫女汝幺衣黼黹純｣ <又417> ｢幺玄衣｣



幼 或从人子幽聲

中山王嚳鼎〈2287〉



禹鼎「勿遺壽幼」〈678〉

張政烺曰：學，从子，幽聲，讀為幼。《老子·道經》第二十一章「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作㴨，知學幼音同。（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二四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illegible]寡人學幼踵（踵）」〈2287〉

趙誠曰：學，从子，幽聲，當即幼字，幽幼音同而通。（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五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寡人學幼踵（童）未甬（通）智」〈2287〉

〈2287〉「[illegible]寡人學幼踵（踵）」

88[a]

丝 莘乳为蘇为蘇此也永保箕子孙宝

䜌刑受丝休与易曾受蘇介福用义〈1380〉

〈3133〉「述 … 廿 叏」

〈2697〉「爭庚丝△ 㸚 乍 作 𨚔 厥文考尸夷弔叔齊𥂴」

「尊。彝」


c 伊簋〈1371〉


d 曾壺〈2834〉


史牆盤〈又309〉

李學勤曰「青讀爲靜，幽說文「隱也」，兩字義近，都見于謚法，幽本非惡謚，一些研究金文的著作都已指出」（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三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青幽高且」）〈又309〉

戴家祥曰「幽有隱義，荀子致仕，衡聽顯幽，楊倞注，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壅蔽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三頁墻盤銘文通釋「青幽高祖」）〈又309〉

周法高曰「唐蘭語譯「青幽高祖」爲「安靜的隱居的高祖」」

〈5299〉「師𡘧肇乍下朕剌烈且祖號季寬宄公遣叔」〈5300〉「用乍作

朕文考遣叔寶𣪕」〈5309〉「青靜遣啻且祖」



幾

荊伯簋 <138>



幾父

壺 〈28〉

白川靜曰：幾，微也，殆也。說文釋之曰：从𢆶从戍，戍，兵守也，𢆶而兵守者危也。繫傳作微殆也。訓義甚多之字也，經籍纂詁卷五 三五 二六列出近五十個訓義。字亦見於金文，然用為人名，無可以知其古義之例。段注於微也之訓曰：

繫辭傳上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又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曰：幾，神妙也。

至於殆也之訓，段注又曰：

歺部曰：殆，危也。危與微二義相成，故兩言之。今人分微義為上聲，危義為平聲。

關於字形，則如說文所云，以戍，幽深之處之意也。危、幾之義

由此而生云徐箋則以字為譏之初文曰

戴氏侗曰幾从戍疑本為幾察之幾𢆶省聲謂戍守者當察於物色幾微之間也周禮曰幾其出入又曰幾酒謹酒此幾之本義也因之為幾微幾近庶幾希之義借為幾何之幾

灝按戴說是也孟子關譏而不征鄭司農注周官司關引作幾齊語及管子五霸篇荀子王制篇竝同今作譏者假借字也

即以幾察為字之本義也又關於字之解釋亦取戴氏絲聲之說說解本為會意說文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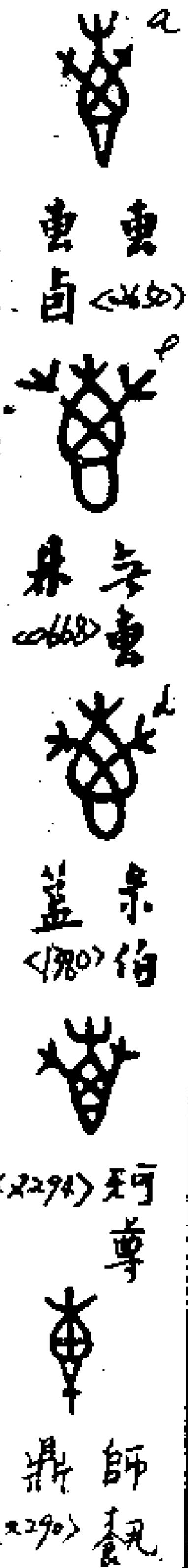
按从𢆶𢆶者幽也幽處多危人持戈以備之危象也

申述說文之意

𢆶在卜文金文為絲之初文从而當如字形加絲于戈之形以

求其義蓋為以絲制之呪飾加于戈之象也於戈矛旌旗之類有加縫羽等呪飾之例又从𢦏之字本為加𠙵于戈之字𠙵為在之初文音載𠙵為加祝告之意也故烖災之字从𠙵幾字乃加絲于戈之形恐以璣組為裝飾而施之于戈祓除邪惡之意也故為譏察之意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幾其出入又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幾為譏察之意宮正注曰幾呵其衣服及疏數者禮記王制關執禁以幾注亦曰呵察也以為乃呵禁異服異言之意字又與譏通用然幾為其本字呵察為其本義也其他用義為引申又或段借其近危等聲相近之字義恐為假借也幾从絲故與機亦當有關然機蓋是形聲之字也[B]說文新義卷四下七八五—七八六頁林潔明譯

」 <X8> 「易錫幾△父丁乘六」 <X8> 「幾△父拜稽首」 <X8> 「幾△父用追孝



加藤常賢曰

契文

金文

篆文

古文

古文

字形由於許慎誤釋多數說文注釋家之說皆誤僅徐灝有其獨立之立場而有正確之解曰

叀古專字也寸部之專一曰紡專也紡專所以收絲其制以瓦爲之小雅斯干傳瓦紡專是也今或以竹爲之（段注箋

斯干篇之詩因乃嬰兒睡時玩弄之物故爲卷絲之具也字形全體爲圓形之瓦而卷以絲之形上部左右之屮明白表示其爲絲也古文之𢆶爲絲之倒逆之形此處爲假借也㠯之形則于說文斤部斷字下及及部之㱿字下然不知爲何物之象

字音職緣切此音之所由來與專字相同乃从圜轉而來
字義圓形之卷系之形也（漢字之起源六二九頁林潔明譯）
α 白川靜曰叀圓寃齋小校釋作惠宏他家大概釋作惠弘積微
居中以叀為虛詞之惟其說曰
叀疑與惟同知者甲文叀與隹二字皆用為語首助詞用法
全同隹惟古今字左傳襄公廿六年有寺人惠牆伊戾服虔
云惠伊皆發聲叀與惠同文云叀弘天命即惟弘天命也）
叀於卜文乃常用為語詞之字也然此銘上句之右闕二字為
實字从而下句之叀因亦當是實字叀為惠之初文大克鼎叀
于萬民沇兒鐘惠于明祀王孫遺者鐘惠于政德等例亦可確
<1180> 知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二一三頁九二彔伯𢦏毀林潔明譯

唐蘭曰「叀與惠同，讀為唯，見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六三頁何尊銘文解釋）叀唯王龔恭德谷裕」（八）〈294〉

徐中舒曰「惠與惟同語詞，甲骨文語詞惟惠並見，周人多用惟，僅尚書中還偶存幾個惠字，如『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多方）、『不惠（惟）若茲多誥』（康誥），此作惠，則仍沿襲殷人之舊」（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四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叀惠乙祖逨匹氒辟」〈304〉

裘錫圭曰「讀叀為唯，據何尊銘文解釋，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六三頁，按嚴格講語氣詞叀與唯仍有一定區別，參看殷虛卜辭綜述一〇二頁」（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二頁

史墻盤銘解釋「叀唯乙且逨匹氒辟」〈2309〉

張政烺曰『叀字銘文常見，阮元曰「叀，說文云『專，小謹也』或曰叀，古專省，通摶，摶義為聚，訓見管子注（積古齋鐘鼎款識卷五東間尊）』（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三〇頁）哀成叔鼎釋文「君既安叀（專）」

〈2294〉「叀唯王龔（恭）德谷（裕）天」〈2298〉「叀唯余小子肇盄（淑）先王德

〈2309〉「叀乙且（祖）來匹氒辟遠猷」〈2338〉「𩕢顏小子具叀唯余

訂」



惠 㝬簋〈2290〉



〈2336〉衛盉



王孫誥鐘



中山王譽壺〈2286〉

張政烺曰：尚書文侯之命「惠康小民」，惠康猶康惠（周厲王胡簋釋文）。「用康惠朕皇文剌烈且祖考」〈2290〉

〈254〉「惠于烈且祖妣」〈2286〉「慈孝寰惠」〈2290〉「用康惠朕皇文剌烈且祖考」〈2336〉「衛用乍作朕文考惠孟寶般盤」〈2669〉「余不叚不䝯，羞惠于政德」



疐疐卣〈2599〉



秦公簋畯疐在天〈1382〉



㝬簋〈又290〉

張政烺曰：疐讀為氐，毛詩小雅節南山「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傳「氐，本也」。鄭玄作箋不從毛傳，改易一說，正義對此特別解釋一番說：「易傳者，以天子為周之本，謂氐為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胡承珙毛詩後箋「案此說非是。君相皆為國本」。晉姜鼎「作疐為亟」，根秦公鐘「畯疐在位」，疐皆讀為氐，是諸侯及妃亦為國本（周厲王胡簋釋文「乍」作疐氏才在下）〈又290〉

〈又290〉「乍」作疐氏才在下」

玄 不从入

師金文林 名字重見 <066?>

白川靜曰：玄說文曰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爲玄，象幽而入覆之也。以爲字之本義爲幽遠，从入，幽而衍玄色之義，然金文之玄衣玄衮衣之玄與古文之形相近，本義乃指黑色，幽遠爲其轉義也。字形从入、幽，段注古籀篇以爲即周禮鍾氏所云之三入五入之意而釋例，以爲不得其意曰

古義失傳，當从蓋闕

職墨則依古文之形而解作懸鼓之象，謂即懸之初文也。周谷城氏之古史零證釋玄黃一七葉以爲說文之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爲果實懸垂之象，玄爲懸天地，玄黃者天懸地橫之義也。又部首訂以字爲从上車省聲曰

則上亦天也則玄从上不當云天之色乎故以天義引申為
幽遠以色義引申為凡黑而有赤色者之稱

又部首箋正曰

象幽謂幺幺小也小則幽隱不見所謂微妙入而覆之則幽
深之至亦凡物遠則小故从入覆幺以為幽遠字

則是據其形立說皆依天地玄黃以解字義者也淵源曰

蓋色無形可象黑更不可見因其難見假幺麽難見者為文

則以玄為幼子之義而解之者也文源以字為絲之象形而不
得其聲義與職墨同以懸之音解之曰

本義當為縣縣釋名玄縣也如縣物在上也縣之義為虛故引
伸為玄妙空虛之處色黯然而幽故引伸為黝黑左傳宣如
縣磬（傳二十六年）縣當為玄之借字亦空虛幽黑之義也說文云

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按幺與子初生形不類幺古玄字以懸音釋玄字者釋名釋天之說也然乃聲訓之說非可以解釋字形者高氏字例二之一四曰

即繩之初文象形玄之為繩率字从之得意可證也亦難得玄黑之義又字明為束絲之象也徐箋曰

象幽而入覆之詞旨隱晦難謂字从入从幺幺即糸之古文蓋取義於染絲也今世所謂天青色者黑而有赤殆即古之玄色而今之所謂玄青乃黑色蓋由玄緇通稱因謂黑為玄耳

以為染絲之義者是也束絲之玄而用為玄黑之意者蓋因束糸一般皆染作玄黑色故也周禮鍾氏記薰染之法三入曰纁五入曰緅七入曰緇爾雅釋器以為一染為縓再染為赬三染

為鍾鍾氏注及士冠禮注謂玄蓋或為六入染色自赤黃次第加深而至黝黑，以達於玄，故為幽深之義，幽遠，幽玄之意，然幽玄者，此種色彩之感覺而引至有理念之意義者也。玄妙之意或與幻字聲義有關者亦未可知，玄幻同聲，字形亦甚近，唯玄為束絲之象，幻是予之倒文，予幻機杼之象也，幻又通衒媚之字。上文玄部之玄說文曰小也，然卜文金文中二字同茲，亦與絲同字也。說文新義卷四下七九一—七九二頁林潔明譯

」〈又5〉「易錫女汝玄△衣黹屯純」〈又1〉「易錫女汝玄△衣黹屯純」

易錫女汝玄△衣黹屯純」「利虎鳥止制玄△鏐之口」〈又291〉

玄○鏐鏞鑄」〈又298〉「易錫女汝玄○〈又67〉」衣黹屯純」〈又300〉「玄○衣黹屯純

旅旂」〈又340〉「易錫女汝玄○衣」〈又348〉「王呼姜吏使內史友員易錫鏐」〈周133〉

戠玄衣」

〈0480〉「内史尹册易殺玄衣帶屯」

88a 絲 与 茲 為一字

朱伯簋 絲字重見 〈1380〉

白川靜曰：茲說文曰黑也从二玄引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春秋傳乃左傳哀八年之文釋文作濁也音玄玉篇子貍切列有濁也黑也二訓草部下另有茲字段注徐笺等以為與此為別字其韻等以為胡涓切者乃承釋文之誤者也馬氏之引經考中以為二玄之字與茲字音同而義異然从二玄之字無確實之用例

卜文金文字用為茲之義石鼓之字从玄二體石經君奭殘碑字亦作絲絲茲本一字大保段銘用絲彝對命彔伯戒段其師井受絲休曶鼎受絲五夫用致絲人用絲四夫顧首毛公鼎易女絲关等皆此義間有以絲字代之者如曶鼎絲五夫曶用絲

金作朕文考寧伯鼎牛鼎等一銘之中絲茲為兩絲之象字同因有滋益之義左傳之文之本字為滋緇滓之義為段借之用法茲有玄黑之義者或由鸕鷀即烏鬼又逸周書王會篇中白身黑尾之馬曰茲白而來亦未可知雖非玄音亦有玄黑之義也說文新義卷四下七九二一七九三頁林潔明譔

參閱本卷0522「絲」字條

〈又24〉「用守鑄茲彝」〈0293〉「余甥兄為女汝茲小鬱彝」〈0293〉「茲小彝妹吹」〈0294〉「肆肆玟文王受茲大令命」〈0294〉「余其宅茲中或國」〈0339〉「公臣其萬年用寶茲休」〈0349〉「其子子孫孫永寶茲剌烈」〈0341〉「尃趞係嗇覯睦儹俟寧周」亦茲五夫」

0530A 旃

旃 放 中山王譽壺 (2286)

張政烺曰：放，旃。(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二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 壺銘「用隹唯朕所放」(2286)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放(㫃)」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八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2286)「用隹唯朕所放」

[oracle bone/bronze glyph] 爰

辛伯罪室丝五十爰 〈01?〉

[bronze glyph] 號季子白盤 〈10?〉

[glyph] 鄂君啟節 舟節 〈又2〉

郭鼎堂曰「爰陵疑是南昌」（文史論集三三七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庚爰陵」）〈又2〉

商承祚曰「庚爰陵（譚其驤謂「疑即水經注中的團亭在今桐城縣東南六十里」（文物精華第三集五四頁鄂君啟節考「庚爰陵」）〈又2〉

〈又2〉「庚爰陵」



受 从𠬪从舟

古文 <1957>



中山王譽壺 <X86>



史牆盤 <X309>



秦公鐘 <X476>

<X5>「不顯文武受令命」<X151>「山拜拜韻稽首受冊佩以出」

<X98>「膺受大命」<X286>「受賃任猪佐邦」<X291>「其受以眉壽」<X294>

「䜌肆玟文王受茲大令命」<X309>「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敷有

上下迨受萬邦」<X309>「上帝司蘸夏尢應保受授天子綰令命」

<X359>「受授牆爾𧻚祖」<X329>「受授余屯純魯」<X331>「迨受萬邦」

<X332>「褱受余爾𧻚福霝終」<X333>「䖒受享多福」<X333>「褱受余爾

𧻚福」<X336>「罙逨受田𤔲䟫」<X338>「罙逨受」<X419>「受」<X420>「受

」<X422>「受」<X476>「我先祖受天命」<X476>「賞宅受或國」<X476>「以

受多福」<X476>「𡘇受德明」<X476>「以受大福」<X476>「膺膺受大命

」<X668>「單父上官丁宦考窜熹所受坪安君者也」<X668>「單父上

官勹厄考宰熹所受坪安君者也」〈X669〉「永受其福」



 寽 寽孰为捋 毛公鼎 〈0680〉

 商尊 〈又310〉  僕匜 〈0341〉  一 戒殷 〈又351〉

白川靜曰說文寽五指持也讀若律然並非一聲之字玉篇作五指也捋取也說文本亦作五指捋也蓋爲捋之初文一亦其所取也金文所見之寽字與此相似然金文中作以上下兩手持●之形字形稍異又用爲數量之單位詞與作爲捋之初文之寽聲義不同之字也

上文有从爰乙之字說文訓作撮也讀爲力輟切聲義並與此字極近徐鉉以从乙之意爲乙者物也又爪撮取之指事繫傳作从爰乙聲謂乙音甲乙之乙云段注則以爲以音求之似小徐近是繫傳校錄等亦同其說字無用例恐爲捋之初文之寽之譌變之字也金文之寽字中散氏盤虢季子白盤等銘中字

形與寽亦少有不同然與捋之捋取物于手中者基本上不同金文之寽蓋鋝之初文金部一上 四 作鋝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又鍰鋝也从金爰聲聲雖異而字義同也量目之名因時代地域之異易生混亂者也然金文所見之金百寽貝卅寽取遺廿寽五寽絲三寽等與說文所云十二銖約八公分之量目過於微細不合實際又周禮考工記桃氏中所云九鋝七鋝之重量據關野雄氏之推算先秦貨幣之重量單位中國考古學研究四三八頁約為一百公分則金文例之寽亦勉強可適用又林氏戰國時代之重量單位依梁之布錢推算一鋝為一·二公斤之計算如禽毀之金百寽等雖是銅塊亦有過於重賜之感似因時期之異而有差別也作為此等推算之資料皆用寽鋝字表示然其字似讀作鍰音說文所云之鋝之重量在考工記冶人中則指鏃之重量而从用境字

表示亦可推知其音也」从而說文中以爲持取之意之寽與金文所見之量目之寽本爲不同之字持取之字手中有物示持取之象金文之寽兩手之間有物爲將有重量之物持於手中之形因將之誤爲一字故除在計量上之問題外尚引起混亂也」說文新義卷四下八〇七一八〇八頁林潔明譯

e白川靜曰寽乃表示金之單位之字也然關于其字釋及重量有多種說法

1、說文𠬪部有寽五指持也从𠬪一聲讀同律郭氏曰捋金文均作一手盛一物別以一手抓之乃象意字說爲五指持甚是然非从𠬪一聲也」金文均用爲金量之單位即是後起之鋝字鋝字多異文

2. 說文鋝十一朱二十五分之十三

3. 周禮攷工記冶氏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鋝鄭司農注鋝量名也讀若刷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為一斤四兩

4. 說文鍰亦鋝也从金爰聲書曰罰百鍰
周禮職金正義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玄以為古之率多作鍰

5. 周禮攷工記冶氏重三垸鄭司農云垸量名讀為丸孫氏正義此量謂權也賈疏云垸是稱兩之名並斛量之號至垸之為量經注無文戴震謂即鍰之段字云十一銖二十五分

銖之十三程瑤田及段玉裁並从其說又云戴震云鋝鍰篆體易訛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鍰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垸其段借字也鋝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段借字也」

權量之事因時代地域又依對象之物等有不同難以得其標準者也」今依金文之字形解為鋝字之義(金文通釋第三輯一〇八一—一〇九頁一〇禽毀林潔明譯)〈1074〉

唐蘭曰原作爰是鍰的原始字是上下兩手授受一塊銅餅的形狀銅餅畫成橢圓形的點也可以畫成空心的圓圈所以大孔的的玉壁和門環叫做瑗和鍰正因為這圓圈和璧字環字中的圓圈是一樣的古文字對這種圓圈有時用瞽字來代替

如衛（作衛）所以銑李子白盤的爰字寫作寽後來把寽字寫得象于字．就是小篆的爰字．有些人把爰字釋作寺是錯的．寺字原作寺是持的原始字與爰字來源不同．但由于戰國時爰字或變成寽．兩字就很難分別．所以漢人常以鍰鋝為一．但爰字本象援受銅餅．銅餅銅的重量應作爰．古書上罰多少鍰的字也只作鍰字．經典釋文在書．吕刑其罰百鍰下說．六兩也．鄭及爾雅同．

……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說是周禮．治氏鄭玄注說．今東萊稱鋝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環與鍰音近．六兩大半兩為一百六十銖．三鍰為四百八十兩．即東萊鋝的二十兩．漢代民間的鋝可能和周代相近．三百鍰是二千兩．至于鋝．說文說是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作選．作率．均聲近通用．這比半兩略小．考工記．弓人說．膠三

鋝不到一兩半。清代戴震硬說罰鍰的鍰應作鋝，弓人的鋝應作鍰。前人多从他，是十分錯誤的」（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九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𠑇匜「罰女汝三百爰鍰」）

唐蘭曰「原作爰，此字常被誤釋為寽。此處當讀為援。史記匈奴傳說匈奴在戰爭中得人以為奴婢，所以常掠奪人口。此銘說敔下戎所俘一百十四人。宋代出土的敔簋說截獲南淮夷所俘四百人，是同類的事」（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三九頁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附錄「敔簋」）

周法高曰「𠑇匜及敔簋二條，唐蘭皆釋為「爰鍰」。今依容庚金文編收字之例，列於寽字下，可參本卷0534爰字條。」

唐蘭曰「爰字本作𠬪，象兩手之付銅餅的形狀，兩隻手代表兩個人，象徵兩個人在做交易，所以爰字有交換的意義。爰是鍰的原始圖畫字，後來圓形變為小的橫畫，因而和寽字相亂。又或變從帀，寽字變為寽，其中的圓形變成帀一樣，寽字也變為爰。說文就誤認為是從𠬪從于。于正由於爰字中本從圓形，所以如環的玉瑗，從爰聲。又孔中為門環的銅瑗。羅振玉以爰字解為瑗，附會說文解瑗為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的說法是很荒謬的……尚書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又「劓辟疑赦，其罰唯倍」，那就是二百鍰，又「剕辟疑赦，其罰倍差」，應該是四百鍰又「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又「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這是穆王時代的法律，這裏罰師旅眾僕三百鍰，在穆王以前，可見穆王是把當時已經行用的制度規定為法律的，這些鍰都指的是銅

鍰後來就引申為重量關於鍰的輕重舊有兩說說文「鍰鋝也虞書曰罰百鍰」又「鋝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鋝」可見許慎是主張前一說的周禮職金疏說「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文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玄以為古之率多作鍰前人都認為這一段是引許慎的五經異聞和鄭玄的駁五經異義是可信的那麼前說出於今文尚書說後說出於古文尚書說尚書舜典正義引鄭玄駁異議說「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又考工記冶氏「重三鋝」鄭玄注說「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

則三鋝為一斤四兩」可見鄭玄主張今文家六兩說而引東萊之環為證，定為六兩大半兩，即比今文家說每鍰要多十六銖，但所差較微小。尚書呂刑釋文「鍰，徐（邈）戶關反，六兩也，鄭及（小）爾雅同，說文云（禾？）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融）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小爾雅，廣衡說「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那麼，鋝和鍰是一百四十四銖，合六兩，總結這些說法①鍰就是鋝，②但有兩種重量，其比較小的一種是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即比半兩或十二銖略小，其比較大的一種一般說是六兩，另一說較多十六銖，即所謂六兩大半兩，共一百六十銖，三鍰四百八十銖，正合二十兩，清代戴震才創一新說，以為鍰和鋝是同時並存的兩種衡制，鍰是十一銖二十

五分之十三，而鋝是六兩大半兩，由此出發，就硬說呂刑的罰鍰，鍰字應為鋝之誤，而考工記弓人的膠三鋝，應該是三鍰之誤，由於他立說很巧，很多學者都很相信他，但實際上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不能成立的，首先金文罰鍰的字作爰，正與呂刑合，並不作寽，番生簋「取䝨廿爰」的爰作寽，與宰伯鼎「宣絲五十爰」的爰作寽，虢季子白盤「宣榭爰鄉」的爰作寽，相近，更可確證過去有些人誤信戴說，才把它釋成鋝，但一直到戰國時期楚國的貨幣還叫郢爰，是很清楚的，其次考工記弓人的膠，如果照戴氏的想法，只有三十四銖二十五分之十四，比一兩半還少，就按王莽時的衡制來核算，還不到六錢，也未免太少了，其實爰和寽本是兩個字，爰本作寽，寽本作寽，羅振玉把它都釋成爰是錯的，錫爰罰爰的爰，本與寽無關，只由於寽變成寽，與

字形近而混，可能戰國時兩字已經很難分了。所以考工記記重量均作「鋝」，而今文尚書作「其罰百率」，率字是鋝聲之變，而說文索性把鍰解釋為「鋝也」了。不過今文尚書的夏侯、歐陽說，儘管把鍰字讀為率，卻說「古以六兩為率」，而古文經學家的賈逵儘管把今文家稱為俗儒，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可是根據周官（指考工記）「劍重九鋝」也只好說「俗儒近是」了。根據鋝重六兩的說法，九鋝是五十四兩，即三斤六兩。如果用王莽時的衡制，每兩約合今市秤五錢二分五厘的話，那就是約二十八兩三錢五分，即一斤十二兩多。這是考工記三種劍裏最大的劍。根據這種推算中制的劍七鋝，是漢衡的四十二兩，約合今市秤二十二兩（編者註「本文所用今市秤的兩係舊制，即一市斤等於十六兩，下同」）為一斤六兩，下制的劍五鋝，為漢衡三十兩，約合市秤十五兩七錢五分，差兩錢

玉分是一斤，再拿戈戟都重三鋝和弓人的「膠三鋝」來說，為漢衡十八兩，約合市秤九兩四錢五分，比半斤多一些，這都是於考工記的鋝，而呂刑的「其罰百鍰」為漢衡六百兩，折合市秤約三百十五兩，為十九斤十一兩，而最高的罰千鍰為漢衡六千兩，折合市秤約三千一百五十兩，為一百九十六斤十四兩，這都是合乎情理的。拿金文裏的材料說，禽簋「錫金百爰」，合市秤十九斤十一兩，是夠做幾個簋的，這個鼎所記罰三百爰，合五十九斤一兩，而像趙鼎、𧽊簋、𢦏簋、䢅簋等的「取賢(徵)五爰」，也是將近市秤一斤，而番生簋「取賢廿爰」，則比市秤兩斤差五錢，毛公鼎「取賢卅爰」，是最多的，約合市秤二斤十五兩二錢五分，還有曶鼎出賣五個奴隸的價格也是百爰，還不到二十斤銅的價錢。此外，戰國末洛陽東周墓出土的左內偤和右內偤方壺

所記載的重量都為爰多或五爰多，折合市秤一斤左右，是比實際輕了。鄭玄根據東萊的環重六兩大半兩（環和鍰同音）要比較大一些，但無論如何釋鍰或鋝為六兩，比較總還是合乎情理的，由於時代的前後，地區的差別，可能有些出入，究竟還不太脫離實際，而要像古文尚書說那樣說一鋝只有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就和所有這些資料，都不能符合了。一把上制的劍重九鋝，只有一百零三銖二十五分之十七，即漢衡四兩七銖多，還不到今秤二兩三錢，而在內個方壺等器，只有今稱一兩多了，這就輕得太離奇了。看來今文經學家在西漢初年得之目覩耳聞與身及，還能知道一些戰國秦漢時期的一些衡制，而古文尚書的說法出自西漢末年，已經不知道鍰或鋝有多重了，他們所說的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這個重量

是從戰國末的錢幣推算得來的戰國時的梁(梁)李斤全尚(當)爰和梁(梁)正尚(當)金尚(當)爰是用當時的衡制一斤來當一鍰的所謂當並不完全相等正如後世的當十當百都不是足量那些一斤幣大都合今市秤三錢多比漢衡十二銖可能還大一些而戰國末的桑衡布已在背面記明十二銖另有一種較大的背面注明一兩可見是兩個十二銖這是漢書律曆志所謂「一龠容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的根據但是錢幣的重量是大有出入的就是桑衡布還有一種一兩的就比十二銖的還小另外一種朱布也說是一兩更要小一些這是由於錢幣流通之後鑄幣者儘量想用少量的銅以擄奪更多的物質牟取暴利所以往往是愈來愈小的戰國末年還有一種稱為半睘的圓錢其形制比米垣斤圓錢另小得多睘與鍰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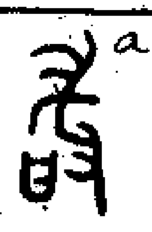
者也可以證明當時錢幣是用斤來代替鍰的，其後秦錢用半兩，即十二銖，另有一種兩甾（錙），時代相近，六銖為錙，也就是十二銖。古文尚書說，就是根據這些錢幣的衡制而把鍰或鋝（率）定為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的，這個重量比十二銖或半兩略輕一些，用百鍰來說，比一百個半兩要輕二兩，這或者他們所得古錢略輕於半兩，更可能是要用鍰三斤的整數而推算出來的。其實錢幣的重量隨時隨地為高下，是很難作為標準的。

前面所說都是北方的錢幣，楚國用黃金來鑄的郢爰，重的可以有現在市秤的四錢多，而用銅來做的圣朱仿貝（即所謂蟻鼻錢）是代表一銖的，卻可以有市秤九分左右，這裏可能有黃金和銅錢的差價，但就楚國這種銖來推算，十二銖就合現在一市兩多，要比漢衡的一兩重一倍多了，而如秦以後的半兩

錢最早的確是重如其文，後來卻小到只有三銖，只有四分之一，如果根據這種推算半兩來說論秦漢衡制，豈非荒謬，所以古文尚書說這個重量不論叫做鍰或鋝或率，都是沒有根據古代的實際衡制的，所以連古文經學家的賈逵也不敢用而寧肯照他所稱俗儒的說法的戴震所立新說強分鍰鋝為兩種衡制，但並沒有找出十一多銖重的鍰的實際證據，只找了一條呂人的「鍰三鋝」硬說是不到十二銖的鍰。許多學者已經駁斥過了，而不知道鍰鋝字形相近，在晚周就已經混淆用鋝為鍰。漢儒所說並沒有錯，其錯在古文經學家把銖幣中代替錢的重量作為實際的衡制，他反而要把這種虛構的衡制作為錢的真正重量，就大錯特錯了。這裏所說的是罰得鍰、古等人三百錢，得鍰古等就是前文所指的界僕（古文字研究第二

輯四二—四六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二三師旂鼎「白(伯)懋父迺罰得䍙古三百寽(鋝)」

〈又176〉「四斗治客四寽△廿三冡𠔈」〈又177〉「四斗治客四寽△廿三冡盤」〈又178〉「四斗治客五寽△」〈又179〉「四斗治客四寽△廿二冡盤」〈又181〉「五寽△口三冡」〈又182〉「四斗治客四寽△七冡盤」〈又183〉「四斗治客四寽△廿三冡」〈9351〉「寽△旂我孚俘人百又有十又有三四人」〈9347〉「罰女汝三百寽△鋝」〈9310〉「武紒絲廿寽△」



敢 井侯簋〈1378〉



旂作父戊鼎〈0581〉



中山王嚳壺〈x226〉



善夫山鼎〈2151〉

白川靜曰敢說文訓作進取也从𠬪古聲以形聲解字重文録籀文古文字形各一段注以為敢古雙聲而金文字形不从古非形聲之字也釋例據金文諸形以為字除古聲外尚有甘聲占聲曰諸文歧出總有依據然其事實不可能也通訓定聲作或曰甘聲鐘鼎文皆作甘疑疑關于籀文之字形則曰以徒手冒于𠬪前敢意也又淵源舉金文之字形曰兩手偏向一方此蓋進取之義而皆與字形不合通訓定聲舒藝室隨筆中亦有與疑疑同說者古籀補以為

敢勇敢也象兩手相執有物格之箝其口

文源則曰

象手相持形與爭同意甘聲

皆以爭之義釋之如六書疏證則曰蓋从爭口聲以爲乃从爭之字古籀篇以字爲厭柔柔之象形甘聲厭亦从甘之字故謂甘亦聲也皆以敢爲鬥爭爲字之本義而解之者也然从金文之用例及嚴字之義觀之其解釋蓋誤也

金文字形示鬯酌之象灌鬯酒也謂行灌鬯之禮嚴字乃在廟中行灌鬯之禮于廟屋上列祝告以迎神之意也敢爲灌鬯之嚴恭而迎神之意故敢多于神事用爲表示其嚴恭之意令彝作册令敢揚明公尹厥休用作父丁寶隣彝敢追明公賞于父丁用光父丁君夫毁君夫敢敏揚王休用作文父丁鬻彝虢叔旅鐘旅敢肇帥井皇考威義等皆其例也論語堯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用于禱告于神之辭爲與字義相

近之用法也。从此而為敢為之義為敢犯神威之意，乖戾自淮夷敢伐內國師毀毀毋敢否善之例是也。說文所云進取也，乃後起之義也。（說文新義卷四下八〇八一八〇九頁，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敢 敢 敢 敢 金文 敢 篆文 敢 籀文 敢 古文

說文曰从受古聲之字也，然見金文知从受又古之聲之說誤也。在監字條下說明者，乃欲說明占不外是ㄗ之向上之形字形，乃長髮之形也。敢从此字，有魯甘切之音觀之，在敢字之情形則不過僅是聲符也。又並非从受，據金文可知乃从受，則敢字乃从受監聲之形聲字也。受蓋非友字，从此字之多種解釋觀之，蓋一人以兩手欲抓住之形也。

字音古覽切(嚂)表示此音知此為監之原字則知字从監聲又从又(手)之字之意也說文有擥字又寫作攬或攬說文之解釋作撮持也廣雅釋詁則解釋作擥取也持也漢書五行志注亦作引取也與說文敘字作進取也之訓比較雖有强弱之別殆同義也

字義擥(攬為別體字取也)之本字也

果敢勇敢引申義也此引申義行而本義廢也

古文及籀文从爻然从多數金文觀之非古形也乃訛變也今之敢字承此字形又籀文从冃(冒)从儀禮士虞禮注敢冒昧之辭也則乃後造之字意符也(漢字之起源二〇五|二〇六頁)

林潔明譯

〈X4〉「師家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X1〉「敢對揚王休令命」

〈X21〉「旗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命」〈X22〉「旗敢易揚王

休」〈X52〉「敢對揚天子不顯休」〈X141〉「用敢饗孝皇且祖考」〈X98〉

「克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X151〉「山敢對揚天子休令命」

〈X151〉「母毋敢不善」〈X159〉「用敢卿孝于皇且考」〈X81〉「莫敢歆御」

余」〈X226〉「丕替拜稽首敢揚王休」〈X234〉「衛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X286〉「嚴敬不敢怠荒」〈X288〉「敢明易陽告」〈X288〉「不敢寧處」

〈X287〉「邁敢對揚」〈X287〉「觀敢致奮」〈X288〉「用華歐剌烈且祖令德」

觀敢對王休」〈X300〉「即敢對揚天子不顯休」〈X301〉「敢對揚天

子休」〈X304〉「馬四匹見工敢對揚天子休」〈X309〉「牆弗敢取𡊨」

〈X320〉「不敢弗帥」〈X321〉「敢對揚天子休」〈X326〉「拜稽首敢對揚天

子休」〈X329〉「敢乍文人大寶協龢鐘」〈X329〉「無不敢弗帥且考

秉明德」〈又335〉「敢對揚天子休不丕顯休」〈又337〉「𠭯人敢」
「此敢對揚天子不丕顯休令命」〈又362〉「俗家不敢不□萬盠」〈又340〉
畏王命」〈又363〉「尖小大邦亡敢不□烈具逆王命」〈又369〉「敢對揚
天子休」〈又484〉「□□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又500〉「乃敢行之」
〈又340〉「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又341〉「女汝敢以乃師訟」〈又341〉「自
今余敢夒擾乃小大史事」



a 

貸

師旂鼎 <0665>

从死从貝



償

西

<又341>

a 白川靜曰：貸字字迹亦有不明之處，然乃見於說文之字。郭氏曰：

說文貸讀若概，此即讀為梗概之概，言師旂受罰遂鑄器以紀其梗概也。受罰而銘器，此例僅見。

文選則直取說文貸深堅意也。曰：

謂師旂對懋父之厚意于蹲彝也。

然伯懋父之厚意究何所指，則無述焉。

楊氏對於此句之解亦別出其解，以旅對厥三字為句，以貸為契刻之意。曰：

旅對厥三字為句全文厥字用法與之字同𤼈毁云𤼈作厥

可證也賢于䵼彝者賢當讀為契刻也按師旅罰鍰而不責

众僕宜播而仍留伯懋父之於師旅可謂厚矣制器泐銘所

以紀恩幸也或疑受罰不當銘器非也

此為楊氏本於鍰刑之說而解銘末之辭者也厥字用於文末

乃見于殷金文之最古樸之形式者並非可摘用於本器之銘

辭者也

在此一裁定中並無可以解作師旂特蒙恩幸而獲減輕刑罰

之處伯懋父廼罰以下乃對師旂又懋父令曰以下為對众僕

之處罰其判決由史官文書化而傳達于師旂者也金文中記

述關於裁判及契約關係之事亦有琱生毁舀鼎等例此器亦

如實記錄其裁定者也

貿恐為質之初文周禮質人有凡賣價者質劑焉司農注質大買劑小賣契約之重者曰質鄭注謂質劑者為之券藏之也周禮小宰注亦有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商業交易之時訂市亦規定質劑結信而止訟又載判盟信之時亦有如詩大雅緜虞芮質厥成左傳哀廿年先主與吳王有質等亦同質劑故有正平成要中之諸訓其音與贅相同荀子大略錯質之臣不息維豚注質讀為贄古字通在語原上似與贅有關贅質為後起之字本器之貿益為其初文祭簝等亦从同形之字將貿字讀作梗概之概於聲義不可謂不遠也」（金文通釋第十三輯七六一—七六二頁六七師旂鼎林潔明譯）〈1165〉

唐蘭曰「原作㪅字又見師旂鼎是判詞說文㪅字讀若概切韻㪅概都是古代反而動字胡概反兩字音近通用那末㪅就是

漢代法律上專用名詞的劾。周禮鄉士「辨其獄訟，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注：「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今指漢代。尚書呂刑正義說：「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匜）〈9341〉

于省吾曰：「甲骨文賢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舊不識，甲骨文編割裂為臤、貝二字。周初器師旅鼎稱「對揚乓賢于尊彝」。賢字作[illegible]，右上从丮，金文編摹作[illegible]，誤以為从死之賢字。按古文字从丮與从又有時同用，金文對字本从又，師旅鼎和召伯虎簋均从丮，是其證。說文：「臤，深堅意也，从臤从貝，貝堅實也。讀若概。」甲骨文稱：「弜田臤，其

雨。」（寧滬一．七〇）又「丁亥卜，狄貞，其田賢，叀辛湄日亡𢦏，不雨。」（甲一六五〇）以上兩條屬于第三期卜辭，均以賢為地名。（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一五〇頁釋賢）

李學勤曰「成賢」的賢字曾見于師旂鼎銘，過去多釋為叡，但是這個字讀為叡，在文義上是不可通的，在訓匜銘文中，這個字的結構可與前一行「既死霸」的死字對比，就不難看出是从叡聲的字，說文通訓定聲已經指出，从叡聲的字常可和从贊聲獻聲的字互通，例如餐通作饡，讚通作囋，這裡的賢字是一個法律用詞，應讀為讞（讞），說文：「讞，議罪也。」在古代，刑獄案件判決即上報國君，以取得最後批准。禮記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注：「讞之言白也。」白就是上報，所以用現代的話來說，讞的

意義接近于判決。師旂鼎「旂對厥𧶠于尊彝」，意即把判決內容記于器上（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一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白伯訊揚父廼成賚）<2341>

唐蘭曰「𧶠讀為賸，廣雅·釋詁一「賸，益也」，賸從𡨦與𧶠是一字，此不從目而從貝。賸與賣或贐音近通用。說文「賣，會禮也」，蒼頡篇「賣，財貨也」，孟子「行者必以贐」，注「送行者贈賄之禮也」。這是因為眾僕聽了伯懋父的命令而送了一些禮物，師旂對揚伯懋父而把這件事寫在尊彝上的（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四七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二三師旂鼎「旂對氏厥賢燓于隩尊彝」）<665>

〈X3*1〉

「白伯䢅揚父迺乃成賓」

1385

 a

朽 說文或从木作朽

齒界庥戾壺朽召（0594）

a 白川靜曰 朽 容庚氏以為乃从丂从木之字而釋作朽 赤塚氏以為若易其旁則為朽字 然或為字形有譌誤或為休字也 云舉出古地名山東滕縣西之休城之名 三代所收之拓影不見有摸寫之跡 字形筆勢亦無特別可疑之處 故此字亦應如其字形而考察之也 解作从丂者若从考字諸文觀之亦尚有難安之處 釋作休則遠離字形 又以滕方面之地名充之者距離康侯之行動範圍似亦過遠 與朽之文字要素比較相近者有枚字（參見金文編三一三頁） 枚字乃執厂以削木之象 字或為枚字異文 今釋作如字 金文通釋第四輯一六八頁一五作冊□鼎 林潔

明
譯
(05⁄4)

1387

1128 (4-0538)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死[a] 盂鼎 <06762> [b] [c] <13771> 盂 乙 <2338> 衛鼎 中山王譽鼎 <2287>

加藤常賢曰句死  契文   金文  篆文  古文

字形羅振玉曰句

从歺象人之跪形生人拜于朽骨之旁死之誼昭然也（殷虛文字類編卷四）

學者多採此說完全無視於說文本於死之本義而釋死為澌也離也僅依字形而推測之不可謂非怠慢也即使僅从文獻推之所謂死之事並非如後世之解釋家所言魂自魄游離也而是曝曬屍體肉完全脫離骨而澌盡成為白骨也故釋死為澌也曝曬屍體曰肆或曰肆乃文獻中常見者故將契文之字解為拜於骨之旁不能說是充分的

歺乃脊椎之尖骨之形乃承接頭蓋骨之骨也象為人跪伏之形此處用為聲符即與乙(尸)同字故死字乃从歺(意符)乙聲(聲符)之形聲字也

另一方面篆文圖不待言金文亦一望而知字乃从人故說文亦曰

澌也人所離也

既標出澌也之確解而又曰人者非也乃在歺人字之情形亦寫作人實為乙也與司字之ㄱ同字更進而言之則與尸同字也在死字中亦為尸之聲符之字玉篇有澌字篆文之ㄗ字變成斯字

字音息姊切尸表示此音此音表示肉腐而墜地澌盡之意也歺表示白骨化之殘骨此為死之本義也

字義屍體化為白骨肉漸盡之意也人之魂升于天而僅餘白骨故稱此白骨為魄肉為尖骨表示白骨也(漢字之起源四六六｜四六七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死字蓋與尸字通此一情形蓋即尸陳之意漁之時有曰矢魚膏之時則有曰展膚之側尸可視為與矢同意古文審中釋字為餐備食之意云然餐膚之事經籍無所見今以為與矢魚相同展膚之意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三七頁六○李尊林潔明譯(A9)

a 白川靜曰死嗣亦二字連文據古嗣我連讀曰即小司寇之職云以下文之敎諫罰訟即相當於其職事餘論亦取其說死字

單用者有如：

師毀毁　余令女死我家𨙶嗣我西隔東隔僕馭百工牧臣

妾

見於未期之金文，然此亦上下分用死嗣二字，在後期之金文中大概用如「死嗣王家」「死嗣𢍰人」「死嗣𤕠公室」等二字連用（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六五頁六一大孟鼎林潔明譯）06767

張政烺曰：「死字銅器銘文中常見，除生死一義（如「既死霸」）外，皆讀為尸，其義為主，是大徽字說中之死字說曾詳論之，學者信之無異詞。尸是動詞，其前當有句主，即哀成叔，從習慣省略。金文中多有此例」（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三十一—三十二頁哀成叔鼎釋文「死于下土」）

雖：⟨X2011⟩「隹正二月既死霸壬戌」⟨X2086⟩「詰故邦亾身死」⟨X2087⟩「隹有死辠罪」⟨X2287⟩「詰緈死辠罪之有若赦」⟨X2289⟩「死亡無若赦

隹」

惟⟨X2331⟩「卯畢死事」⟨X2338⟩「隹惟九年正月既死霸鰓庚辰」⟨X3417⟩「隹三月既死霸鰓甲申」⟨X3598⟩「隹卅又三年八月既死辛卯」

0539A 體

𨉫 體，或从身豊聲

中山王譽壺〈0286〉

〈0286〉「上下之𨉫」

0539B

胎

墜胎戈

周法高曰「說文卷四下「胎婦孕三月也从肉台聲」古文字類編一四三頁收此字該書後附銅器目錄五三頁「墜胎戈山東益都博物館藏」

0541 脰

[illegible] 彤 林 鑄客 <0370>

[illegible] 彤 林 大子 <0371>

李學勤曰「集下一字脰，據廣雅是饌也」（文物一九五九年九期六。頁戰國題銘概述（下））

<0369> 「集脰」

 a

胃 孳乳為謂

吉日壬午劍 謂之少虞〈3159〉

a 饒宗頤曰：武威漢簡胃今本作謂。陳直云「少虞劍銘及戰國帛書皆以胃為謂（史語所集刊第四十本一三頁楚繒書疏證）」是多胃孳＝字＝」

0543 



膺 不从肉

毛公鼎 雁字重见 <[illegible]>

<X98>

「膺受大命」

邪 辟

胤嗣𡥃蚉壺(2266)

張政烺曰：「辟，从辟，从呂，音義無徵。按「大辟不宜」的句法和毛公鼎「爾辟四方，大從不靜」相同。毛公鼎的從字與大徵讀為徵，《爾雅·釋詁》：「徵，亂也」（參考郝懿行《爾雅義疏》），與不靜之義相合。壺銘不宜之宜讀為義，辟壺、辟鼎中四五見，確鑿無疑，那么辟字之義也就可推想了。如果是从辟，呂声，可讀為森。如果是从呂，辟声，可讀為僻。兩相比較，以後者義長。僻之義為邪，經籍亦以辟為之，如《詩·大雅·板》：「民之多辟」（鄭玄箋：「民之行多為邪辟者」），《荀子·宥坐》「行辟而堅」，是辟為一種惡行。《荀子·正名》：「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成相》「邪枉辟回失道途」，《賈子·道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是辟為一種邪道。這類例句可以

舉很多，大都是邪僻之意。辟（或僻）與「不義」詞義相關，因此推斷，臂从月，辟声，義為回邪。（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九頁中山國胤嗣𧊒盗壺釋文」大臂（僻）不宜（義）」〈9288〉

朱德熙裘錫圭曰「臂字所从之「辟」字寫在左側，這種寫法璽印文字常見。古璽文字徵四三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胤嗣𧊒盗壺「大臂僻不宜義」」〈9288〉

「大臂（僻）不宜（義）」〈9288〉

雁 从鳥 高景成釋从

雁公劍〈3152〉

闌丘雁

〈3013〉

鄂君啟節 舟節〈82〉

鄂君啟節 車節〈83〉

郭鼎堂曰：「大攻尹脽當即昭雎，懷王時昭雎位居顯要，乃王之近臣，官為大工尹，亦相稱。」（文史論集三三六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大攻工尹脽台以王命命集尹悼𢘅」）〈81〉

商承祚曰：「脽，說文『尻（即臀）也，从肉隹聲』，案當从隹肉會意（隹聲）。言鳥之肥大，義與鳿同（說文鳿，鳥肥大鳿鳿也。或作鳿）。金文脽公劍作鵰，與脽為一字。」（文物精華第三集五二頁鄂君啟節考）

〈82〉

〈83〉

孫常敘曰：「三代吉金文存卷二〇·四五頁著錄斷劍一，殘銘存九字，六字完好，三字因折半缺，題為鵰公劍（圖一·Δ），同書同卷

四三頁又著錄斷劍一器，題作㽙劍，銘存五字，三字因折半缺（圖一B）。容庚近出第三版金文編收劍一十三器，對這兩段殘劍，只錄前者，稱雎公劍，注云「存六字，殘文三，未計」。至于所謂㽙劍則沒有入錄。實際上這兩段殘劍原來本是一劍折斷，三代吉金文存所錄只是其中有文字的兩段劍身，有一段還略帶殘莖……總之，鵙公劍的鵙字是雁鷹的或體字，在字形結構上是一個會意字而不是形聲字……假如這個鵙雁或體之說可信，那麼，鵙公劍鵙戈闌丘戈的鵙字當是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的應，鵙和應是同一國名的不同寫法。（考古一九六二年第五期二六六頁鵙公劍銘文復原和「雁」「鵙」字說）〈2624〉

周法高曰「金文詁林〈3152〉脽公劍代存六字二十四五〈三〉即據容庚第三版金文編。參卷四〇五〇十雁字條，卷十〇五七〇應字條，卷六〇八一〇鵻〈3152〉脽公劍當從孫常敍讀爲應公劍，與說文脽字無關。容庚收脽公劍於說文此字下，非是。說文卷四下肉部「脽，尻也。从肉隹聲」亦隹切。鄂君啟節脽字即說文此字，脽公劍之脽字當寫作鴈」

〈又3〉「大攻尹脽△邑以王命命尹悊楷」〈又2〉「大攻尹脽△台以王命命集尹悊楷」〈又363〉「公孫里脽△之口」〈又625〉「鴈△公圃自作元鐵」



0545 A



肖　大鄴鼎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五八頁肖字下引大梁鼎，今據補。見馬承源商鞅方升和戰國量制（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六期一八頁，又二三頁圖六）釋文云「鄴廿又七年，大鄴司寇肖（趙）乍（作）智鉶為量賡（容）半齋」。蓋謂梁安釐王廿七年（即公元前二五〇年），大梁司寇肖（人名），匠作智鉶（人名），為量容料（斗半）齋。說文卷四下肉部「肖，骨肉相似也。从肉，小聲。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私妙切。肖如為人名，未必如馬氏讀為趙也。」

亂 遼界 〈0621〉

秦公簋 〈1342〉

亂嗣𤔔 盗壺 〈9288〉

張政烺曰：亂，《說文》：「子孫相承續也。」此字《說文》从八，彙銘从公。公从重八，與八意義相同。（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三頁中山國

亂嗣𤔔盗壺釋文：亂（嗣）嗣𤔔 盗 〈9288〉

〈9488〉「亂（嗣）嗣𤔔盗」

〈9476〉「盤鉌亂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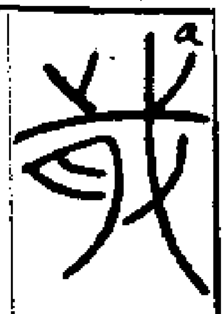
膩 或从肉弍聲。

中山王䜌壺〈2286〉

張政烺曰：「膩，从肉，弍聲，當是膩之異體，在此讀為貳。」（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四頁「中山王䜌壺及鼎銘考釋」壺銘「不膩=其心」）〈2286〉

周法高曰：「說文卷四下肉部「膩，上肥也。从肉貳聲」女利切」

〈2286〉「不膩=其心」



栽 俞肯鼎

以共栽常 <0518>

商承祚曰：從「敗晉帀於襄陵之戢歲」及「戢歲罷能返」兩戢字確讀為歲字以後，可糾正楚王酓肯鼎和酓肯盤「以共戢常」之「戢」為歲，而過去釋「戢」之非。（文物精華第三集四九頁鄂君啟節考）

周法高曰：「古文字形表五五頁歲字下收楚王酓肯鼎，蓋從商承祚說，是也。」

<0448>「坪安邦𤔲客財。」鼒

<0448>「坪安邦𤔲客財。」鼒

散

散伯簋 <1163>

衛鼎甲 <文337>

加藤常賢曰：散 䔖 䔖 䔖 金文　䉽 䉽 篆文

字形篆文作散，為从肉㪔聲之字，然見金文則由𠂆、支、竹、月三字構成，與篆文完全不同，蓋篆文誤書也。是則說文之「雜肉也」之解釋不當也。月字與夕字同字，故在此乃聲符，則是乃从竹（意符）、肢（與數同字）聲之形聲字也。

字音蘇旰切，肢表示此音，此字與數同字，解之意也。

字義打竹割而分散之意也。从㪔字乃打麻樹之皮而分散之意而思之，如此解釋散字亦不誤也。（漢字之起源四四〇二頁）林潔明譯

參卷七0951A㪔字條

〈2337〉「卒厭南疆畀逮散田畀暨武父田」〈0337〉「卒厭東疆畀逮散田



a 肯

畲肯鼎 <0518>

李純一同一九五七年春前民族音樂研究所曾對信陽長台關一號楚墓出土的智篇編鐘做過初步調查（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調查小組：信陽戰國楚墓出土樂器初步調查記，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一期一五—一九頁）。近世考古發現周鐘中只有蔡侯編鎛和五獸蔡侯編鐘自名為訶鐘，此外智篇編鐘本身并無自名，然據同墓所出218號竹簡所載知其名為峕鐘。此峕字和畲肯盤畲肯鼎的肯字極為相似，當隸定為肯，肯可為一聲之轉，義又相通（文物一九七三年七期一五頁關于歌鐘、行鐘及蔡侯編鐘）

0552 膚



c

朱 大梁 <0570>



d

朱 上乐 <0367>

<2365> 膚四分

刀

胤嗣𡥇盜壺 <9288>

朱德熙裘錫圭曰：「重一石三百三十九刀之重」的意思是這個壺的重量是一石之外再加上三百三十九把刀之重量。刀疑指貨幣之刀。因為刀不是正式的重要單位，所以後邊必須加「之重」二字。（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一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胤嗣𡥇盜壺「冢重一石三百卌二　三十九刀冢之重」<9288>

周法高曰：說文卷四下刀部「刀，兵也。象形。」都牢切。說文通訓定聲：「荀子榮辱餘刀布。注：錢也。漢書食貨志及金刀龜貝。注：謂錢幣也。利於刀。注：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按始鑄為刀形，即以命之。」

5058

「冢重一石三百卌〻三十九加冢〻之重」

0554 



利 师遽方彝



<1.7?> 利簋

<X67> 「利虎乌止利玄镠之口」

<X67> 「之利囗口之奴鵠秦口」 <X308>

「易錫又市吏䅹利金」

0555 初

初 孟爵〈4870〉

〈X2290〉柯尊

王孫誥鐘

〈X284〉┐隹八月初吉丁亥ㄴ〈X18〉┐隹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ㄴ〈X8〉┐

唯五月初吉ㄴ〈X4〉┐隹唯五月初吉甲戌ㄴ〈X52〉┐隹二月初吉戊

寅ㄴ〈X56〉┐隹唯正月初吉丁亥ㄴ〈X141〉┐唯六月初吉ㄴ〈X57〉隹唯正

月初吉丁亥ㄴ〈X133〉┐隹唯八月初吉戊寅ㄴ〈X113〉┐六月初吉丁亥

ㄴ〈X106〉┐初吉丁亥ㄴ〈X151〉┐正月初吉庚戌ㄴ〈X159〉┐隹六月初吉ㄴ

〈X95〉┐隹八月初吉丁亥ㄴ〈X175〉┐隹唯正月初吉ㄴ〈X82〉┐隹正月初

吉丁亥邾王之子庚兒ㄴ〈X197〉┐隹十又二年初吉丁卯ㄴ〈X203〉┐唯

正月初吉丁亥ㄴ〈X204〉┐唯正月初吉庚午ㄴ〈X220〉┐隹王四年八月

初吉丁亥ㄴ〈0555〉┐唯八月初吉ㄴ〈0291〉┐隹正月初吉庚午ㄴ〈0294〉┐

隹唯王初鄲遷宅于成周ㄴ〈0295〉┐隹唯正月初吉ㄴ〈X3000〉┐隹唯王

三月初吉庚申」〈X302〉「隹唯□正正月初吉乙丑」〈X304〉「隹唯正

二月初吉」〈X309〉「初歔庶厭和于武」〈X325〉「隹十八三年九月初

吉戊寅」〈X331〉「白吉父王初盨鯀于武」〈X337〉「隹唯正月初吉庚

戊」〈X351〉「隹六月初吉乙酉」〈X369〉「隹五月初吉甲戌」〈X417〉「唯

十又二月初吉」〈X418〉「隹唯十又二月初吉」〈X486〉「隹二月初

吉」〈X490〉「隹唯三月初吉」〈X500〉「隹正月初吉丁亥」〈X541〉「隹唯

二年三月初吉庚寅」〈X546〉「王初執駒于啟」〈X661〉「隹正月初吉

丁亥」〈X671〉「隹八月初吉丁亥」

則 a

則 鬲攸比鼎 (0670)

𠟭尊 (2294)

鄂君啟節 舟節 (22)

中山王嚳壺 (2286)

白川靜曰：說文「等畫物也。从刀从貝。貝古之物貨也。」以為區分物貨之意。段注曰「等畫物者，定其差等而各為介畫也。今俗云科則是也。介畫之，故从刀，引申為法則。」說文又錄古文字形二、籀文字形一。曰「籀文則从鼎。」鼎部七上有籀文以鼎為貝。段注曰「僅互易字耳。金文則字皆从鼎，鼎刀之字為正形也。」金文亦有从兩鼎之形。古文第一字為其譌形。石鼓詛楚文之字亦从鼎形作，說文正篆之字蓋六國以後之字也。淵源曰「鼎之言定也，刀以斷之裁斷為定所以為法則也。」

通訓定聲論字形曰

籀文从鼎从刀按貞字籀亦从鼎貝者鼎省刀者刻畫鼎文

也鼎者重器故以為科則之稱爾雅釋詁則法也則常也

亦與字形符合李氏之金文研究五二以則為敗之別構與金文

之用例不合之說也正始石經春秋僖廿八年有敗字作則形之例

然蓋古文之譌形也

周禮秋官司約曰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凡大約劑書於宗彝

重要之約劑勒之於彝銘者也金文中官職冊命賜與褒賞之

事本來包含有土地人民之授受境界之劃定又爭訟事件之

經過如曶鼎散氏盤等有關記錄契約之內容亦包含在內可

證司約之文約劑之劑亦為从齎之字齎為方鼎則劑二字立

意相同故字又有法則常則則效等義六書略曰按今人稱金之劑曰則殆當時尚流行其語也

字在金文多用如則拜則誓則效用為承接上文之條件之語然段設亦有用如追大則于段用為名詞追从字形觀之蓋為饋食之意大則蓋謂鼎者也其字作从兩鼎之形說文新義卷四下八五〇一八五一一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則析積古據周禮大宗伯五命賜則鄭注地未成國之名而以則為土地之意析為分割之意大系則以則析二字為動詞曰謂析券成議也以為約劑之意之則也然則字可解作接續詞曶鼎有曶則拜又鬲攸从鼎之則效則誓語例正同（金文通釋第二〇輯四二八一四二九頁一一二倗生殷林潔明譯(1362)

『白川靜曰』大則之則左旁从二鼎則之初文也說文古文之字形从二貝籀文从二鼎金文中則多用為連詞動詞然此一場合則為名詞大系曰

說文則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籀文則从鼎實則古文則字均从鼎作其从貝者乃後起之譌變从重貝者亦从重鼎之譌變也从刀从鼎當是宰割之宰之本字唯本銘則字當即周官大宗伯五命賜則之則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按此所言里數在古已有異說自難憑唯謂地之未成國為

則舉莽制爲證則無可易余意則即采地謂宰割土地也土地之宰割有大有小故此言大則也

郭氏以則爲宰割之義宰割土地大小不一其大者則曰大則云按則字从鼎从刀並非宰割牲口之意乃表示刻于鼎銘之意者也約劑之劑亦其義也此處所謂大則者蓋相等於謂大鼎之彝器之類也而从上文有稱作追之動詞觀之盛饋食之類於此之意也在烝嘗等祭事之後賜之者或爲祭事之後頒其牲肉也難以認爲是賜采土之意也（金文通釋第十四輯八二七—八二八頁七四段殷林潔明譯(1350)

李學勤曰「牧牛則誓」則字訓爲乃（古文字研究第一五四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牧牛則誓」）

商承祚曰「金文則字皆从鼎作鼎，秦詛楚文石碣皆然，後漢安帝延光二年之開母廟石闕亦如此作，乃知兩周戰國時代之古文而保存於漢篆中者此其一也，秦始皇統一六國統一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但則字見於秦權量詔版百分之九十九作鼎，其从貝作則者百不及一，我懷疑此則字並未簡至於从貝作者當為民間簡體而影響至上層者（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一六頁石刻篆文編字說「鼎」卷四第十七頁）

〈又5〉「則乃且祖奠周邦」〈又3〉「不見其金節則政征」〈又3〉「見其金節則毋毋政征」〈又2〉「則政征於大廣府」〈又2〉「不見其金節則政征」〈又2〉「見其金節則毋毋政征」〈又98〉「則譌惟乃先祖考」〈白186〉「外之則酒將速使覲上勤觀於天子之廟」〈四86〉「則尚

上逆於天」〈0286〉「則臣不忍見施也」〈0287〉「猶故誅書禮敬則

堅人至」〈0286〉「厲志變深則堅賢人親」〈0288〉「取從皆飲中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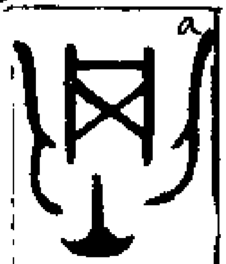
庶民荏附」〈0294〉「則廷告于天」〈0309〉「二二武王則令命周公食

國宇于周」〈0331〉「武王則令周公食寓邑以五千頒處」〈0338〉「則

乃戒夆封三四夆封」〈0349〉「鼎則尚常安永宕于子戒心」〈0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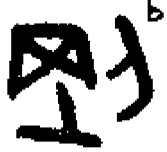
則到」〈0341〉「牧牛則誓」〈0346〉「則萬年保我萬宗」

0557 剛



剛 剛 从二刀

剛 <8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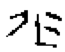
散盤 <5272>



說文古文作㓻古文𠛀 引古籀文作[illegible] 信勺 <3022>

三十四年 剕戈

 四年矛



鄭九年矛（X239）

鄭三十三年劍 <X296>



史㰟盤 <X309>

李學勤同但字見于下舉題銘：

但師事秦差苛膪為之

但師盤埜差秦忑為之　楚幽王鼎　三代四、一七、一

但師郘荃差陳共為之　楚幽王鼎　楚文物展圖錄一

差即佐，但但不能釋為工，因為在同時的勺銘上，但師可簡稱為但。

但事秦苛膪為之　三代一八、二七、五—六

但盤埜秦忑為之　三代一八、二八、一—二

但卲圣陳共為之　三代一八、二八、三一四

工師的身分與工大有不同工師決不能自稱為工况且楚器

如懷王二十九年的漆奩圖銘文為二十九年大司口造吏丞

向右工師為工大人台工字并不作但

但其實是冶字戰國題銘中的冶最繁的形態是从人火口二

但常省去其中任何一個部分丁晃臣璽印集英95戰國晚

年的右铁冶官印冶字作冶也是由二人口三部分構成的與

楚器的但比較不過各部分的位置不同而已『文物一九五九

年九期六0頁戰國題銘概述(下)

陳世輝曰『題銘概述下釋但為冶批判舊說讀但為剛釋作工

則是不正確的按冶字作鉨·鉊·坴·夻但字作怛·怛·怛形體草

元與形體結構毫不相同，但絕非冶字。這裏更可以引一個李先生的例子來作証據。在題銘概述的三晉題銘中，李先生列舉了這樣的銅矛銘文：鄭□□□司馬朱，左軍工師□□，冶肴𢍰□。我們看了拓片，知道李先生這裏寫作𢍰的就是但字，冶與但同見，足証二字有別』(文物一九六○年一期七二頁讀戰國題銘概述)

唐蘭曰『在古文字裡，冶字本畫出兩塊銅餅，即呂字，是金屬的名稱。冶字還畫出一把刀，有時下面還畫有火，是指冶鑄銅器刀的意思』(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頁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與發展)

郭鼎堂曰『古文四聲韻引古尚書剛字作但，說文剛字古文作㓵，與此銘首字形近。古文從廿從口，每每無別，第二字是遺字

辵旁應從止，此誤為ナ左。金文亦往往有誤字，如散氏盤還字或作𨘢，道字或作衜，即其例。（扶風齊家村青銅器群第四頁扶風齊家村器群銘文滙釋，剛遺盦「[illegible]作寶匜」）〈又15〉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四八二頁冶字下收三十四年戈，見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三期湖北江陵拍馬山楚墓發掘簡報圖九。四年郛京博藏鄭九年和見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十期新鄭鄭韓故城發現一批戰國銅兵器圖二四。鄭三十三年劍見同上文圖二五。

〈又309〉「ㄐ左右殺[illegible]會[illegible]」〈又3957〉「左以冶大夫休命冶意」〈又3957〉「左以冶大夫休命冶意鑄鼎」〈又6267〉「廿一年啟封令[illegible]鑄鼎」

令應〔工師〕金冶△者」〈X15〉「鉛鑠△剛遺作作寶匱簋」〈X226〉「冶△口」

〈X239〉「冶△贛」〈X240〉「冶△磨」〈X241〉「冶△猚」〈X242〉「冶△贛」〈X243〉「冶△紩」

〈X244〉「冶△君尹啟」〈X245〉「冶△君尹玻」〈X246〉「冶△君啟造」〈X247〉「冶△君

玻造」〈X248〉「冶△君貞造」〈X249〉「冶△君玻造戟 戟束剌」〈X250〉「冶△君

弱造」〈X251〉「冶△君馭造」〈X252〉「冶△君鏞造」〈X253〉「冶△君口造」〈X254〉

「冶△君弱造」〈X255〉「冶△君口造」

辨 a 辩 b 辨 辨 簋〈1125〉c 辩 作冊虢卣〈2734〉

白川靜曰辨見于傳說出土於洛陽之作冊魖卣云見服于辟王辨于多正文錄曰

辨徧同字書禋于六宗徧于群神此言辨有事于群望也然下文作公宗逆非群望之祀也乃辨治祭事之義左傳定公年辨舍奠于季氏之廟者正相當于此（金文通釋第十四輯七八三頁七一小子生尊林潔明譯

c 白川靜曰辨治即辯徧也簋即禮記所云辯殽之辯也辨于多正者解作指咸相見于諸官之正長之禮也（金文通釋第十輯五九三頁五八作冊魖卣林潔明譯〈2734〉

周法高曰：「小子生尊見西清古鑑卷八第四三頁、吉金文錄卷四第八頁、雙選卷下二第四頁、斷代三第七七頁（金選第一五九頁）全句云「王令生辨事□公宗」」

陳夢家曰：「辨事」之辨亦見上文第29器（作冊䰧卣）廣雅釋詁二「辨，徧也」，左傳定八「辨舍爵于季氏之廟」，廣雅釋詁一「辨，使也」，則辨事或即辨使。（斷代三第七八頁四二小子生尊又見金選第一六〇頁）

a



割不从刀段借为匄 〈4927〉

負伯盨 害字重見

b



同上割眉壽無疆 〈4927〉



曾侯乙甬鐘 〈2490〉

周法高曰「黃翔鵬先秦音樂文化的光輝創造（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三四頁）謂「割肆（姑洗）」。

〈4947〉「割肆之宮反?」〈4947〉「割肆之羽」〈4947〉「割肆之才楚也為呂鐘」



劑

麥尊〈大9〉

白川靜曰：文錄以劑爲濟與咸相同指事畢也，文選釋劑爲儕，周與下文連讀，然訓釋如何未詳……郭氏以者𢦏臣解爲𤔲衣踝跣之奴隸等乃由於以劑爲約劑即奴券之故也，然銘文之字是否可以釋爲劑亦有問題，金文中約劑之字未見此字，與殷穀盤三代十七、十二、一之儕孫殷穀作盨盤之儕同形，「儕周王衆車馬乃以王之車馬等賜之之意，儕恐爲齎之義也。周禮外府「有齎賜與之財用，掌皮有歲終則會其財齎之文，儕所指自車馬以至市爲者，以此字與上文相連讀作二百家劑，則車馬以下之賜物無動詞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三九—六四〇頁）

六〇、麥尊「侯易者𠭯臣二百家，劑用王乘車馬」林潔明

譯〈49〉

周法高曰：「據西清古鑑卷八第三十三頁周邢侯尊摹劑字。兩考四一頁「侯易(錫)者(赭)𠭯臣二百家劑」條下云，「言井侯受天子錫以赭衣踝跣之臣二百家之券契也。此語可證右有奴券。」吉金文錄卷四頁七「劑」字自成一句，並云「劑、齎同字，謂事畢」。双選卷上之二頁廿一「齎用王乘車馬」。白川劑讀為齎，二家皆以劑字屬下句讀，白川說較佳。兩考讀者為赭，讀𠭯為踝跣，訓劑為券契，皆非。唐說與白川靜之說同。

唐蘭曰：『劑讀為齎，說文「齎持遺也」。儀禮聘禮記「問大夫之幣俟於郊，為肆。又齎皮馬」。注「肆猶陳列也。齎猶付也」。這裏主要是賞

錫者奴臣車馬等是附加的所以稱劑(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六一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二七作冊麥尊「劑用王乘車馬」(17)

0561A

制

王子午鼎〈0669〉

趙世綱、劉笑春曰「𠛬為制字，說文『裁也，从刀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一曰止也。𠛬，古文制如此』，段注『从彡者，裁斷之而有文也』」（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期三〇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萬年無諆子孫是制〈0669〉

〈0669〉「子孫是制」

a 五年 <0676>

b 散伯卣 <0691>

𠑹匜 <又301>

胤嗣𡥆蚉壺 <又288>

<又36>「罰△客敬為朕壺九」

<又288>「大趠去型刑罰△」

<又341>「罰△女汝三百寽鋝」

<又34>「罰△金」

訃 說文所無

者減鐘〈47〉

郭鼎堂曰「訃字于省吾讀歆，謂周語民歆而德之，注歆猶欣欣，喜服也。同上今案此字與金爲韵，讀歆甚是」（兩攷又一五四頁）

者減鐘「卑俾女汝龢=訃=」〈47〉

于省吾曰「訃讀歆，周語『民歆而德之』，注『歆猶欣欣，喜服也』」（雙選上之一第八頁諸減鐘「俾女龢=訃=」）〈47〉

周法高曰「比字拓本模糊不清，今據西清續鑑甲編卷十七第十二頁周鎛鐘六摹錄」

0567 劍

a 

劍 不从刀

戉王劍 僉字重見 <3/59>

b 

吴季子之子劍 从金 <6/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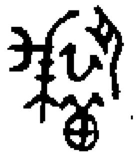
<又141> 「越王鳩淺自作用鐱[4]」

<又245> 「攻敔王桼(光)自作用鐱[4](劍)」

 a

耤

令井王大耤農于諆田〈0660〉



弭伯簋〈又133〉

周法高曰「參附錄下丗丗埶字條引沈文倬」及「與耤」考古一九七七年五期三三六－三三七頁 古文字字形表一六五頁，古文字類編二九二頁耤字下引弭伯簋，今據補。

「圖工巾耤丞泰」〈又133〉

「艾白（伯）內（入）右師耤即立（位）」〈又133〉

「王〈又186〉乎（呼）內史尹氏冊命師耤」



甬 甬戈文圖錄〈0328〉



鄂侯鼎〈0663〉



史牆盤〈2309〉



曾侯乙甬鐘〈2494〉

戴家祥曰：「石鼓文角作甬，伯角父盉作甬，均近似。漢書·諸侯王表第二「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顏師古集注引應劭曰：「角者，額角也。」（師大校刊第七六頁墻盤銘文通釋）「櫅齊角戴冀熾光」〈2309〉

李學勤曰：「禮記玉藻注「謙慤貌，角讀為慤」（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牆盤及其意義）「橋角冀光」〈2309〉

馬承源曰：「甬與津是南淮夷的邦域，但現存先秦史籍中記錄兩周時代南淮夷邦域者極少，沒有這兩個地名，因此只能尋其其他的文獻。按水經注·淮水「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太平寰宇記「角城在宿遷縣東南一百一十里。縣道記云：舊理在淮北之

北洄水之西，亦謂之洄口城，即晉安帝義熙中於此置淮陽郡，仍置角城縣，先有角城，然後置縣，故角城是更古老的地名，蓼生盨銘文中之角，應即其地附近。（考古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六○頁，關於蓼生盨和者減鐘的幾點意見，一、蓼生盨銘文及有關問題「伐角□（津）」）〈1495〉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大五頁角字下收犅盤及曾侯編鐘，今據補」

〈X309〉「欒書角戴熾光」

〈X320〉「應其萬年羊角」

〈X333〉「楷角戴光」

〈X1914〉「黃鐘之翆角」

〈X1917〉「膺之角」



解 中山王嚳鼎〈2287〉



中山王嚳壺〈2286〉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六六頁解字下引中山王鼎古文字類編二三二頁解字下引中山王方壺，今據補。說文卷四下角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一曰解廌獸也」。佳買切。朱駿聲曰「解假借為懈」。易襍卦傳「解，緩也」。詩烝民「夙夜匪解」。中山王嚳壺「夙夜匪（匪）解（懈）」，中山王嚳鼎「夙夜不解（懈）」，皆用詩語。

〈2286〉「夙夜匪（匪）解（懈）」

〈2287〉「夙夜不解（懈）」

 a

觶 說文所無

觶子甗〈0789〉

 b

軗子乘〈0466〉 从叉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二三二頁解字下收解子甗及解子鼎。古文字字形表一六五頁解字下收解子甗，不知何據，疑非也。